

前
夕

第
四
部

新
以

現代長篇小說叢刊之五

前
夕
第
四
新
以

文 藝 生 活 出 版 社



3 2285 2631 9

雪又降落下來了，寒冷重復壓在大地上，可是在那凍結的路上，無羞的青年踟躕着。他們那沒有被鋼膠適徑的臉凍得發紅，手措也有一點僵硬，但是他們的心是大熱地燒着。火似地，他們還像小鳥一般的在路上跑着，跳着，想從語言中，把那一份苦惱和那一份熱情轉給路上的行人。

「先生，您知道麼，我們在百驢廟打了一個大勝仗，」還沒有等他說完，那個人彷彿骨麼都凍了似的，順手從衣袋裏摸出一點錢，連頭也不回就遞過來。這個趕驢接到手中，急急地數着放進背着的竹筒裏，急忙又抽出收條遞來，用僵硬的手填寫，連一口喘氣的空隙也沒有，又倉卒的叫着：

「捐錢的先生，這是您的收條，請您保留……」

可能那個毫不在意的人已經不知道走到那裏去了。用失望的眼睛搜索着許多背影在眼前晃動。許多走近來的臉，使他茫然失措，終於只存有一點不安地把那收條撕成細小的紙片，一撒手，它們就在寒冷的風中翻飛。

「瞎眼，他又跟在一個老太太和一個八九歲的小姑娘的身後了，他又在說話：

「老太太你不知道嗎，咱們在百靈廟打敗了鬼子——」

「百靈廟是那兒呵？」

那個老婦人倒很感興趣地站住了。

「百靈廟，這在大北邊呢，屬綏遠管，還在包頭北邊呢！——」

「我的老兒子今天還跟我說這呢，怪我的記性不好，沒有記住，——」那老婦人好意地說着，「他也到街上捐去了，可說，那地方八成冷吧？」

「可不是，您說的真對，活活要把鼻子凍掉的，——」

「唉，這怎麼說的，都是鬼子攪得我們民不安生，唉，那麼冷的地方，連凍也凍死了，多可憐……」

她一面遞給一面鬆開拉着孩子的手，兩手蹣跚地解開攪在手裏的手絹包，一張一張很仔細地數了十張花花綠綠的鈔票，過後，她又包好手絹，纔把那十塊錢遞過來，抖索地擦着流下來的淚水和鼻水。她還輕輕的推着那個小孩：

「小玉你也拿出一塊錢來，咱們都愛國，這就是老百姓點心意……」

那個小孩子果然就在懷裏去摸，摸出一塊錢來，好像有一點害羞似的舉過來。

「這就是奶奶的孫孩子！」

那個差人又拉起孩子的手，急急走的時候，那個被感動幾乎要哭出來的青年趕忙叫住

「老太太您慢點走，我還有收條給您呢！」

那差人攔住的手，盆盞抖擻了，把零鈔湊合着寫好，給差人捧過來。

「還有什麼用處嗎？」

「也沒有什麼大用，就是一塊證據，表示您已經爲國家出了錢，——那麼別人也不會再

請您捐了。」

「那也好，當得我老兒子回來時候再捐我一筆，今天清早他已經捐過我了，還要我捐十塊，簡直捐市大吉——可說我們小王的收條呢？」

「我給他捐了一塊五個了，一共十一塊，我真希望咱們的人民都像您這樣。」

「噢，您這意思，別別心裏就是了。」

她把那收條又存起來在手絹包裏，繼續着那個孩子走了，一個洋車夫向她兜生意，她就

「我們不坐車，沒有鷄步路，走走還活血！」

那個捐到錢的青年人站在路邊有點怔了，正在這時候，那個洋車夫忽然向他說：

「先生，您坐我的車，我也出一份力。」

「啊！我不坐車——」

「您沒有看見嗎？方纔坐上包車的是××洋行的經理，您坐上我的車，我拉着您回館，

準能趕上，他起碼也得捐一百！」

「那也好——」

那個青年應着跨上車去，那個車夫果然邁開腳步飛奔，漸漸地那個有棉蓬的洋車在眼前了，轉了好幾條的大街小巷，纔在一家西餐館的面前停下來，那個車夫也趕緊收住腳，放下車把，他一面喘着邊一面說：

「先生，就是那位穿水獺領的大驚的人，您趕上去捐，準沒有錯兒。」

他真就跳下車去，三步兩步趕到那個紳士的身後，很和善地說着：

「先生，您知道嗎，我們在百靈廟打了勝仗。」

還沒有等他把話說完，那個人就像一隻發怒的狗一般，齧着金牙頓頭。

「我怎麼不知道？——可那關我什麼事！」

「不過請您捐幾個錢，慰勞在冰天雪地作戰的將士，——」

「又不是我要他們去的，憑什麼我得化錢？再說我身邊也沒有零錢。」

「您到這麼好的飯館喫飯——」

「還有什麼，這不是別人請我，——」

「那您多少總得捐點！」

那個青年人也有點忍耐不住了，他乾脆地說出來。

「哼，多麻煩，——楊二，你拿一塊錢給他！」

那個紳士皺着他的眉頭，只用手杖向他的包車夫一指，轉身就走了，這時那兩個拉轎索

的洋車夫，却大大地向上吐一口唾沫，殺着一聲：

「呸！還是他媽的經理呢，別丟他媽的人了！——先生我沒有錢，我拉轎索——您

儘多少換替我捐了吧！咱們都是中國人，咱們不是洋字號，——」

「我說替您捐一塊吧。」

「弄不多出來？」

「不多，不多，憑你這點心和骨這點力氣，百八十都值，誰叫急不出那麼多呢！這收條給你，——」

那個車夫走過來，恭敬地遞過去，還行了個鞠躬：「謝謝先生！」

「還有什麼可謝的，兩個車夫，一份力！」

這時候那個包車夫也從腰袋裏取出錢送過來，他接到手中，纔看到那是兩塊錢

「你的主人只捐一塊，——」

「我知道，先生，那一塊算是我的份吧！」

「你一個月也沒有多少錢，——」

「不要緊，先生，回頭我就有一塊錢的飯錢，大小伙子少喫頓飯算不了什麼。」

那個包車夫也是和善地和他笑着，他只得收下，寫了兩張收條，他纔寫完，他的身後

就有一個聲音響着：

「宋明光你怎麼捐到——」

他回過頭去，原來是錢靜玲站在他的背後，她垂眼凝視著，手裡拿著一個信封，等他把收條交

那個包車夫，他詢問着：

「你怎麼也趕到這兒？」

「我是從××大街跟着那一對兒走過來的，——」

他說着，朝前一指，遠遠地看見兩個男女黑黢黢的背影。「到這兒他們怕嚇我，就了

，纔老大大情願的丟給我一塊錢。要是他們每個八五毛，你，你怎麼捐到克夫身上？」

「不是，你不知道——」

宋明光說說了幾句。當黃玲玲帶她到這兒去，兩個車手都已不見了。

「我猜到這個大車手會去捐一下吧。」

黃玲玲聽着這話，可是宋明光立刻就反對。

「沒有用，肯化錢喫的人不一定肯捐。」

「我試試看，你眼睜睜地，再怎麼說也可以緩和一下，還半天也凍得夠受。」

黃玲玲聽了這話，宋明光也不回過她的臉邊。還沒有等她推門，那個門自己就打開了。

，一股冷風，吹了宋明光一頓，他趕緊關門，當她走進去的時候，總看到開門的，原來是一羈

十二三歲穿了制服的男孩，像個一個木偶人。

接着，一個穿時裝的人就迎上她來，堆了滿臉的笑，問她有幾位客人。她搖搖頭，那空人就便換了一個人似的立刻收了笑容，又站到門口去了。她朝一個獨自在那裏聚得很有味的老年人走去，她很有禮地站在他的面前，開始她的話：

「先生，請您捐一點錢給在綏遠抗戰的將士。」

不提防那個老頭子把刀叉一放，翻起眼睛來反問着：

「聽說他沒有軍餉麼？」

「不是這樣，因為他們爲保衛土地而戰，我們必須得派派點心裏。」

「誰跟你們定的規？」

那個老頭子簡直朝她斥責了，她也忍不住就回管着：

「也沒有誰定規，不過表示一點人民的良心。」

「我先告訴您，我不是人民，我是××委員會的委員，

「那就更好，更得爲民表率！」

「可說，誰要你們這些學生們來管理這些關事？」

「也是出于良心！」

「憑什麼我就得把錢捐給你們，租借你們？」

「先生，請你仔細想想我們只是一羣熱心的青年，不像你們做官的，慣於——」
她纔說到這裏，那個老頭子簡直跳起來了，

「慣於什麼，你說！」

這時候宋明光也勸住黃靜玲，攔開她；可是她並沒有示弱，她還在說：

「我還蒙得到你這麼大年紀，懂不了那許多事！」

「好，你出口傷人，——」

那個老頭子像氣傷了似地朝她走來，那個穿西裝的招待宣稱趕過來，還囑她說：

「X老爺，您何必動氣呢——」他轉過臉就冷冷地對他們說：「請你們回去罷，我們廣

國是生意。」

「活該，你們這些只知道自已不知道國家的人！」

她一頓說，宋明光一面擁着她走出去。她的臉氣得緋紅，到了門外，她纔感到那自由

的聲。

「你看怎麼樣，我的話不錯吧？」

「我真想不到！」

趙蓮靜的作位，雖然表示消沉的樣子，她的嘴裏顯得很高，眼睛裏透憤怒的光。

「寒雲，你想過這都沒有什麼？舉行夏葬，老朽官條，野老越步，……這都是一類的人，這一個個的，計到別處，計到別的主子，拾出來，轉人，天生的奴才，一點辦法沒有！」

趙蓮靜却兀自在那裏，半句不說一句話，她很想哭一場，可是極力忍住。她不明白這算是個大的事，這是家人的事！過了一些時，她纔氣沖沖地向宋明光說：

「好，我們走吧！」

頭一天惹來的不快，隨過一覺，早就忘得乾乾淨淨的了。靜玲依然很高興地從床上起來，趕到樓下先看過當天的報紙然後繞到樓上喫早點。喫完了，纔抹抹嘴要走的時候，母親却叫住她：

「玲姑，你們今天又要到街上募捐麼？」

這問詢惹了她一下，她沒有告訴家裏的人，她又不能扯謊只支吾地答着：

「噫，嗯，……」

「那多麼遺憾情呵！這麼大的姑娘在街上攔着人要錢！」

「那有什麼關係，又不是給兵已要，那錢都去慰勞打仗的兵，——」可說媽，您怎麼知道的？」

「我怎麼會不知道，——」母親微笑地說，「昨天有一位小姐捐到咱們家裏來了。」

「呵，沒有想到，早知道我自己先捐多麼好！」

「當時我也說，可是那位小姐說還不都是一樣，反正都是捐給繙織的兵，提起來她還

謝謝你，她說你們是風寒，只是沒有說過話。」

「怪不得您也知道募捐的事了，——」

「請我有什麼用呢，像這樣爲國家出盡力不傷身不害體，我當然也不反對；就怕你們有兩個^{真淋淋}的，那總讓人傷心。」

「現在不會了，從前和我們打的是那些兵和警察，如今他們也跟我們走一條路，錢掙不起來了，要打將來只有和鬼子打！」

「我明白，那就不是你們的事了，去吧，快去快回來。天黑了，不要等上燈纔回來，一個姑娘，多麼不方便。」

「我知道……」

她一面應着，一面走出去，她心裏却在想：「將來和日本人打，也保不定不是我們的事，是學國的人都得起來那纔成。」

她趕着跑新學校領到竹筒小旗和收條，又急急的跑到街上去了。

冬日的太陽溫暖的照着，昨天的雪粒覆蓋着閃光，在路邊，在瓦簷上，因爲天氣好，行人也格外多些了；熱鬧的×××大街上，她每次追着一個人，那個人總是把手中的收條向牆一

繞，她蘇不得，失聲地停止了腳步。

她正自無處地站在那裏，趙剛恰巧也飄滑履從那邊走過來了。走到她的面前，她歎氣：

「我還當你今天不來了呢。」

「我來晚一步，你們都就先走了，怎麼樣，你的成績好麼？」

趙剛沒有回答，只搖搖頭，等一下他纔說：

「我們換個地方吧，這裏的人太多，輪到我們的頭上，都是擠過了。」

黃靜玲贊同他的意見，他們就一齊向前走，轉了個灣，他們就站在XX大行上了。在這條街上有幾家西書店，正好一個穿得很整齊的青年人站在一扇窗櫺前專心地望着：

「這是我先看見的，你不能去，讓我去掛。」

靜玲說着，也不等趙剛的回答，急急地走了幾步，就站到那個人的身傍了，可是她的腳步並沒有引起他的注意，她只在那面大玻璃窗裏看見那個人面鏡的輪廓，他好像只是很專心地看着陳列在窗櫺裏的書。

「先生，我想您早知道綏遠的戰事了，我們打了一個勝仗——」

她這麼說着，那個人還像無聞似地站在那裏，她又接着說下去：

「先生，我爲了在冰天雪地中凍死的兵士們向您請求，這也表示我們人的一點心寒，」

那個人忽然望了她一下，他的臉紅着。他站了一句話，他不知道，而且他不知道那是哪

一國的語言，她的臉也緋紅了，還沒有等那個人轉身去時，她忽然揮揮手走了，她倒使站在路邊的趙剛與一驚，他趕緊問她：

「什麼事，什麼事？」

「走，走，等一下再說。——」

趙剛拉着趙剛向另外一條街走去，嘴裏低低地說：

「早知道要你去捐了！」

「到底是怎么回事呵？」

「是說呢，趙剛里總會捐到我們的敵人的頭上來了，——」

「怪不得要我去呢，你要我去倒這個霉！」

趙剛拉着趙剛，他們就一同走到另外一條街上，那條街的一端有一個拱背橋，他們老遠的遠遠地，向大橋半截塔似地站在那裏。

「他倒好，一個人守住這裏，不讓到了槍彈兒，怕別人早已都過去了。」

他們正說着的時候，就看見一輛洋車要上橋了，向大鐘就停在那輛車邊走着，因為是上
坡覺得很慢，所以他也不用跑就跟上，還沒有到頂點的時候，那個人就把錢給他了，他很
快拉了一張收條，填上數目，就交給那個車的人。過後那輛車就像箭似地飛奔下坡了。

「向大鐘，向大鐘——」

越叫着他，向大鐘越急了，轉過頭來看見他們，就搖着手又走下橋頭，他們三個就在
橋下遇到了。

「你倒好，一個人攔住一座橋，——」

「到你這裏別人都捐過了，看你怎麼辦？」

「我，我當然有辦法。上坡路，洋車拉得慢，假使他拿捐款收條給我看，我就說：『愛
國不怕遠復，這麼辦，我給您推洋車，您就再捐點，』這樣一來他就不好意思了，只好又捐
一次。」

「你倒有你的辦法，我們連大半天也沒有捐到什麼，你看，你看，來了，你去吧，——」

原來從那邊正有一輛包車拉着三個背着書包的孩子，他們一連在車上又擠又翻，那個車夫不耐煩地說：

「你們這樣搗亂，爬不上去囉，咱們就都滾下去！」

「去、去、向大爺你去捐吧。」

「那我還不是白賣力氣，我朝誰捐呵！這種事我不幹，我要種瓜得瓜，——」

「你看，瓜來了，」

從身的那邊，原來跑過一輛汽車來，可是一轉眼間，那輛汽車就從他們的眼前飛馳過去，只在後面的空氣裏留下一團散散着頭髮的女人的背影。

「汽車你可就沒有辦法了。」

他們目送着那輛汽車消失之後，黃靜玲故意地說着。

「那我再快也撥不上它，它上坡也不費力，——」

「這麼辦吧，我和靜玲兩個人捫汽車——」

「我不幹，——」靜玲擰着她的頭：「有錢有勢的都不肯捐，都不是好人！」

「你不能那麼說，昨天你不過碰見例外的一兩個，再有汽車來，我特特攔阻，等它停下

來的時候你就上去捐，捐到的算我們兩個人的份好不好？」

黃靜玲只是無可無不可地點點頭，正在這時候，又一輛汽車來了，趙剛跳到路的中間，不斷地搖着他手裏的旗子，那輛汽車果然慢慢降低了速度，終於在他的面前停下來了。

黃靜玲這時趕緊拉開車門，看到坐在裏面約是一個中年婦人，帶三個孩子，她就很和藹地說：

「太太，請您捐一點吧，——」

那個中年婦人笑着，掏出來二十塊錢給她，她趕緊寫了收條，遞過去，微笑着把門關好，然後那輛汽車就又開駛了。

「你看我們這方法好不好，抵得上你二十個！」

靜玲得意地和向大鏡說。

「這還是我出的主意，他先還不肯來，」

「就這樣吧，下一次捐到錢就算是他的，這樣還省事一點。」

「隨你的便吧，我不在乎，——」

向大鏡什麼也不說，只是在那裏等着他的機會，雖然數目少，可是一次也不落空。

又是一輛汽車來了，趙麗照樣揮旗子，譚玲拉開車門，看到坐在裏面的正是一個披著軍服大膽的軍官。她就說：

「請您捐點錢，援助×將軍在綏遠抗戰。」

那個軍官很和氣地向她笑着說：

「同志，我就是從綏遠回來的，我就是×將軍的部下，到×城有事商洽。」

這可使她遇見了一個難題，這可怎麼辦呢，可是她看見那個軍官的悠閒的態度她有點懷疑，她又想到也許他不是×將軍的部下，故意這麼說的。她就不很恭敬地說：

「請您也破費一點吧，還是捐給在前線浴血抗戰的弟兄們的。」

那個軍官還是好心地笑着，聽到她的話，知道她有點誤解，就拉開衣襟露出他的符號，還和藹地說：

「我們很感謝同志們爲我們努力，奮力掙扎原來是我們軍人的天職，可是我不能自己把錢捐給自已是不是？」

「對不起，我們打擾了你，」

譚玲說者一鞠躬，關上門，到她抬起頭來的時候，她還看到那隻舉在額邊敬禮的手和那

煩雜建築空齋雜點着的頭。

「這是你的運氣，怪不著我。」

「真虧我剛說這話，剛倒并不怎麼在意這些細節他只是說了一回。」

「你才一次，該是我的了，——」

「這都可不說，你的機會過去了，下次是我約你再許一次纔是你的呢！」

「這隨你的便吧，只要我盡心盡力，我也就問心無愧了，我倒不在乎數目。」

「可是當他們又攔住了那輛汽車，靜玲拉開門的時候，這可使她驚住了：

「爲什麼想不到是你？」

「這話早就看見你了，你不拿我當姊妹待，我可想着你，你信不信？」

「這正是靜玲，穿了一身素慎的衣服，手裏還抱著一雙長年約白布手帕，她一個人倚在車角對我，你是長大了些，也許生活的裝飾使她更不同了。」

「一個答爲我的話，靜玲只是使勁地記車門，匍匐地一層關上。」

「不必這樣，拿去，這是我捐的，——」

靜玲從車窗裏伸出幾樣的手，抓了好幾張十元的鈔票，可是，靜玲并不接過來，她只是

罵着：

「呸、那一個要你們那小賣國賊的錢！」

「不要生那麼大的氣，不要，我倒偏要給你。」

汽車開動了，她的手一鬆，那幾張鈔票落在地上，黃靜玲正眼也不看就讓我一邊去了，趙剛搶起來說

「你不要，這一百算我捐到的，」

靜玲站在一旁瞪着嘴，突然她跳過來叫着：

「我也不許你要！」

「那沒有道理，多一文錢就有一分好處，憑甚麼不要吧！」

「那是漢奸賣國賊的錢，有損我們的人格！——」

「真要是漢奸賣國賊的錢纔更好呢，拿這個錢編寫和日本人作戰的勇士，那正是以毒攻毒！」

跟着靜玲還是不服氣地鼓着嘴吧，默默站在那裏，還是向大鐘歡天喜地趕來說：

「走，我請你們去吃飯，想不到那個鄉下人捐了五塊，他說是上趙日本鬼子操演戲了的

狂探，他許下的愿，他還說要是和日本鬼子真打起來，就把房子地盤變賣了捐給前線，自己也去當兵！」

一切工作上的困難和挫折都不足使那些熱血的青年灰心，有的忍耐，有的糾正，一一加以克服，他們只是全心全力向着那些抗戰的勇士們伸出同情的手，還有那熱誠的呼號，可是有一天，當着黃靜玲照樣高興地從家裏跑到學校，走進救國會的辦公室預備領取竹筒和捐冊，就看見在那間房裏黑壓壓地擠滿了人，有的坐着，有的站着，他們的臉上都充滿了不愉快的神色；還有幾個人伏在桌上寫着。她纔要找一個人問，趙剛就走近她的身邊，告訴她當局爲了社會治安的關係即日起禁止沿街募捐的行動。

爲了不擾亂別人，趙剛說的很輕，可是黃靜玲受了驚的鳥似地大聲叫起來：

「是真的麼？」

「可不是真的！」

這是另外一個坐在椅子上用手支着下巴的青年，懶洋洋地回答着。

「爲什麼不明白這是什麼理由！」

黃靜玲氣憤地說着，把右腳向地上一頓，那個青年又懶懶地回答：

「誰懂弄不清誰爲的是什麼！」

「什麼社會治安，還不是有礙邦交？」宋明光也不平地插進來；

「照我的意思就什麼都不管，看他們怎麼辦！」

這是向大鏡的意見。他很熱心地做了幾天推車的人，他的氣力變得最多。

「變來也不成，至少我們得想想爲什麼他們要禁止我們呢？」方亦青接過來說；

「噢，我想起來了，——」黃靜玲忽然像個過客似地想了起來，「我記得有一次我碰到

一個老頭子，我向他募捐，他不但_X不給，還說了我一頓，當時他自己就說是_X×委員會的職員，說不定是他作祟，借那一點細故就設法弄來一道禁令。」

「那太個人了，我不相信會那樣。」

「咳，中國大老爺們的事還不都是個人的事？你還睡在鼓裏麼？」

「我們還是看森林吧，不要只看一棵不好的樹，我們該從大處着眼，小處着手，——」

「大處看得出什麼來？還不是那一套！」

「我倒並不覺得這樣，自從兩_X事變以來，我倒看出一點國家的大策來，你不看_X先生

葉素飛去麼，大概就是由他自己宣達他的主張，一切大概都是一個時期問題。——」

「又說了，還是時間問題，「一九一八」以後聽慣了，「一二八」以後又聽慣了，結果這
樣多的時間却白白地流過去了。」

「事情不能那麼簡單，這又不像小孩子打架，說打就打，說完就完，要打之先也得有一
番準備，打起來之後，又不能輕易就完，總得分個高低上下。在我們中國說起來，不是全存
，就是全亡。要發動這樣的戰爭，你想是不是一要番好好的準備？」說的人在這裏頓了頓，
好像等待誰的回答，可是接着他又說下去：「你們看最近X、X、在XX會晤，X先生飛X
X，X將軍也堅決聲明抗戰守土，我想總要打的。」

黃靜玲不大喜歡這一番論調，她就說：

「可氣的還是這些眼前的事，我們的工作怎麼辦呢？」

「你不看麼，他們在那邊辦理結束，預備把這幾天的捐款做一個總結，在報紙上登出來
，省得使別人懷疑，——」

「那些對我不相干，我說我們還做什麼？」

「你倒不必憂心，學校早就給我們安排好了，要我們乖乖地走進課堂去！」

「在這個時候讓死書，那真沒有意思！」

「有意思的事，也不許你做。學校當局出了一個佈告，告訴我們學期將完，學生因好自努力，不可再行荒廢學業，貽害前途，那我們就只好遵命照辦了！」

「不必說，有些人一直就蹲在學校裏，手裏死抱叢書本，上課就坐在教室裏；不上課就跑到圖書館，做一個澈頭澈尾的書虫，真不知道將來有什麼用！」

「你不知道，還有一些鬼頭鬼腦的人物呢！」

「這樣就把一切的情勢攪得烏烟瘴氣了！」

「我反對這種類廢的說法，人總是要活著的，社會也總要進步的，假使有這種種的障礙在那就該是我們的責任，究竟，我們還是佔大多數，我們應該努力去救，起更大的作用，說服他們，改善他們，如果他們不聽從，我們就該施行一句話「敵人不投降，我們就消滅他們」。」

「對了，敵人不投降，我們就消滅他們！」

四

靜玲快快地離開學校，向家裏去。她雖然存一顆火熱純潔的心，不樂觀，不預慶，也覺得上下都不宜！不知道該怎麼辦。她相信自己，也相信自己的力量。可是這力量近來顯得沒有用處。一天熱，一天冷，她生怕自己的心也會僵硬了。

可是從她心底立刻湧起強烈的反抗：

「不會有那一天，果真有了，那就該是我的最後一天了！」

她一路走着，（她的自行車早被父親收去了，）果然在這傍再也看不到沿街募捐的學生們。偶然在街角遇見三四個十二三歲天真的小學生，他們還不知道禁令，依舊拿着旗子向路人捐款，警察趕緊就跑過來，把他們的旗子奪去，連說帶罵的把幾個小孩子給弄得哭喪着脸走開了。路上只是一羣茫茫走着的行人，不時地有三五個帶了刺刀的短候的日本兵暴衝直撞地走着。其中一個一脚踢在路邊的空氣雜上，打碎了幾件，便大笑著向前走去，那個看路的老人頭趕上去一把總要抓住那個兵，另外一支手卻拉住他，回過頭原來是一個警察。

「幹什麼你拉住我？」

「還是爲你好，」

「爲我好？我的盜器都讓那個鬼屋子給踩碎了，還是爲我好，」

「可是那有什麼用呢，那還不得自己認倒霉就是！你抓住他，他還會賠家，——」

「咱們有地方去說理呀！這又不是沒有王法的地方，怕什麼！」

想不到那個老頭有那麼個氣，靜玲連同許多過路人都停下脚步來看；可是那個警察却有點不耐煩，一面攔着圍觀的行人，一面說：

「算了吧，有理他們還還麼胡來呢，誰叫咱們的國家窮，打不過人家呢？」

「誰說打不過，這兩天不是儘着打勝仗麼？」

說這話的是一個小學生，他只有別人一半高，仰起一個小腦袋在叫聲。他還背着一個竹筒，靜玲仔細一看，原來就是方松募捐的小學生，轉一個圈，又回來了。

「誰告訴你的，小孩子，知道什麼！」

那個警察不服氣地，攔住那個小學生。

「報紙上說的——」

「報紙胡說！」

「老師也說，人人都知道，就是你不知道，看有多麼可恥！」

「怎麼你罵人！」

警察氣急了，拉着那個小髒髒，嘴裏還說着：

「走，走，我們到分所去，這點點的小孩子就會罵人，——」

「算了吧，這麼大的孩子說話算什麼，再說他還沒成年，到法院去告也不受理，他的話也不錯——」

「怎麼，你這個人怎麼這樣可惡？」

這時警察又把話轉向那個穿學生裝的青年人，他的臉漲得通紅，好像鬚鬚看的就是他的罵人。

「你有什麼根據去說報紙胡說？」

「那……怎麼，我說怎麼說就怎麼說。」

「那……不……」

「那……」

「你是有什麼的，你管得着這俗閒事麼？」

那個青年冷笑了一下，從衣袋裏掏出一個名片，噴嚏還在說：

「我可不是管的閒事，你看，怎麼樣？」

警察接過名片，右上角的一行小字使他喫一驚，因為那正註明他是××報記者。

「散開，散開，有什麼好看的！——」

他先把怒氣放在圍觀的人的身上，過後纔轉向那個青年記者：

「請您原諒，我方纔是信口一說，不過跟小孩子說着玩！——」

「我倒希望你以後說話食點實！……」

他們還在說着，可是那個黑漆漆鑿鑿的老頭却呆呆地站在那裏，靜玲從書裏取出兩塊錢，

偷偷地給了那個老頭，她拔腳就走，可是那個老頭追着她：

「小姐，這不成，又不關您的事，這簡直不合公理——」

「沒有什麼關係，看你的揮去吧，怕有人要拿你的東西。」

她連以也不回，一面急急地走，一面說着。媽的話震醒了那個老頭，他只得站住了，高

聲叫着：

「謝謝你呵，小姐，行善有善報，作惡有惡果呵！」

可是她只是急忙地向前趕路，心通通地跳着，臉也覺得有一點熱。

五

她回到家，叫開門，闖進去，老王就詫異地說：

「五小姐，怎麼跑得紅頭漲臉的？」

她沒有回答，一直跑進去了，被關在屋外的黃利把兩隻前爪搭在玻璃門上面。

她匆匆跑上樓去，在靜婉那間沒有關閉的門裏，她看見靜婉坐在裏面。她覺得很奇怪，

就跑了進去。

「大哥，你也回來了。」

「看，——」他微笑地應着，他把右手裏的空煙斗放在嘴裏，吸了一下，接着又拿下來了。

半躺在床上的靜婉就說：

「大哥，你抽煙吧，我又怕門又開着，不會噠着我。」

「不，我不一定要抽，真要是忍不住的話，我可以回到自己的房裏去。」

「靜婉，這給你，算是我的份——」

「三姨，你不用急，好好養病要緊，等你好了的時候，我們就可以手拉手上前線。」

「我還好呢，我只覺得越睡越懶。」

這樣說着的時候，靜純的兩隻大眼睛全被淚水給蒙住了。

「不要癩過，個人和社會都是一樣，總是一天天進步向前的。」

「我可不同，我有我的悲觀想頭，我總覺得我是躺着等死！我既不用腦力又不用體力，將來有一天就都不能用啦，於是沒有事情的時候我就想，我知道現在我有一份熱心，過去我是錯謬了，我只好以將來糾正我的過去，可是我却一天天地躺在牀上，什麼事都不能做！……」

她說着的時候，更多的眼淚撲簌簌地流下來了，她自己就用一方小手帕擦着，過後用另一方的手指拉緊那方小手帕，用手指弄着它的邊。

「我以前何嘗不是錯謬的。——」靜純也說起來了，「可是不後悔，因為後悔沒有一點用，我只希望將來能爲國盡一份力也就是了。」

「不久我們的國家就要召喚我們了，你不看麼，這簡直好像雷聲頭的響閃，人簡直不能這樣活下去的，是不是？」

「那誰知道？——」浮腔腔進來的却是靜宜，她的手裏還抱着青兒，「好，大家都在等，你喫飯呢，還以為你在學校裏沒有回來，想不到你鑽到這裏高談闊論！」

「我纔回來不大功夫——」

正在這時候，抱在手臂的青兒「爸爸爸爸」地叫着，伸開兩隻小手，向着靜純撲過去。靜純也就站起來，接到手中，青兒就把他的小臉緊緊地偎着他的爸爸。

「真不同呵，到底是父子骨肉至情——」

靜宜這樣說，自己反倒呆住了，站了一會，纔忽然記起來似的：

「走吧，媽在等我們喫飯呢！」

六

到了母親的房裏，果然父親和母親都等在那裏了。收音機正在響，看見他們進來，母親就旋過去，很關心地問着靜玲：

「你怎麼這樣晚纔回來？」

「我回來一會兒了，在三姐的房裏說話，——」

還沒有等別人說話，父親就從一張晚報上把眼睛翻起來說：

「從小就教你們出入必告，如今倒都不注意了！」

「不是，——」

靜玲編造有所辯白，母親趕緊岔過去說：

「他之，報上有什麼新聞？」

「沒有，沒有，……」

他不耐煩地搖着頭，靜玲又接着說：

「昨晚七鐘，我領有，市政府禁止我們在街上募捐，說是影響治安。」

「那也好，省得大冷天站在街上挨凍，唉，日子過得真快，一轉眼，又快是一年！」
然她又傷感地說：「青兒的媽媽死了一年多了！」

「去，去，吩咐他們快點開飯吧。」

靜宜看見站在屋角的阿梅就支使她下去。

「青兒倒跟他的爸爸很好似的。」

「他好久不回去了，孩子也喜歡個新鮮勁，我看也不該久候了，門當戶對的得接娶啦，這話不是那一回事，靜宜也不能就這樣下去。」

「道理事情我可不管了，我自己還想多活兩年呢！我沒有那麼大精神！」

父親尖酸地說着，又端起茶几上的水煙袋。

「你又要抽煙，就吃飯了。」

經母親一攔，他又無可無不可地放下了。

「爸爸你看晚報上綏遠的戰事怎麼樣？」

「那還得很，不成問題。」

「我知道，那是日本人來試探中國的態度。綏遠打仗的是陸軍，指揮的是日本軍官。」

在空中助戰的又是日本飛機；可是口頭他們總說中國有處理殺事的全權。幸虧X將軍是一個忠勇愛國的軍人，纔能給他們點顏色看看。

「邊早還不是那麼回事，不信你看看纜登台的都是些什麼東西？想不到這幾年間的歷史就是——個循環。」

「爸爸，你錯了，歷史不是循環的，人類社會是不斷地前進。」

靜玲不服氣地說着，她的嘴在鼓起來，好像含了一個大果子。

「你那說的是空論，事實還不是如此！」

父親像是不屑似地說倒她了，靜玲正要再發揮一番理論，靜宣就緊攔住了說：

「菜都端齊了，大家入座吧。」

父親昂然地用眼睛掃了一下，纔坐在他的座位上，忽然又像纔記起來似地大聲問着：

「怎麼你青姑又沒有下來？」

「老媽子來說過了，姑太太有點頭痛，不到樓下來喫飯，把飯已經給她送上去了。」

「唉，一筆三百六十五日，她倒有三百天是這樣！」

父親很生氣似地說着，「究竟一共還剩下幾口人，總沒有個齊心，無怪看不出起釀！」

「算了罷，檢之，喫飯的時候生這許多氣幹什麼，不到下邊來不省事麼。」

「眞要是不下來倒也好了，就是故意這樣，平時倒東張西望，無事生非。」

「裏飯吧，茶都要冷了，你這樣他們也不肯喫了。」

「好，好，下次告訴她，生病就不要喫飯，沒有人天天這麼侍候她！」

喫過了飯人們散去了，靜玲走出母親的房子，纔要到靜婉的房裏去，李大岳就在後面低

低地叫住她：

「靜玲，我有點事情問你。」

「什麼事，你說吧。」

「這里太不方便，還是到樓上去吧。」

在下樓梯的時候，她就說出來：

「你知道，人民陣線是什麼？」

「呵，你在哪裏看到的？」靜玲很驚訝地問着，過後她就像自己已經聽過似的，「噢

我知道了，你是說西班牙內戰是不是？」

李大岳笑着點頭，這時他們已經走進了李大岳的房子，他開了燈，在桌上復獨自琢磨了一大地，喬玲又很驚異地跑過去，想來翻翻，可是李大岳趕緊搶過法敏的袖斗裏，他的臉紅的好像怪不好意思似的。

「你怎麼不給我看看呢？」

「那是不相干的書，你先回答我的問題吧。」

「人民陣線就是左派的各黨的聯合陣線，他們主要的目的就是謀取大眾的福利。」

「怪不得西班牙的工人在保衛瑪德里呢，那個政府原來就是代表他們的。」

「是呀，你看，那些工人也都打得很好，他們一樣能發揮他們的戰鬥力，雖然叛軍的大炮和飛機不斷地轟擊。」

「說起來自相殘殺真是一個好劇！」

「唉，你還不是這個悲劇裏過去的一個好演員！」

「儻其如此，我纔更感覺到苦痛。」

「從前中國的內戰，不過是供幾個有野心的軍閥的利用，全在他們的私利一面，西班牙可不不同了，支持叛軍的是那些法西斯帝國主義國家，盡是供給武器，還派應征隊，簡直是拿西

整牙人的血肉財產來做他們的試驗，我猜想這是第二次世界大戰的序幕，你信不信？」

「我還想不到那麼多，不過我總以為這個場面是不能持久的，中國也是如此。——」

「對了，你想得對。——」

「我想不到人民的實力有這麼大！」

「那還不是從血的教訓中磨練出來？正式的軍隊叛變了，只好用自己的。盡抵禦，打得這麼久，也真不容易。所以我想，將來和日本人全面打起來，人民的力量也不可輕視。」

「無論什麼，總要聚結起來纔可以。——」

「可不是，要團結與聯合，——否則，那簡直是自取滅亡。」

「現在我看就是一個很好的開端，一面在緩慢打了勝仗，一面最高當局正開誠佈公地親自到各地商洽，我想全面抗戰的日子快要來了。」

「就是我們從恥辱中站立起來的日子！」

七

突然一個極大的霹靂從響晴的天空上拋擲下來，落在每一個人的頭上，使每一個人都立

脚不住，對於一切的變故都不知道會有怎樣的——一個結局。

那天靜玲到學校去的時候趙剛顯得那麼不安地拉住她，很激動的問：

自問

「你知道了麼？」

「我，我知道了。——」

「這件事眼前對綏遠戰局就是一個大打擊。」

「我就不相信你們，難道這不是一個很好的轉機麼？」

向大鏡別自有一番見解插進來說。

「什麼轉機？——」

「我說是從此就可以抗戰了。」

「你那是廢話，只有我們的敵人纔高興我們有這樣不幸的事發生。」

「你看那些東北將士哪一個不盼快點打回老家鄉

「其實他正可以帶領他的隊伍出關去殺敵，或則加入X將軍在綏遠抗戰，乘勝不敵可以打進熱河，很快就可以打到瀋陽府。」

「沒有命令呀，軍人本來是該服從。」

「那現在好了，他倒完成最大的不服從，你說是不是？」

「真不知道這件事有什麼結果？我一點也猜不到。」

「說不定又要引起內戰來了。」

「那真是極不幸的事！」

「也許不會的，真要是以兵戎相見反要把事情弄糟了，——不過無論如何，這也是一個錯誤。」

「雖然是錯誤，我倒覺得不平凡，說不定將來會促成中國的全面抗戰。」

「但願如此。否則只惹外人的「場笑，敵人的「場快活。」

「說實在話，自從九一八以來，人民的痛苦也够受的了，長期準備的酷真也有點不耐煩

「真要是準備還好，你看哪裏有一點準備的樣子？」

「我們不能沉默，以不變應萬變，我們得看清楚我們青年該定的路線，走，我們去上課程，下午他們要來某一個座談會，可以去聽聽，看看有什麼消息和意見。」

這是趙剛向黨內的諸語人黃麗玲總覺得有點昏澗澗，好像在做着夢，向來素練的蘇覺總是直覺地發出來，他自己那麼想，爲那麼說；說過也就算了。

「我們不該傍徨，也不該不安，我們要堅定我們的意志，我們要有個表示，——」這是宋明光在座談會裏說着，「凡是促成我們團結一致對外的，都是好的，凡是分化破裂的，都是壞的，前者是我們的友人，後者是我們的敵人，我們用這個標準來衡量事物，纔能分曉得清楚冷當。關於這次事變，我們還沒有法子認識得清楚，可是人民的煩悶很可以看出出來了，我想每個消息傳到前線作戰的士兵們，一定也是一個極大的打擊。我們必須應用全部精力，仔細觀察討論，在必要的時候，我們得以顯出我們的力量來。」

「我不是替××說話，××一個東北口音的同學接着站起來說：『我是站在流落在關東的這些東北人的立場上發言，這幾年的生活真使我們受够了，我們并不埋怨當前的生活，我們從實際上覺得將來的日子也沒有把握。我們的軍隊原來全心全意都是向着家鄉，因爲那是他們生長的地方。我們真悲爲祖國犧牲自己的性命，可是有什麼法子，他們不能留在家鄉。』」

新的土地上，對大家思想，這種悲憤還不够受麼？所以這一次事，我個人以為不是偶然的，也不要看從外人的譏蔑。他們全是出乎愛鄉愛國的一番熱誠，只要能有一個具體的方針，我知道我們都會笑着跑向戰場跑回家鄉，就以兄弟來說，我也要跟在他們的後邊跑回去的。」

「聯戰雖然純正，手段可錯誤了，——」這是那個經濟學教授趨明澈站起來說着。——
這種舉動只爲刺客所恨，仇者所快，再加上好人走狗中間的挑撥生事，就容易釀成大變。我們必須理智，不可陷入幼稚的錯誤，從客觀的觀察上，已經可以看出來團結的搖搖蕩蕩。這種抗戰也將是全面抗戰的先聲，這是對專的問題，而不是對人的問題。千萬不可以自己解脫自己的方盤，這是極重要的，不錯，風雲憤國的思想在每個失去故土的人的胸中澎湃，但是如此發洩出來，却走了一條錯誤的路。我們應該趕緊策動使我們能糾正自己，不然的話，前途實在是很可悲觀的。」

靜玲就呆悒悒着那解不開的鬱悶回到家中。那些空洞的話語一點也沒有消除她的迷惘，李大岳的意見，却是這樣：

「我們軍人要服從，這是以下叛上的舉動，當然不可以的。」
靜玲本來沒有什麼主見，聽他這樣說，她個忍不住反問一句：

「那麼當初一二八怎麼算呢？」

「不同，那是實際作戰，而且還是箭在弦上，不得不發的。後來這不是有友軍和我們協同作戰，——當然並沒有給我們多大的幫助就是了。」

「現在怎麼說呢？」

「小X不是那麼好的人，當初九一八的時候，他還不是照樣過着糜爛的生活，就是那年他在XX醫院戒嗎啡，臨走還帶去兩個女看護，——」

「不能只以過去的事來批評他，也許他體魄存有極大的進步。」

「什麼進步，簡直是一羣妖孽！」

黃儉之突然插進來，他好像也很關心這件事，因為說得很有力，他趕緊攔住要從蘇標上留下來的眼鏡，他顯然還有一大堆話要說，他就又搶着說：

「這是什麼年月？我就從來也沒有聽說過的事！以下犯上，簡直都沒有一點王法，——」

「是沒有王法，因為帝王早就不存在了。」

靜玲故意糾正他，他很不情願地瞪她一眼！就自己改正說：

「就是沒有國法了。一國的最高當局，是何等重要呀，還能用這種手段來對付？小×麟子的兒子，×××，也是土匪出身，都還說不了匪性照這樣下去，國家是更沒有希望了！還抗的什麼日，自己同自己這筆帳就算不消！……」

李大岳和靜玲都不同意他的話，可是他們也不願意多說，靜玲偷偷地一個人先溜走了，不久李大岳和黃儉之就安排在一番棋盤上的對壘，因為這樣他就不再多說了，把全部的精力都放在韋馬炮的對壘上。

兩三天，她的愁悶還解不開，反倒加上許多不愉快的事實。有一天，她接到醫生的來信，她就匆忙地打開讀着：

「——按遠的抗戰，實在是一件使人興奮的事，那好像從我們的身上，脫去一件沉重污穢的外套（可是我們還有好幾套穿在身上呢！）使人的心感到一份輕鬆，跟在你們的後邊，我們也發起了授綬募捐運動。」

我們很努力，發動了所有的學生，可是我想不到，在這個近代資本主義的都市中竟有許多人不知道該還在什麼地方！你想，百靈廟和紅格爾圖那就連提也不用提起了！這的確是一件可悲的事。這裏的市民，並不是沒有那份熱情，（有人說那只是一份虛熱的心腸）聽他們說，在一二八的時候，市民的援助再熱烈也沒有了，他們有的簡直很勇敢地和一些兵士們一齊去奔赴死，聽說有一隊義勇團就是壯烈地犧牲了；大多數的人行麼都捐，兜着黑夜到前線去慰勞。我想那是因為飛機不斷地在頭上轉着，炮聲也不斷地在身邊響着，機關槍和着他愈急促的脈搏響着……如今，一切都離得這麼遠，他們看不見，又聽不見，無怪引不起

使從前那樣大的異議。

我並不過責他們，用他們短視的眼睛前望，原來也望不到五步遠的。而且大多數的人都被生活迷住了，或者說是纏住了，那些投機家還兩天正在公債上用功夫，金子也不能放鬆，他們還很注意南洋的樹膠和美國的鐵路，……因為那些好像更有關他們的生死存亡。

可是最近的事實却使我迷惑了。我不知道這些高貴的，可尊敬的市民到底懷了一份怎樣的心腸！你當然知道英皇愛德華第八遜位的事了，關於他遜位的事，我想你不會想到使我們的X將軍一樣「不愛江山愛美人」，他有他的苦衷。所以舊的勢力就不容許他存在，他憤願遜位，讓給他的弟弟約克公爵，就是喬治六世。

這種事在英國自然朝野震驚了，這不平凡的作法使保守的英國國民目瞪口呆，按着就是一位新皇登極，當然是由呆轉喜，總得大大慶祝一番了。我想他們的舉朝上下的歡騰是應該的，至於S埠的租界，英國人的勢力很大，商業機關甚多，當然也得有一番點綴，爲了他們的壯觀，早就有無數的中國苦力在爲他們流汗了。

使我們所看到的，就是在外國人的指揮之下，一切都做得很敏捷，也都做得很好。在碼頭，在高樓的尖頂和大門，在一些公共的場所，早都用各色的電燈，掛出大大小小的G & A的

好樣。英國的國旗，也列成好花樣，很整齊地列好。

奇怪的是國人所經營的大公司也照樣在高入雲霄的樓頂上排出花樣，而且在今天，又整齊了大大小小的英國國旗。

我恰巧晚上有事情到大馬路去，從我的寓所出來，還要經過那些日本兵的崗位，他們在黑暗的角落窺視着，可是他們的刺刀在暗中發着寒冷的光。

我搭上電車，在這寂靜的路上，電車像飄浮起來似的向前飛奔，漸漸地走入了熱鬧的市街，漸漸走進那繁盛的區域。我還沒有注意，在我的身邊已經立滿了乘客，從他們的言語中我知道他們並沒有什麼事，不過乖巧地，搭上電車就可以穿行那條已經被人擠滿的大馬路。

我遠遠地望見那許多燈彩，有的是轉着，有的在閃着，遠遠還時時起着歡呼。當着我所坐的電車走到橋上，它就再也無法前進了。起先我們就坐在車上，許多乘客都伸長頸子朝外望，因為他們已經算失敗，他們沒有能如願地達到他們的目的，他們也就不上下地給擱在道兒了。我倒沒有什麼，我望着橋下的水，在那裏面我看到無數條曲曲折折的各色彩練。正當我出神的時候，賣票的却來說車子要開倒車了，請我們走下去。

其時我大可以坐在那部車上再回到我的住處下來，可是不知怎麼的精神一動，我也隨着他下來了。當我下來之後，我就再也不能做我自己的主了，我就順着人們擁擠的力量緩緩向前移動。人塞滿了那寬闊的道路，大半都是黃皮膚黑眼睛的同胞，你望我，我望你，身之一點不由自主地前進和後退。當着幾個黃頭髮藍眼睛的人過來了，那就顯得格外擠，因家都跌跌撞撞地給他們讓路。更可恨的是，當着那些外國人歡呼的時候，我們的同胞也揚揚得意，誰知道他們叫的是什麼呢，誰知道他們從哪裏來的這份歡樂呢？……

真生氣，我也真難過，這總是一些殖民地人民的嘴臉呢！我的心還隱隱地發痛，自從一到S埠之後，我第一次看見這麼多的人，假使這人羣爲的是我們國家，喊的是不甘做鴉片聲，那麼該使異族人如何瞠目而視呢？可是，如今都不是，連歡樂也說不上，在這遠的國度裏有一個國王登基，和他們有什麼關係呢？那不是比綏遠更遠了，他們不也是「看不見，也聽不見麼？」

不，我說錯了，他們也許能聽得見英國教堂的音樂和會唱，因爲這兩天連中文報紙也那癡心地通告有無線電收音機的人家，註明波度和時間，說是可以聽到英王登基的音樂。

我實在忍耐不下了，我看得够了，只要我把頭向四面一望，我就看見那許多發動着的

着茫然的目光的頭顱，那簡直好像在牆面上浮着，我想那毒液是血的毒吧，那血也該是爲
抵抗侵略者的我們同胞的血！

在一個叉路上我拼命地擠出去，這我纔能自在地喘一口氣，我還是向北走去，走着僻靜
的路，走向我那陰暗的街，在那街傍我依然看到兩手把着上了刺刀的步槍的日本兵，我走進
去，上了樓，推開南向的窗，我還看得見在黑夜中閃動着的不同顏色的燈光，遠天是一片紅
，我還彷彿聽見人們的歡呼，唉，我的心痛苦的跳着，我忽然記起了尼采的一句話：「在禮
應多的痛苦的面前，快樂是可恥的！」玲，我們的痛苦還不够多麼？我們的痛苦還不够深麼
！可是他們却在快樂，不，快樂都說不上，快樂還是屬於別人的，他們不過是那麼愚蠢地隨
着別人的身後叫嚷，只要你能夠心裏一想，你就知道我的痛心不是沒有理由的了！……」

九

「茵，和你寫信的日子差了一天，就發生了那麼一大件事變，這許多天我們都在不安中過着日子，我想你也如此吧？」

差不多有七八天了，既然沒有急劇的變化，想來不會有更大的不幸吧？聽說綏遠抗戰的士兵，聽到這個消息，許多人都哭了。我想這是一個值得哭的事件，中國的命運，全在這次事變的轉化之中了。

只有思想幼稚的人纔希望這件事有不幸的結局，還有那些野心家，懼惑天下不亂的人，又可乘此機會爭權奪利。從小處到大處，我總覺得這件事只宜迅速地和平了解，保全自己的元氣，震奮國民的精神，作將來的全面抗戰的準備。

我想現在最高興的是我們的敵人，他們抱着隔岸觀火的態度，在遠近瞭望，時不時地去探聽一些具體的消息；也許有些設施，還出於他們的間接的策動呢！

雖然各自看法不同，每人都覺得出事件的嚴重性。他們都認為這是一樁不幸的事件，即要發願此達到繼續抗戰的地步，也必繼續地發揚這個抗戰的聲援。這是事實，再這樣下去

，很怕人民要忍耐不住了。

茵姊，你說是不是，這樣停滯下來實在是毫無理由的。居民的心情都是憤憤懣懣，一經奸徒挑撥，就要使事情更繁亂。

我總有個呆想頭，既然全國的人民都切望抗戰，在朝在野的黨人爲什麼不能攜手登高一呼，大家同心協力朝着敵人撲去呢！

人們的心情雖極緊張，表面却顯得很鎮沉，每一張臉都是不愉快的，不再聽見殺聲抗戰的消息了，也不再有了中日交涉的報告，這件突發的事變，佔據了人們的全心，我忽然止不住要叫一聲：「天呵，讓一切都得一個良好的結果吧！」我明知這天是不存在的，可是我也極自然地這樣叫了。我不知道你急了的時候，是不是也這樣叫着天？

S 埠的民衆怎麼樣呢？從你的來信中，使我看出S埠大多數的嘴臉，我相信我不會喜歡他們的，甚至於我都想到你怎麼會在他們中間生活？而且從來沒有說過一句怨言？我就愛不了，我想因爲有那半殖民地的特性，所以日本兵纔能無忌憚地遊行，放哨！這裏可不同了，我相信我們的表示更露骨，運動更熱烈；可是那些兵只知躲在他們使館的高牆裏，或是關在他們的兵營中，他們還沒有能像在S埠那樣放肆。我還記得，根據那一次淞滬協定，S埠沒

在中國正規兵，我想這也是一種使他們退縮的理由。在我們這裏，不必說了，中國兵的數量也還是可觀的，而且下級軍官和士兵的情緒都異常熱烈，就要和我們手拉着手走上一條路了。

以前的信裏我還沒有告訴過你靜珠的事吧，她竟會糊塗到那種地步，把終身交給那個準漢奸××專員楊鳳洲！家裏的人沒有一個贊成，於是她就離開家，從此也不回來了。那個人我看見過，是個禿頭，大約四十歲，長了一雙狡猾的眼睛，我真不明白，靜珠喜歡他哪一點！我不懂得戀愛，我也不知道其中有多麼大的奧妙，不知道他們的結合是否在戀愛的原則上可以說得通？如果是說得過去的話，那我該更厭惡它了！

我一共看見過她兩次，一次是學校紀念日，她與高采烈地隨着她那個丈夫到學校來了！可是她簡直可以說是被同學鑼出去的。我跑得快，跑在前面，所以當她纔要走進汽車就回過頭來向我像餓狼似地吡着牙吼了一句。還有一次是最近的募捐，她彷彿很慷慨地把錢給我，可是我不要，我心裏還在想：如果我接收了她的錢，就是侮辱了我自己，更侮辱了那些英勇的將士們。我終於沒有要，（當然別人的舉動我不能負責，）茵姊、你說，我的這種舉動到底對不對？

記住，不要和別人說起來，她簡直是我們一家人的弱點！尤其是我們兩個的，因為我們在我們的家中，算是思想行動都最激烈的。

好了，再見吧，我實在不願意絮絮叨叨再說這許多無謂的事了。新年雖然又來近了，可是我沒有一點心緒來慶祝你的新年快樂，我想你了解我的心情，你也一定會原諒我的。

十

一陣寒風，一片雪，大地又凍起來了。人的心也在這寒冷中凝固，面頰再也閉不出快樂的花來。

雲還沒有停，從牆角溜過來的寒風幾乎把薛玲吹倒。兀然矗立的大樓，每扇都關着，每一個伸出來的煙囪都沒有煙，顯出一副慘淡的樣子。自從發生了這件事之後，許多天都不能步上課，人心總是不安定。

穩走到校門那裏，就看到一個一溜走一面抽泣着的女同學走進來，她認得她，可是不知道她的名字。她還記得她說話的語音，知道她是東北人，她就起了同情心。她很靈貼地走過去，把手放在她的肩上！可是那個同學把身子一閃，就急匆匆地跑去了。她正自愕然地站在那裏，看見一羣亦青走過來，他也是很愉快的樣子，勉強帶着笑容和她招呼。

「幾天沒有遇到你，——」

他說到這裏頓住了，不知道下面該說些什麼纔好。於是他又勉強地笑了一下。

「寒風吹不開去麼？」

「國難深重？我的家就在陝西，這消息也沒有了。」

「呵，我還沒有想到你是陝西人！」

「我不是陝西人，前年纔搬去的，我的父親在那邊做事，唉，這兩天又不知道是怎麼一個情形！許多人在陝西的人都担心極了，有的經濟來源斷絕，還在担心一家人的安全。更痛苦的是那些軍人的家屬，他們駐在陝西，饑饉還在這裏，局勢又不知道怎麼樣，按月的養家費寄不到，還務記要打仗。同學中有好多人都是這種情形，性格弱的就時常哭——」

「噢，怪不得，——」

靜玲想起方纔那個女同學，梗在心上的不快，立刻就消逝了。

「你到哪去？」

「我回家，你要是沒有事陪我走走好不好？」

「也好，每當我一個人的時候我的心裏就更煩，我簡直就不知道怎麼纔好。」

他們說着纔走到街上。因為停課，這一條街也顯得格外清靜。

他們沉沉走着，許久都沒有說話，像經過一番很大的思索似地，方亦青忽然和她說：

「最近看見靜珠沒有？」

「沒有，沒有！……」

她極厭惡似地搖動頭，好像連這個名子也不願意提起。

「她約我會過一次面，她哭了，——」

「怎麼，她哭了？——」這却引起了靜玲的興趣，她立刻就想把一切都知瑣瑣清清楚楚，

她還懂得悲哀？她有什麼事情值得哭？」

「靜玲，你不要存太深的成見，到底她也是一個青年人，她就是沒走到正路的路上而已。她的人生觀就錯誤了，因為她妄想追求快樂，就說追求快樂她也追錯了。——」

「怎麼，難道她覺得現在的生活不快樂麼？」

「她不說，你應該知道她的脾氣也很梗，可是她儘是哭，……」

「哭有什麼用？就好像享樂對於人生也沒有關係似的？」

「你太苛求了，你不饒恕人。」

「我不像你那樣大度，對於靜珠我決不寬恕，我知道，她也頂恨我。」

「她可沒有對我說起，這都是你一個人的想頭，你不知道她的確有點變了，——」

「我就不相信，那次接接毫藉我還碰見她，她還不是那樣很得意地在汽車上，我一點

「我不相信她會變，——」

「你不要只以外表爲定，我知道她的心的確很苦痛，你不記得有人說過麼，『瞭解一個人是寬恕一切。』也許她有一番大決心，——」

「那她爲什麼不回來？」

「她回來有什麼用？還要她回到這個學校來還是回到家中？只要在祖國的懷抱裏，我想她將來總有作爲的。」

「我希望她如此吧！」

靜玲在這爲短短的几句话中仍然是充滿了輕蔑和不信任的意味。這時他們已經走上那條×××大橋，這條街在他們的心上存着極清楚的記憶，可是如今又裝點得華麗輝煌了。許多外國人笑着走着，有的手裏抱着大包小包的東西，有的就堆到在路邊隨着他們走的包車說。——看見窗裏裹站着那個嘻嘻紅嘴笑的老人，就使靜玲記起來憂鬱而又快要到了。

「日子過得真快，你看——」

「我想中國人一定沒有心腸再來這一套了。」

「那可說不定，你看那邊不是過來了麼！」

忽然對面走來的幾個穿西裝的中國青年男女，可是他們都在說英文，儘管他們兩個故態猶存，在那裏釘着他們，他們也還是毫不在意地走過去，他們的肩上背着冰鞋，手裏抱着紙包，女的就把空空的兩隻手吊在男人的手臂上，他們的嘴裏不是讀着說不盡的英文，就是哼着一個洋調，還有一條大狼狗，跟在他們的背後。

「我回去了，——」方亦青極不愉快地说，隨後又壓低了聲音，「我不情願看到這些！」

「好吧，我們明天再見。」

她看着方亦青轉過身走開去，她還站在那裏看了許久，一直等到那個懷着不大堅定的心情的背影在街角消失，她纔走她自己的路。

「這些天你們都是怎麼回事呵，失神落魄的，像有什麼大不了的事攪似的！」

母親有一天不耐煩地這麼說了，她的話正把捧着水烟袋閉目養神的資儉之驚嚇，他向前跌去，猛地張開眼，輕輕嘆了一口氣，又閉上眼睛。靜純坐在那裏，右腿架在左腿上，不斷地抖着。他抽着烟斗，時時都要用火柴去點，地上丟了一片火柴的木梗，李大岳用左手支着下巴，也在深思的樣子，靜玲照過一個面，又走出去了，所以她的話沒有一個人接腔。

「你們可說呀，天天照這樣把我還悶出毛病來呢！」

這句話又引起三個人的注意，可是他們還是沒有回答她。

「靜純，你不要抖你的腿好不好，鬧得人心忙。」

聽從她的吩咐的靜純，索性站起來在地上踱着了。他走近睡着的荷兒身邊，低下頭去輕輕吻着，孩子好像驚濤似地一跳醒了！

「你看，多不小心，把孩子又吵醒了！」

荷兒是被吵醒的孩子，並沒有哭，只是瞪着他那一雙大眼睛露着笑容。靜純趕緊放下烟。

，把青兒抱起來。

「媽，您看，他的眼睛愈長愈大了。」

「什麼，這不是奶斷得不好，孩子瘦了，襖袴外顯得眼睛大。唉，還真虧這姑兒，要是虧了我，就要累死我了。人雖然不少，着用的可不多，不高興的時候都會遞一付喪門神的陰子——」

「媽，不是有什麼事不告訴您，是國家的大事。」

「國家大事要我知道也明白明白，」

「說起來還難我們這兒還着呢，管不着我們的事，空就一份憂，也無濟於事。」

「我纔不依你們那樣呢，看有什麼事我攪阻，於我不相干的，那纔管不着。不看陽曆年就要來了麼，你們也不張羅過年了，這一點都不是過家之道，說得明白我們也有一個準信，纔說就那樣下去這日子都不過了麼？」

「沒有人回着，也沒有人辯駁，這時靜玲走過來，纏纏纏不像從前那樣跑跑跳跳，她也是輕輕地進來，就把自己安頓在一張椅子上。」

黃昏昏漸漸地沉下來了，還沒有明燈，只有爐火的微光不停地閃着。吹了一整天的大風

這時停了，一切都顯得那麼安靜。

「太太，開晚飯吧。」

這是阿梅的聲音在門口那裏發着，母親就沒有好氣地回答着：

「還用開麼，到了時候自然就得開飯。」

爐把電燈熄了，在光亮下照見那幾張迷惑不安的臉，有的在伸着懶腿，有的石像似地一動也不動。桌子架好了，碗筷也擺好了，菜也端上來，人們就像香着石子似地埋着頭喫菜。

正在這時候，忽然聽到遠近的爆炸的響聲，父親驚覺地放下碗筷。

「聽，這是什麼聲音？」

人們都停了，父親又拋出一句使人懼怕的話：

「怕是槍聲吧？」

李大岳趕緊站起來，把耳朵貼在窗玻璃上去聽，然後搖着頭說：

「不是槍聲，好像在放鞭炮，——」

「是的，是的，我看見有人放禮天花！」

這是靜玲喊著。可是父親却極不高興地說：

「又不是年節，放的什麼炮仗？」

「噢，噢，我記起來了，今天是聖誕節，我還忘記了，大概外邊在慶祝聖誕，您聽外邊的鐘不是都敲起來了麼？」

「這是什麼年月，還有那份心腸慶祝聖誕，中國人真沒有辦法！」

黃儉之慄慄地說，果然遠近的鐘都在不停地響着，戰炮的聲音愈來愈發響了，滿天都亮着美麗的火光，李大岳搖着頭說：

「這不像慶祝聖誕，——」

「再說慶祝聖誕是昨天晚上的事，昨天纔算是 Christmas Eve」

這是靜玲說，忽然靜玲站起來急切地說一聲：

「有發號外的。」

她還沒有等別人的話，就一溜煙跑下去了，母親又在抱怨着：

「噢一半飯就跑去下去了，大冷的天，中了病可怎麼說，這孩子，真不聽話！——」

還沒有等母親的話說完，靜玲已經拾着一張報紙跑上來了，她的衣襟紅，兩只眼睛紅着

光，她激動得連一句話都說不出來。只是把那張報紙一直送到父親的跟前，低聲地說：

「爸爸您看……您看……」

接過報紙來的父親，來不及戴他那副老花眼鏡，先放在眼前，又推開一尺左右的距離，這時幾個頭一塊都擡過來，看見出脫黑髮字的大標題：

「X X 專變和平解決。」

「我最高當局已飛抵X X」

「呵，就好了，這就好了……」

黃儉之也興奮地說，他的左眼皮不住眨動，連他的手也不停地發着抖。他把那張報紙，送給別人，自己就離開桌椅，往返地踱着，嘴裏不斷喃喃地說：

「這纔是正則，這纔是正則，既然都是爲國好，什麼事不可以好商量？……」

幾個人都被這聲飢深地抓住了，李大岳趕緊跑到靜玲的跟前，激動地和她握手，他那麼一個漢子，快活得眼睛裏都滾着淚，用有點抖顫的聲音說：

「這真是我們國家的幸運！」

「對了，——」靜玲的眼睛裏也淌着眼淚，「抗敵的日子快要到來了！」

「我也快要走了，我就在等着這一天，我不能這樣待下去。」

「我歡迎你，可是你要到那邊去？」

「到那需要我的地方，我已經找到了，過了年我就可以動身。」

爆竹還是不停歇地響着，還聽得見市民的歡呼，靜玲和父親說：

「爸爸我們到外邊去看看吧，在家裏我悶不住了，我想看看這個場面，——」

「好，好，你們去吧，——」

可是母親這時候插進來：

「你們連飯都不喫了？」

「呵，我忘記了，媽，我這就喫！」

「飯菜都冷了，告訴他倆去熱一下繼罷，」母親說着，也茫然地露着笑容，「我也不明白你們爲什麼憂愁，我也不知道你們爲什麼高興；只要你們高興，我的心裏也很高興。」

「媽，值得高興，您知道我們就要和日本人打仗了，」

「那有什麼可高興的！」

母親不聲不響地閉着。

「從此我們就不受日本人的氣了，我們還不高興麼？」

靜玲站到母親的身邊，隔着一個腦袋說。大家的臉上都綻着笑，抽着烟，大聲地談說。運送的爆竹一陣比一陣緊，催得她心發碎地跳，要不是爲了母親的好意，她早就跳上去了。她的心裏只是在想着：

「將來我也要應着抗日的炮火的召喚，立刻投身到戰鬥中！」

十二

這個新年是明朗，爽快，從衷心充滿了喜悅的。所有的人們拉起手，像兄弟姊妹一般地慶祝着。人們慣常的這個時候悲哀，快樂的時候快樂，戰鬥的時候戰鬥。滿街都點綴着紅綠的燈彩，前面走的是軍人的龍燈，後面就隨着學生的獅子，還有整軍的化裝宣傳隊，隨時隨地工作。最難得的不是在每一個入臉頰上的笑，好像即開放的花朵，——解放的花朵。遍地都是歡聲，都是不甘屈服的響聲。

在黃家，這一天顯得更熱鬧，因為除開了年節的意義，還是爲李大岳餞行，他已經正式和黃儉之說過，當時黃儉之就說：

「爲什麼一定要走？——唉，也都是時還不濟，一年多我也沒有能給你羅羅一個事！」

「姊夫，您錯會意了，我不是要做事，——」

「那就是慢待了你，你纔想換個環境。」

「您這說的是哪裏話，不要說在您這兒住得好，就是不好，一個軍人也不抱怨的。」

「那我就想不到你爲什麼要走！」

黃儉之像百思不得其解似地說。

「您知道，我本是一個軍人，不該只養在家裏的，我還是要回到軍隊裏去。」

「噢，你是要歸隊，不錯，你們的十×路軍又恢復了聲譽，前番還開到北海之類日本大國了。回軍，不過現在像是又調開了，……」

李大岳就微笑着搖頭，說出來：

「我不到南方去，我什麼地方都可以去。」

「人各有志，我也不阻攔你，能得爲國捐軀，也是一件榮幸事，可惜我老了，在這一面是一點用也沒有。」

「我想將來討日作戰總是益盡其職，該做的事多着呢，各人守住各人的責任，那也就是了。」

黃儉之擁抱他那發亮的腦袋，無望地說：

「我還負得幾什麼責任？滿心以爲這一兩年能轉得來的好運，我還能有一番作爲，照理今這局勢着，那都是夢想，不是一論，將來只是你們的世界。」

「也難說，我的目的還是能給下一代爭取一份自由，我總想着把自己的生命交給戰爭，

「當然不是說自己打自己。」

「這二十幾年來自己也跟自己打够了，如果要是沒有那許多消耗，怕我們的雙方不要更強盛！」

「那也難說，多少年的戰爭也打得出點實地的經驗，——當然那也很有限，現在還是立國戰，從前許多經驗變成一點用也沒有。」

「不錯，有的是一點用也沒有！」

黃儉之不知道想到什麼地方去，在他們的中間，就只是沉默，還是李大岳想起來向着他

「你看，我怎麼和我姊姊說？」

「我想，——」黃儉之懷疑地抓抓下頰，「你不必早說起，她要是知道了，就會壓不——。有走之前和她說，還不等她愁悶，你已經走了，那就好。我想，我想你總是開春走最好。」

「不，姊夫，我已經打好主意，元且那一天動身，也還圖一個吉利。」

「怎麼那麼快！那只有兩三天的工夫了，總得儲點酒錢行，壯壯行色，那處也好，就是

新年團聚，一舉兩得，大家可以好好熱鬧一場。」

這一天果然那樣，兩束跳動的大紅燭增加幾許快活，鄰近的爆竹，又是噴天地響着了。

雖然只有七個人，他們也坐在一張圓桌的周圍。靜婉不能參加，可是她也貪着這份熱鬧，坐到圓桌傍的大籐椅裏。

他們第一杯互祝新年快樂。

第二杯祝遠行人一路平安。

這時候母親有點愕然了，李大岳立刻就說：

「姊姊，我還沒有跟您說，明天我就要動身了。」

「動身？你要走了？」

「是的，我想走了。」

前者的語調充滿了驚異，後者的聲音轉為低沉了，同時還把頭埋下去。

「你，你怎麼早不跟我說呢？」

顯然地母親被這突來的消息震住了，她的聲音都有一種改變了。

「我本想早說的，後來，後來，想了想，還是接下去了，怕您空掛着一份心。」

母親沉默着，靜玲趕緊插進來說：

「媽，您還是高興點吧，給么舅助助威風，好讓他一路安順。——」

「孩子，我不是不知道，說起來我們是僅有的骨肉了，我哪能不惦記他？」

說着的時候，她已經掏出手絹來擦着溼潤的眼眶了，接着又關心地問：

「你到哪兒去？」

「還沒有一定。——」

「你又是這樣子，說不定十年二十年不見面，你再回來的時候姊姊的骨殖都化了！」

「您不要這樣說，我不久也許就要回來的。人事是頂難定，讓我也不知道爲什麼這樣快

就離開。」

「媽，我們還是高高興興給么舅餞行吧；要他走也走得痛快，我們都還預備了一點紀念

品給他，您也想想給他點什麼好，么舅來，我和您對一杯！」

「我們盡量吧。」

靜玲也不回答，頭一仰，一杯酒滾下去了。她根本就沒有嚐到味道，只覺得火辣辣地一

股從喉嚨裏一直流下去。

「這樣不好，靜玲，空心酒不能喫得這樣猛，你又沒有量。」

黃俊之很有經驗地說着李大岳也就乾了杯，果然靜玲只覺得頭大脚輕，全身不由自主地，像打雷似地開口升起，一直衝到頭部，哇噠一聲，有點要嘔吐地，她強自忍住了胃上來鹹酸水，可是眼裏那裏却擠出兩滴淚來。

「你看，沒有經驗是不成的，只憑一股猛勁自己嚔！快喫一口茶吧，壓壓就好。」

靜玲聽從父親的話，心穩定下來。靜宜靜純都和大岳喫了一口酒，母親只是深恩似地做在那裏，黃姑本來是沒有事似地喫着，忽然她也舉起杯來，很傷心似地說：

「唉，我也敬你一杯酒吧，有兩句詩說得好：『勸君更進一杯酒，西出陽關無故人。』」

你這一去誰知道哪一輩子纔回得來呢！」

她一邊說，一邊好容易不住似地抽咽着，當她猛地把酒杯一灑，眼淚跟着就下來了。李大岳不知道怎麼好，他也只好喝了一杯，可是她那最後的一句話使他不高興，所有的人也都覺得不應該，母親更被她那神情引得落下淚來。

「萬一我要是能生翅，希望您還硬硬地健在！」

李大岳也報復似地說了一句，那倒不是只爲他自己，看見鼓勵他的姊姊在垂淚，他總不

甘地和地說一何。

「阿，阿，我沒有什麼紀念品送你，還是吟讀我讀的一首詩相送吧，——」黃德之說着，把酒杯送到嘴邊，然後一邊搖着腦袋，一邊唱：「士如天馬龍爲友，雲夢胸中吞八九。紫皇殿上奪白璧，項羽帳中撞玉斗，張繡本不關狐狸，藍田何足方驪駒。風埃踏履不自振，寶劍林頭作蟹虬，憶過高皇臨險陣，豈意狐臣空白首？歸今埋骨丈五故，骨會作塵心不朽，楊不爲長星萬丈掃幽州，胡不如昔人圖復九世仇？封侯廟食丈夫事，懸旌生死莫吾羞！」

「真好，真好，想不到爸爸還會唱得這麼好！」

靜玲的那一口酒滑下去了，她就鼓着掌。

「噢，日子過得真快，像之，你還記得麼？玲姑兒懷抱的時候，不是愛聽你唱詩麼，她一聽見兩隻小手就要拍着，——如今，快二十年了，你看她還是那樣拍着手。」

母親的這幾句話，把全桌人的眼睛都引到靜玲的身上，她倒有一點不好意思似地垂紅臉。原來吟過詩，很顯得一點傷感的黃像之，這時又抬起頭來，搖晃着腦袋，就又哼出來一首

「唉，想起來月日如水，真是「一事無成老已成，不堪歲月又嗚呼。愁生新雁雲初下，

隱避殘燈曉尚明。天地何由容醜態，功名正恐屬蒼生。行年七十初心在，偶展興亡淚自傾！

「雄心雖在，老境堪傷。——」

「爸爸，您怎麼倒頹氣起來了！現在不是國事已定，不久就要有出頭之日。——」

「小孩子，你只知其一，不知其二，還不是黎民遭劫，沒有老百姓什麼好處的。」

靜玲對這句話很不贊同，她又要說，坐在她身旁的靜宜，偷偷拉了她一把，她就不再說，這時候李大岳也背誦了幾句詩，他說那是陳思正曹植的詩，他昨天纔看來的。

「僕夫早嚴襪，吾將遠行游，遠游欲何之，吳國爲我仇，將馳萬里塗，東路安足由。江介多惡風，泗淮馳急流，願欲一臨濟，惜哉無方舟。閑居非吾志，甘心赴國憂！」

他顯然沒有經驗，他的聲音很生硬，靜玲低低地問着靜宜，曹植是不是曹子建，靜宜點

點頭，靜玲就又輕聲說：

「那麼他就是那個七歲賦詩的詩人了？」

鞭炮不斷地響着，一個齣的結尾，又是一個新的開始，一切都好像是不同了。

十三

元旦的大清早天還沒有亮，李大岳就起來了。他正在收拾行物，靜玲就敲着他的門走進來，跟着靜純也來了。

李大岳笑着和他們說：

「你們都起得怎麼早做什麼？」

「我昨晚不是和你說好了的送你上站？」

「我倒忘記了，——」李大岳故意這樣說：「其實就在大門一別也就是了，大冷的天，老遠的跑到車站，你又不能跟我一同走。——」

「哼，你可別這麼說，要不是這個家我也能去。」

「靜純就不要去了吧。——」

「我當初不就要和別人走一條路，不過今天我也是特意送你到車站的。」

這時候，靜宜也來了，她的手裏還捧着一件毛線衣，遞給李大岳，還在說：

「這是我送給公舅的，你送我一對穿着綠色羽毛的鹿皮鞋幫，我就送你一件草綠色的毛

衣，物件並不好，還得用。」

「你們真都送我東西，那我太不安了，你看，那塊手巾，靜玲送了我一條圍巾，靜玲送了我幾本書，還有一頂帽子，靜玲送給我手套毛襪，都是又好又耐用，這些年我一個人慣了的，倒是你們都對我好，使我有點受不住！——」

「不要這麼說，真算是禮物，那可寒儉得很！」

「那我就收下了，——唉，我本來還想一個人悄悄走動，吵醒了你們的母親，那可就太不好了。」

「母親早已起來了，她等着您呢，阿梅下去給你買備早飯，怕也就要端上來了。我下來的時候媽媽還說這要您上去。」

「唉，這多麼不好，臨走還要攪得上下不安！」

當他們走進母親的房子，實儉之也在那裏了。他就很恭敬地說：

「姨夫，姊姊，您們都起得這麼早！我本來想不再驚動您們的。——」

「你的東西收拾好了麼？」

「我也沒有什麼東西，我們當軍人的照例簡單，左不過一個小皮包，一條毛毯，——」

「那怎麼成？」——母親忍不住說了，「大冷天，只帶一條毯子够幹什麼的？靜宜檢一條絲棉被給他帶着。——」

「我不用，姊姊，我們慣了的，——再說我也不知道那一年纔回來，帶走了就不知什麼時候纔得還。」

「也許你還來的時候我已經不在！」

母親忽然又傷感起來了，靜宜趕緊就提醒似地說：

「媽，您不是說這麼，有人在路上，大家都該快快活活的，不然就不吉利！」

「是呀，我也沒有哭叫——」母親說着用手絹擦乾眼角上的淚珠，過後又像記起點什麼似地說：「我還差點忘記了，這是我送你的一隻錶，我早就看到你缺一隻錶，如今出門在外的，更用得着了，樣子不大好，倒走得準。——」

李大岳走过去，接過她從床邊拿起的一隻夜光手表，很感謝地說着：

「謝謝姊姊，您真看得到，我真就是要一隻錶，昨天還想去買，也忙亂得忘了，您倒給我想着了。有夜光的更得用，戰爭的日子是不分晝夜。——」

還沒有等他說完，黃儉之好像等不及了，從衣袋裏掏出一個紙包，交給李大岳說：

「大岳，這是我的——點意思。——」

「您昨天不是和我吟詩相送了麼？」

「唉，這也是和吟詩差不多，不中用的東西，這是錢，你說它沒有意思，可是少了它又行不通；許多人都看不起它，可是沒有它又辦不了事。你過過數，不多，只有三百，就是幾個零用。」

「姊夫，我又不是小孩子，再說我還有錢用。——」

「你有是錢的，還算是我的一點小心意，咱們不過客氣，你就收下吧。」

李大岳只好收過來放到衣袋裏。這時候早飯弄好了，他們就又都圍着桌子坐下來，

麼提提着舉家，每個人的食慾像都不大好，忽然聽見幾聲汽車的喇叭，跟着老王就上來說：

「舅老爺，汽車來了，有什麼行李先運上去！」

「出沒有什麼，我這也就下去了。」

他就站起來，向每個人說過再見，連頭也不回，匆匆地跑到樓下去。除開母親，每個人

都隨着他走下來。母親只在提聲靜宜。

「不要忘記買好的水果和點心呀，在路上少不得要喫的。」

靜宜立刻就叫老王到她房裏提出兩大包，他們就一齊走到下面。

室外，寒冷的空氣吹得人打戰，李大岳就在門口攔住他們，只有靜純，和靜玲和他一同走出去。

他們上了汽車，開好車門，老王總必恭恭敬敬地脫帽鞠躬，嘴裏還在說：

「護諸尊老爺的賞，祝您一路福星！」

可是關在車裏的李大岳並沒有聽見他的聲音，馬達繼續地轉動，車開始移動了，他只能從車窗裏窺視着站在灰茫的天地中那無色的灰色大樓。樓上樓下只看見一兩間有燈光，其他只是一些黑洞洞的窗戶。

只是一陣間。那一切早已丟在身後了，汽車已經在大路上奔馳，路顯得很柔軟，因為上面蓋滿了爆竹的殘骸。雖然時間還太早，店舖的門還關着，沒有行人，只有夾着尾巴的膽狗到處嗅着。在曙光中，街燈還疲憊地睜着它的眼睛。

他們都不說話，一直汽車在車站停住李大岳纔說：

「我是南去的，開到西草站。」

汽車轉了一個彎，又在另一個車站的前邊停下了。付過車錢，他們一齊走進去，鬆鬆腳

夫越著跑越來，只見他們只是兩小件，就又失望地站住了。

「我很久都沒有到車站來過。」

靜玲說，好奇地向這個冷清的車站望著。

「怎麼會這麼少的人？」

她忍不住又問了一聲，可是靜玲沒有給她回答，一直到李大岳買好了票，纔告訴她這條路一直乘客不多，這又是一班慢車，人就更顯得少。

「爲什麼你要坐慢車？」

「我要在××下車，快車在那裏不停。」

這時他們已經走進車站了，進了柵門就看到沒有機車的列車靜靜地停在那裏。正當他們走著的時候，後面一個人追上來，那原來是剪票員，他不知道柵哪裏纔鑽出來。

「天很冷。——」

李大岳故意向他說了一句，他就縮着頸子回答：

「可不是，這趟車客人又少，清閑得很。」

他們跨進車箱，這一節車裏只有一個人躺在長椅上睡覺。在購票附近還有一個火爐，可

是沒有熱，車裏全充滿了寒氣。

「好了，你們請回去吧。」

「不，送你當然要等開車，否則就沒有意義。」

「噢，那麼，坐下吧。」

又沒有什麼話好說了，看看表，時候已經差不多，聽見長短的口笛，接著車猛地一動，

李大岳說：

「掛上車頭，你們請下去吧，大概就要開車了。」

他們握過手之後，走下去，李大岳又隨他們走下車，靜玲只專心地望着那噴着白汽的機車，和那一下下雄壯的喘聲。這時靜玲忽然說

「公舅，到那邊去，要是好，給我寫封信來，看有我合適的工作，我也去。」

「好，好，不過……」

李大岳還沒有說出來，列車已經開始蠕動了，他跳出去，他們向後搖着手，靜玲還跑了

兩步，和他說：

「我不會到那邊去，我希望我們在戰鬥中見面！」

當薛玲回到家裏的時候，薛茵的一封信正從郵差的手中送來，老王只一怔，可是薛玲已經拆開信，邊走邊讀着了。

「——不錯，X X 的事件簡直是一個晴天的響雷，把人們全給震呆了。誰也想不到會有這樣的事，有的還望，有的沉鬱。當然也有漠不相關的人。後者是那些在外國人鼻息下生活的人，他們從來不走出租界一步。在 IS 埠，這樣的人可也不在少數。但是最可憐的是那些操機噐，那些沒有良心的不正當商人（最近纔知道有些貴婦人和大官員也改頭換面地在那裏出現），他們的心中沒有國家，沒有民族，只是爲了個人的利益，像一羣綠蒼蠅似地在交易所裏。我用這個名字，一點也不過份，我來看過和因爲那錢袋內錢幣是臭氣而厭惡地噴着。可是他們並不是那些買主或是賣主，他們只是一些伸手指頭的，打電話的，全是替別人經營的。那些人呢，躲在自己的公館裏，做着更有利的夢，他們不願國家民族的危機或利益，當着暴風驟起的時候，他們就一致向外拋，債券的價格就止不住地慘落，在這個商業都市中居民的良心，更顯得不可終日了。」

聽說有一個婦人，她的消息早，先就拋出××萬，只是幾天的工夫，她就賺了××萬，可是這些發空的人希望消息還不紅，價格再向下落，他們就可以更多賺些錢。

這是什麼一種自私的動物呵！我想除開我們，這個可憐的國家，不會有哪一國會有這樣無恥的公民吧？整個的民族是在怎樣不是全昌就是全亡的樞紐上，可是他們只爲自己的私利打算，把人心弄得更慌，把國本弄得更動搖！

說得高爾基就對商人表示憎惡，因爲他熱愛生活而商人是剝取生活的，那還是憎約一說商人與這些投機者算什麼呢？這些貴婦人算什麼，這些大官員又算什麼呢？

彈燃起這些分子，我就覺得灰心，這不能說是我的意志不堅固，這些民族敗類實在使人氣短，你說是不是？

華虧另具有一面，那是無數壯年人堅毅的面龐，那是無數顆不甘屈伏的心，他們用歌嘯，用呼號，把那塗着柏油的馬路撞得甦醒了，把郊外的原野震醒了，他們原來沒有所謂領導者，他們本身是一股力量，他們是內發的，向着祖國的自由生存邁進；我想你也許知道，在十二月底不是有幾個人被捕了麼？他們各有不同的職業，也算不得是青年，（當然，他們也許有一類青年人和一樣跳動着的心。

我這這學事我用不消詳盡地和你說，在報紙上你一定也看到了，不過那些人呢，有的真是愛國愛民；有的也還是趨時取巧，不值得我們敬仰的。

說起來那中間還有一個女子。可是她的表現使我失望，她是在××事變解決後繼續投案的。因為你知道在××事變中，這件事也是條款之一的，如今她知道沒有什麼大的危險，所以她又走去做「女英雄」了。可是當她被捕交保釋放了後又來傳她到案的時候可不見了。這自然苦了那個保人，同時，更有不少的人加以指摘。本來這件事是該批評的，那些無聊的傢伙故意渲染，好像要我們所有的中國女子要為她一個人負責似的。同時還歪曲地說着那些被捕的人，也認識了我們的純潔的愛國行動。這是不公平的，我幾乎哭出來，可是她那時候還是在渺茫之中，她使得我們有話都說不出來。

自然在那些人中間有不值得我們愛戴的人，中間有一個我觀察得更清楚，早在魯迅先生逝世的時候，我就看見他了，他是一個假仁假義的傢伙，他這年輕，可是故意裝成老態，當我瞻仰遺像默默地流淚的時候，他却在咋嘴搖頭，做出不勝惋惜的樣子，他的頭髮鬍子只在抖着。最近還請市長請他們個別談話，他表示出來的志願不過是想做點事情，譬如治理一塊地方……

我想我還是不要寫下去了吧，爲什麼我要把精力花費在這上面呢？我相信只要青年們不是盲目的，他們也一定問我們一樣看得清楚，就不會上這種人的當。

再說二十五號那一天呵，當着那個消息傳來的當候，人們簡直瘋狂了。（那當時我還想到投機家也該瘋狂了，其實他們也可憐，這一次事件不知有多少人要爲之傾家破產。可是那幾達官貴婦人當然沒有損失，他們的消息，準而早，還正好又發一筆大財哩！）賽報的人在街上奔跑，隨着他們的腳步，爆竹就響起來了，那天我正在路上，我看見人們是怎麼笑着的。那些爆竹是怎麼開花笑着的，那些國旗是怎樣笑着的。已經知道了那個消息的人，還擁出銅板來買一張有幾個大字的號外，這使他們格外開心，你知道，在這個城市中，人是不大笑的，而且每個人隨時隨地都在提防別人。那一天他們可笑開了，許多人，真是許多人都那麼笑着，當然他們的辦法不一定相同，可是他們的衷心羨着喜悅却是一件事實。

只有那些長了呆板的臉的日本大沒有笑容，當我回到我的住所的時候，那個沒有表情的日本哨兵還是抱着上了刺刀的槍站在那裏，他的臉就顯得更平板，枯燥。

你知道那還是耶蘇聖誕，教士們用大聲普通過空氣在空中述說救主的福音和靈異，許多熱鬧場所都格外顯得活躍，頭一天晚上還是外國人的世界，今天就都不問了，歌唱充滿了

每值梅落，人們像過年節似的那麼相互祝賀，當然也有許多人假借這個名義去追求個人的驕業，其實我以為如果我們能站起來，不再受別人的侵略，就要那些愛歡樂的人去歡樂吧！

再過一天就是新年了，那裏的雇民準備好極的慶祝一番，我也想快樂地過一下。玲玲，你知道我自從離開家之後，我就不曾有過快活的日子。我這處說並不是抱怨，——抱怨人生是憂鬱的，是在苦難之中，我沒有那份心腸快樂。我想你住在家中，也和我一樣吧？如今一切都到了且歸頭，該有一個好的開端了，我準備翻動我那塵封的快樂的心情。

臨這時候，我告訴你，我倒想起家來了。可是你千萬不要給媽知道，省得她又惦記我，過年，春節，家裏最有趣味，也不怪舊人的詩句說：「每逢佳節倍思親，」我遙想你們在家裏一定過着個愉快的新年。我想到大姐，我很關心她的健康，我也想母親，我想媽也時常想我的老邁有許多人，我不樂絮叨叨地開誦了，我倒很盼望你得暇的時候，給我一封詳細的信，說說家裏，這點確切是我想不到的，我想總是情緒得到開曠，我纔變成這般頑碎，你不會埋怨我過分地麻煩你吧？

十五

勝鈴穩上了爐，黑髮就叫住她，忽然問她：

「靜茵的信說些什麼？」

「沒有什麼事，她給您拜年，問您怎麼知道她有信來呢？」

「我不會告訴我的，都像你，什麼事都背着，我怕我知道，——」

「不是媽媽，您不知道嗎？」

「靜鈴有點急，她就更說不出什麼話來了。」

「是好孩子就幫點錢，我寫封信要她回娘家裏來，我真想看看她，什麼責任都由我担，她

以可住個把月，軍刺法都可以作法書的。」

「我想她怕爸爸不這意，她就不。」

「哪有我就是呀，你爸爸也不會罵她，他還看不出來麼，他自從戒了酒之後脾氣可改得

多了。」

「好，我告訴她吧。」

「快點着，要遲遲着午鐘回來，我們又可以好好過一個快活年，可惜靜珠那孩子。」

「媽您何必管她，她不配做您的女兒！」

「靜珠的那股氣，仍然還不可遏止地發出來。」

「這討厭配不配，還不是我的親骨肉。去吧，快快去寫信吧。」

母親的語音低下來，可是這時候抱着青兒的靜宜走進來，靜玲才放心地走出去。

「她才走出來就看見青姑從三樓下來，不斷地用她那尖嗓子嗷叫。」

「這可安靜多了，這可安靜多了。」

「她的眼睛朝天望，簡直不知道她是說給別人聽或是說給她自己。那隻花貓跟在她的腳後

不住地嗷叫着。

「靜玲站住了，想問她攔什麼事情說。」想起是元旦，就不願意和她惹氣只故意和她說：

「『靜姑新年快樂。』」

「媽您靜想來是你在這兒。怎麼你倒記得起我麼？我有什麼快樂，還不是湊合着過日子，

飽喫一口飽飯也就是了，說起來是可比不得你行，正枝正葉沒有一點含糊。——」

靜玲的心裏老不高興心裏想：「你跟我說這些話有什麼用呵！」一看見她頭上戴的一支

紅絨花靜玲就又說：

「愈頭上的花倒真漂亮。」

「怎麼這也礙了你們的眼？難說我就不配戴這一朵花？」

靜玲不願意再和她爭辯，就一轉身，進了靜婉的房，她正和靜純說着話。

「你看真氣人，她簡直跟我找盤據！」

「誰呀！」

「除了善姑還有誰？——」

「不要理她，只當沒有她這個人就是了。」

這是靜純說。

「那怎麼成，在理論上說不通，她這麼一個人原來在宇宙中生存，怎麼樣說沒有呢？」

「講理論那你更應該原諒她，生理上心理上（北）都算是變態，那你還有什麼可說的？」

「我個不想多說，我只想改善她。」

「她都是快要活過去的人，還談得到改善？不要管這些小事，眼光放遠該做的大事還多

着呢？」

這靜純的聲氣聽到這樣的話使靜玲覺得很奇怪，她自己的心裏也想着不能再計較這些小因為這靜純都這麼說。她就轉過話頭去向靜楓說：

「聽說醫生答應你三月就可以起來了？」

「是的，唉！這日子過得真難受，再過幾個月我就又能自由自在地活着了。」

在她那蒼白的臉上，勉強地帶着微笑，隨後又有一點氣憤和一點感嘆地說：

「與其這樣活着，還不如爽爽快快地死。」

「死後也許還有美麗的天國。」

「什麼天國！人死了完了，化成灰化成泥！」

靜玲的個答倒使靜玲覺得不好意思下來了，她心裏只在想：「真是一切都變了，她忽然

記起靜純的吩咐，她就說：

「我要緊趕着給二姊去寫信，嬌講的，嬌要她回到家裏過年。——」

「年有什麼好過的，回到家裏來，可沒有什麼意思！」

「媽既然說了，我只好照辦，回不回來那就是媽的事了，我只告訴她這是媽的意思。」

她繞着站起來向外走去。靜純也伸了一個懶腰，說一聲：

「你還是歇歇吧，我也回房去。」

「靜宜走到靜宜的房裏，她以為那裏很安靜，沒有想到懸着的是那一對翠綠的虎皮驪鞞，在小床裏嘩嘩嘩嘩的是鬪爭的音兒。她的手裏還抱着一個洋囡囡，她一看就知道那原來是她的。」

青兒看見有人進來丟下手中的玩具，張開手臂向着她，她走近床傍，把洋囡囡抱在手中，很溫存地輕輕拍着。」

這許久她簡直忘記它們了，她好像一個不盡心的母親一朝歸來悔恨地擁抱着自己的兒女。看見它的險髒了，衣裳穿的也破了，她的心不知有多麼傷痛正在這時候，靜宜推開門就走了進來，不及放下，臉只是紅漲着。

青兒索性哭起來了，靜宜趕緊把他抱起來，笑說：

「多麼多麼，小五，你跟孩子搶洋囡囡！」

「不，我沒有和他搶，他咬我，我沒有抱他，——」

「等等，就抱起來洋囡囡，是不是？」

「我只要抱一下，我還是給他。」

靜宜說着就把洋囡送給青兒，可是她只揮着小手。

「你看，小孩子都有氣性，不要玩你的東西了。」

「活該，我給他放在床上就是。」

「她說着，放下了，用右手掠着頭髮，我本來想到你這間房子裏寫信，圖個清靜，想不到更熱鬧，我看，我還是回到我自己的房裏去了。」

「不必，我就走，我問你，你們學校還在上課麼？」

「怎麼不上！××事變解決以後更要死板板上課了，好像學生的責任已經盡到了，別的事都不管，自然就會天下太平似的！」

靜宜對於她的議論像是不發生多麼大的興趣，她就又把話扯到別處去。

「你是給靜茵寫信吧？」

「是她的信，問起大姊來的，她很關心你，——」

「你回信告訴她吧，說我呀，——我——還好」

「媽還說要她回來，她的信裏也說過年的時候最想家，你猜她會不會回來？」

「她，她不會回來。」

靜宜鑿室增補卷四

十六

靜宜抱了青兒出去之後，她就在桌上鋪好紙，坐在椅子上，呆着眼睛在那裏發楞。不覺地她又把筆桿送到嘴裏，咬了兩下才拿出來。一閃思想掠過她的腦際，她就這樣起始：

「——不錯，一切是在變，世界國家，還有我們這個小小的兵！外設的變原來看得很清楚，也很自然，想不到內容也在變，在這個無往不至的變動之下，我該告訴你！

她就告訴她家裏的人口愈來愈少了，那個李大岳，那個當兵的舅舅才在元旦走的，他走向遙遠的地方，走向戰鬥，他能成一個好戰士，她在信裏是這樣寫着：

「——不要看他那粗野的個性，可是他有一份良善的心腸，這一年的日子給他受夠了，他真像一隻關在籠裏的野獸，却也好，在這許多日子中使他能正當地認識善與惡。他絕不會只當供人支配噬人的野獸，他有理性，他投向民族解放的戰爭，他再不會用他的勇敢爲自己增加罪惡，這一點實在是我們值得高興的，」——

她又告訴着靜珠也走了，可是她的走只帶來恥辱，因爲她：

「其實只追求個人的快樂，她不是早就說過麼，她是來遊戲人間的，可是她再也不能把自己落到糞坑裏去呵！」她簡直是落井下石去了，（除非是你，我們自己的姊妹我是不會說起來的，因為我已經誓忘掉她從記憶中除去她，）你從前再也想不到，她把自己倒懸身交給什麼人？你猜猜看，就是那個讓日本人做官的××專員，楊鳳洲呵！你想得到麼？從前她過着怎樣糜爛的生活，我也不覺得痛心，她的行爲，却使我悲傷到極點時，我簡直想不出，爲什麼她會走這樣的一條路呢？我當然不相信門第，我也不以爲我們比別人優越，可是在我們姊妹之中竟會有這樣的一個人，却使我非常難過。她離開家了，她忘記了我，我也忘記了她，我是無論如何也不會原諒她的，我也不會理他，再怎麼說她也給我們一個大污點，想不到我們的名子，會和漢奸這兩個字有了這點關係！

關於父親，她寫着：他再也不相信他的好運氣，可是他已經失去了挺身而起的勇氣。她不想做，也不能做，他的事業早已銷沉了，寫着父親的脾氣像是好了些，這自然是由於戒酒的所致，可是他的國執和自信還是依然的，而且還有一份不該有的野心。說到靜婉她寫着：
羨慕着：

「——我們那個多感的姊妹已經在床上睡了許久了，我真不敢想像有一天，醫生若是說我也要臨到床上一年或是一月那該怎麼辦呢？你相信我會自斃麼？你知道她自殺過可并不是爲了這個原因，——這到今天我也不知道她爲什麼自盡的，對不對？她還強韌，我也不要問她，在她自己也閉口不說話，完全像沒有那麼回事一樣，——真是許許多多的日子真難爲她，我想她一定思慮得很多。在這裏，我警告你，一件有趣的事，凡是別人送給她的東西，她總要弄放在太陽，晒過或是用酒精消毒，好像她是唯一健康的人而我們都是傳染病患者。你說這可笑麼。我想這也許因爲她想得很多的原故吧？不過孤獨的幽思却把她解放了，把她那多感的心張大了，把她那迷惘的眼睛也張開了，她看到除開她自己還有別人，除開她所追念的人，世界上還有這樣多的人生活着，這是一個好的轉機，我盼她早日康復，她那羸弱的病體和她那十八世紀的少女的精神！——」

聽到靜純，她是這樣寫着：自從青芬死去以後大哥顯然是變了，青芬只過了悲慘的一生，她是完全犧牲在還不良的社會制度之下；寫着先前完全以自己爲中心的靜純，由於青芬的死給了他極大的打擊：一面看他至今還沒有續娶，也許是他自己的贖罪吧？寫着就曾經追隨過藝術上的大師們的身份，也會墮入魔道？可是如今他不同了，寫着他也張開那近視的眼

瞻望不再只從眼鏡淺識地看人。寫着當他送李大岳的時候竟能說着若有適宜的機會也願意去參加戰鬥的話，真是值得驚異的，寫着讓我們默聽他能更強健起來，做一個有力的戰鬥的份子。

說到靜宜，她就很明顯地寫着：

「——她沒有變，變的也許是她的身體，她顯得更弱了，這是一件很使人不放心的事，她還是那樣成天忙着，現在她的事，還更多了，因為青兒全是由她照料。她真可憐，她沒有做母親的那份愉快，（這句話是從書上看來的）可是她有那份麻煩。她從來不抱怨，可是她一天一天地瘦下去了。她小願意看醫生，她自己說醫生并不醫治她的病症。可是到底是誰為她安排這個命運呢？她成天只過着既無望又瑣碎的日子，難得她的性情還那麼好，有時候，我勸她——可是她并不把我的勸告當做一回事，有時候還不耐煩地阻止我，夏天的時候，我們都在紫金山，我是多麼努力想使她和我們青年人再合到一組，但是她顯出沒有力氣，疲憊，一只火把給我們的差光明給她的只是火光，還不同就在這裏，我真為我們的好姊妹犯愁，她總什麼就要這樣子把青春消磨殆盡？我要為她叫聲不平，可是在這不平的安排中她過着平淡的日子。她既沒有憂愁，又沒有喜悅；她也照樣

有一份纖細精緻的情感。失去了悲哀和失去了快樂的是最能引起人的哀傷，是不是我記得十九世紀中俄國農奴解放那厚厚自由的人已經忘掉了自由是什麼引起了有識者的悲哀，大姊的精神我想也陷在同樣的境地中。就說這次我收到你的信吧；我告訴她你很難切地問到她，她像是想了一下才和我說：「——說我呀，——我——還好」從這語氣中我又聽得出她也深解生活的無極；可是她爲什麼就不能改苦呢？我知道，大姊對你是好的，她有時就和我說起你來，還是你直接給她信吧，好好說服她，即使想犧牲自己也有所謂。我倒常常記得父親說過的一句話「長斯若母」！我就想到那也好，就使她做高爾基所描寫的母親呀，我知道這是一個夢，但是許多事還不都是由夢實現的。讓我們相互地來努力呀，當着我們共同的戰爭時節，我們需要多多少少那樣的母親呵！

說到他們的母親她也肯定是她母親也變了。最大的變化是她的心胸開闊了。她設母親還不是因與小事情都化不開才度過幾十年不愉快的日子？她又說只是日子不愉快還算不得什麼不是遺造成她衰弱的身體。可是現在不同了，她說：

「——母親自己說過她什麼都看開了，她再不爲那些瑣碎的事煩自己。這纔乖。」

嘴的背姑媽沒有變，她還是那麼討厭，她的身邊也就誰保持住不再壞下去，真是爲難爲難，這一兩年來的事實在也很够她受的了。她真的能善自排遣，這的確也是難的，就說辭珠的事發生之後吧，媽一句也沒有說與全家人都沉默，除非在極難過的時候，媽才提過一次。媽倒還關心你的，你不記得在去年年前她也要我寫信給你要你回來，那時媽越邊說起你來了，她說只要你肯回來那麼留住一陣再走她也不干涉你，還是她的真心話，她不顧我們的，我想如果可能的話，你就回來一次也好，人們都很想你，爸爸不會訶責你，母親還爲這那事，都由她承擔了，我在殷切地等待你的回音，——」

最後說到自己了，她只簡單地寫着：

「我也變了！我的門牙，變成假的，而且我也不再愛玩我的洋囡囡了。」

寫過後，她又貪婪地看看那個躺在床上的美麗的洋囡囡。

薛茵並沒有因爲母親的盼望和靜玲的懇慮就回到家裏來，她只是這樣回答着：

「……與其要我回到家裏去，還不如把我留在外邊吧，我不是不想念家的，我不知道母親的心的；正因為我知道得太清楚了，所以我不能回去。我生怕我陷在感情的泥潭中，使我無法自拔，我想還是把我留在這個陌生的環境中吧，要我在奮鬥中生長，要我爲我們的民族，我們的國家，盡我的最大的力量吧。」

「我答應回去的，等到那一天，真的『太平』了，我就立刻回到母親的膝前承歡。」

……

「唉，那時候，我還不知道死到哪方去了！」
聽着靜玲說到這裏，母親半傷感半激憤地說。

「媽，不要這麼說，那日子就要來了。」

「來了？——」坐在一旁的父親忽然站起來不服似地說：「你說，飛在哪裏？是哪年哪

「我怎麼知道呀！爸爸？我不過就那麼一說。」

「既說了，就得負責，中國人就是有這通毛病，言行都不負責！……」

「儉之，儉之，算了吧，何至於氣粗？」

母親看見情勢不大好，趕緊攔住他的話頭，可是他並沒有聽從她坐下去，他還是在說，只是聲音稍稍平和了點。

「我倒不是氣急，我就是爭的那點理。」

「有理的世界不是這樣子。」

靜玲也不依不饒的把頭一偏說。

「你們這些年輕人只知道空襲，實際上一點用也沒有。就說自從你們高舉救國以來，我們的國家，你們救了多少？」

「爸爸，您這可叫我怎麼說，那又不是車載斗量的事，不過我知道，要不是這些年青人在「空襲」華北早就不知道變成什麼樣子？」

「有什麼可變，大不了給日本人拿去，可是歷史的教訓告訴我們，凡是入侵中原的外族，總是被我們同化，以致走向衰亡的路。你看蒙古人、滿洲人、還不是同樣，——」

「歷史並不是簡單的，而且還有一說：那些人原來只是武力勝，文化低落，纔有那種結果，現在我們的敵人可不同，他們什麼也不見得比我們低，那絕不會有同樣的結果，……」

「武力不必說了，文化他總還是我們的後輩，至今他們還睡不了漢字，——」

「爸爸，您的估量得太高，有的又估量得過低，譬如您說的——」

正在這時候母親不耐煩地攔住她：

「你們在爭些什麼，我一點也聽不明白，算了吧，聽聽無擾罷，這一陣正該是絲絃說書

母親說着果真就把床頭的收音機一旋，那粗俗的歌唱立刻就充滿了屋子。

他們啞然地笑了笑，又各自揀了一個座位坐下。過不多時喬玲受不住那聲音，獨自走出去了。

這些天她的心裏也很煩，自從××黨總綱滿堂決之後，人們的心都鬆弛下來了，在靜止的狀態之中，人們都在等待着。那只是茫然的等待，事實上說起來，什麼也沒有。

「我們的工作難道就這麼停頓下去麼？」

當她在學校遇見了趙剛的時候，她就忍不住說：「自然不是，可是，……。」

趙團又只是頂深地抓着他那個光腦袋，他又說不出什麼來……

「我真不知道，哪一天纔真的槍口向外！」

可是他又忽然記起來李大岳，計算他的行顛和途徑，他應該到那一帶地方，她憑着也許他又陷在那個圈子來無法不又把槍口向內。「那纔冤枉透了，白等這許多日子，一點什麼也沒有得到，臨了還趕上那麼一水！」

這是她自己的心裏在想着，於公於私，她的心都得不到那一份寧靜。所以這個當年，大家過的喜之興發沒有了，誰也打不起精神來，光明的影子只一閃，想不到那是一個火種，落在那方的土地上，燃燒起來了，使人們遭那災害。

在年初一的大清早，人都還沒有醒，忽然在上面響着極悲哀的哭聲。

聽到的人以為是在夢中，醒過來，睜開眼，那聲音更大了。

靜宜披了衣服，走下床，看見靜玲也起來了。

「你聽了麼？」

「聽見了。」

「走，我們去看，到底是怎麼回事。」

拉開門，那聲音更大了，一下就辨出是從頂樓上的樓梯灌下來的。

「多晦氣，大年初一，又是她，我們必得去看看，省得一下又要把媽吵醒了。」
世間開了樓上，纔看到菁姑的門大開着，她坐在地板上大聲的號着。

「菁姑，菁姑，您這是怎麼回事！……」

可是菁姑並沒有理她，在她的身邊那簋花花直挺挺地躺在那裏，她的兩隻手不斷地拍着大腿，她的哭還夾着許多語句：

「我的寶貝……呀！我的心肝……呀！你可撇下我了，我也不能活了，我的孩兒呵！
靜玲十分厭惡的用手緊緊抓着她的肩頭，用力地搖着，纔使她的哭聲倏斷了線的風琴一般，
戛然地停了。」

「菁姑，您爲什麼這樣傷心。」

「怎麼你這麼大的一個人，還看不見麼！」

菁姑說着，把眼向上一翻，簡直看不見她的黑眼珠了。她用極不和氣的語調回答着。
「一個猶死了，也犯不上傷這麼大的心呵！」

「我就只是這麼一個親的熱的，你還不許我哭！」

她一邊說着，一邊將翻着衣襟抹着流下來的淚珠。

「青姑，看這樣大年初一的大清早，誰還不圍個吉利，再說大滾都邊沒有起來，——」
「怎麼你們什麼都干涉我，我就是這麼一塊牽心肉，她死了你們還不許我哭，我活着還有什麼意思呢？我早就知道，這院子裏容不得我了，我還不如死了好——」她還沒有說完，忽然又抽咽着，終於又大哭起來了？「我的兒呀！……你可看不見了，……誰還給我作伴呵！……誰還替爲娘的出氣呵，……我那苦命的寶貝呵！……」

靜玲站在那裏牙咬的嚙嚙，實在氣不過了，她一把抓起那隻死貓，竟頓樓下地，那個青姑像瘋了似的起來就追，靜玲早已一股烟似地跑到樓下，到了院裏，把那個死貓朝天邊外一丟，就什麼也不管，又回到房裏，她正奇怪青姑爲什麼沒有追出來，就聽見「儂爾」裏有再女的語音。她聽得出來，那一個是父親，一個就是一邊在說一邊在哭的青姑。

十八

早來的春日很急迫地就把寒冬擠開了，花草還來不及點綴這個世界，自有成千成萬及陸行樂的游人正遺纜從嚴禁下蘇醒過來的大地上穿梭似地遊着。他們也很匆忙，生怕耽誤一刻便再也回不來似的。他們正像世紀末的行樂者一樣，以爲人生的樂趣就在這最後的一滴了，誰也不肯放過，誰也不肯平白地過去。

每天，從兩個車站發流出來大批的旅客，他們很快的就滾到街上，用茫然的眼睛望着四方，然後很快地便拔腳就走。他們要走到什麼地方去？爲什麼纔來的呢？這在他們自己怕也是一個難以答復的問題。

滾街上都是那些陌生的旅客。有的是從鄉間來，有的從沿海的大都市來，誰是趕來慶賀這個古城的，有的公望絕念，偷偷地抱一丈大城磚來在旅館中燙着大肚子的，油頭粉面的洋場少年，輕俏俏的美女，還有一批從外國或早晚回來的留學生們，到處「卡拉卡拉」的對着寫字，不像歸國江州員與在他鄉苦力工留下「感」的寫字皆不了似的。

在課堂裏，當着那老先生正搖頭擺尾的高誦低吟兩都賦的時候，黃靜玲偷偷把一張紙條

送給趙剛，那上面寫着：

「你說，這算怎麼回事，日子就該這樣過去麼？」

「等到下課我們再說好不好？」

「我不，我偏不在乎這個老古董，我簡直受不了。」

「怎麼辦，我們又跑不出去，點名的還沒有過去。」

正在這時候，一個同學被春圍抓住了，從座位上滾下去，惹起大家的哄笑，那個老先生邊瞪着眼睛望，過後就像唱一般地吟出來。

「是乃朽木也，是乃糞土之牆也，……………」

響着這許多聲音爆成一片的時節，靜玲就大聲地和趙剛說：

「你走不走，我硬跑出去了！」

趙剛只做一个手勢，要她再等一下的意思，哭聲還沒有停，下課鈴聲，就響起來了，大家都很歡欣地哄一聲出去了。

「這不成，——」靜玲很憂心似地和趙剛說：「日子怎麼能過得這麼鬆散？看看學校裏面，看看整個的城，說好聽的是充滿了和平的氣氛，說不好聽的是麻木不仁，我們的工作，

我們的努力，……」

她「當」地，掉回險灘裏面去，她好像墜下去的，一下被釘，壓住，豈不下去，只是肩一那紅腫滑溜的，眼睛睜開，等待他的解釋。

可是他許久什麼都不說，只是默默地走着，不叫「咯咯」拉響他的骨節。正在這時候，宋明光迎面走了來。

「喂，正好我碰見你們，這一個星期我們到××國去遠足，要我來通知你們，……」
還不等宋明光的話說完，靜玲就用力地搖着她的頭，嘴裏連珠般地爆出來。

「不去，我不去，我沒有那份心腸！……」

宋明光只是微笑着和她說：

「黃靜玲，不要氣急，誰也不會有那份心腸去游玩，你去了自然會明白。」
這才挑動了她的熱情，她殷切地問：

「是麼？怎麼？星期日幾點鐘？從什麼地方出發？」

「上午六點到學校來，我們一齊去就好了。」

「好，我一定來，我一定來，我們到什麼地方去談談好不好？」

「不，我還有事，我還要通知許多人，回頭我們再找你們去。」

當着他們走到佈告欄的前面靜玲就說：

「你看，你看，這不是星期郊游的佈告麼？」

「再仔細看看！」

靜玲果然聽從他的話站下來看着那張畫得很好看的啓事。在空白的地方畫着二幅優美隱約的風景畫，特意說明有豐富的午餐，還有直達的汽車，只要到××宿舍簽名，一點費用也不收。

「那真奇怪，既然有佈告，宋明光何必又特意來通知我們！」

「你還猜不出來？那是另外一回事，——」

「噢，怪不得我不相信有那麼多錢，可是爲什麼那樣巧，都到一個地方，又是同時？」

「那就難說了，去看吧，在這廣大的社會裏，有各種不同的事際開關着吧，我想我們還很需要磨練呢！」

「我也這麼想，我真看不慣，還是什麼歲月呵，許多人還在夢裏活着！自從××事變全解決以後大家都在伸直身子喘一口氣，好像天下太平了似的，他們像是再也不需要戰爭了，

壞知道我們真是和洋人打起來，他們抱什麼態度？

「什麼態度？那些學者名流正在兩方辯論，想把這樹皮算是文化破！」

「當然，文化破有什麼用？」

「那意思就是說：『我們保持超然的態度，既不是中國的也不是日本的，誰穿漆鞋誰誰的』可是千萬不能使這個破受一點損害！」這就是他們全部的最高理想！

「那不是漢奸賣國賊的論調麼？」

「還用說，你看看那批人。哪有一個好的！」

「假使我要是有力量的就把這些忘記國家的民族敗壞都殺了。」

「輕點，當心他們全把我們殺了。」

正在這時候，遠遠有一堆人走過來了，走到他們海前，中間跳出一個來，一把抓住薛玲的手臂。那原來是 Merry 柳。

「That's you, 我很久沒看見你，How do you do? 最近你看見薛玲麼？」

「沒有，沒有，我什麼都沒有看見。」

薛玲很不耐煩的想把自己的手抽出來，可是那柳柳死死更不自然地笑着，一面緊緊的

迷迷。

Will you join in this Saturday's Party?

她用鼻子一翹，指着那張美麗的廣告還沒有等她回答，她又說：

「要是去的話，我就可以代你簽名。It is a merry Party。」

「對不起，我早另外有一個約會。」

靜玲也假做出頂客氣的樣子，那個 Mary 鞠就很力地盯了趙剛一眼。過後就有聲有色地

說着：

「Oh I am very sorry, 我真對不起你們，我希望你們有一個 Sweet time。」好。

下次我再約你吧。Bye-Bye-Bye-Bye。」

她又回到那羣人中，向着前門滾去了，她極其厭惡地望着他們的背影過後就和趙剛說：

「走，走，看見這個怪東西，真氣人！」

「你以為他怪麼？她很有路道。」

在走着的時候，趙剛和他說。

「我不信，她有什麼路道！」

兩個把聲音放低了，輕輕地說：

「她不是中國人……」

「真的麼，難道她是日本人。」

「那也不是，她大約是高麗人。」

「朝鮮人不是有許多有志之士，時時都在和日本人對抗的麼？」

「不錯，那是最好的一些，我們中間就有。還有一些可是什麼都不懂，一味玩樂，忘記

自己的國家。」

係係：

「不錯，有這種人，我想 Mary 柳就是這一類。」

「你怎麼知道？」

「有人調查過，她不是說謊餘給人家做家庭教師麼？你想哪一個家庭會要她，她不過藉這

個名字來遮掩，和那些日本人來往。」

「薛玲好像打了一個寒戰，道是她再也想不到這事，不過她還有點疑問。」

「Mary 還以為什麼她也會她的愛國運動？」

「薛玲」那也是一計策，免得露出馬腳來。」

素嫌做錯：

「真可怕，我一點也想不到——」

「有許多怪事真是解不通的，按照我們的想法他們已經受了這麼多苦難，就該漸漸了了這精神鐵錐，事實上可不然，所以我們隨時都要注意，隨時都要提防免得上當。」

「一點不錯，我們都得小心。」

十九

因為春天來得早，一切植物都發着進步，尤其是酸軟的柳，有飄蕩的起色。每天她不再坐在床上，扶着床邊，走到窗下的藤椅裏，溫和的陽光，像一件適宜的襯衫，披在她的身上，她望着外邊景色，望着那冒着白氣的地面，使她充份地感到宇宙間無比的生機。

她正自靜賞着眼前的景物，狗的激憤的嗚叫引出她的注意。她望過去，原來那隻狗翻着牆根奔跑，後面就是氣急敗壞的菁姑在追趕。她有點着急，無告地轉身回去，恰巧靜宜抱着青兒走進來，她就得救似地向她說：

「大姊，大姊，你快來看！」

「什麼事——？」

靜宜一面應着她一面就跑了過來，這時慶利正着實地挨了一棒悲哀的夾着尾巴。

「你看菁姑把狗打成什麼樣子。」

這句話好像並沒有給她多麼大的驚訝，她只是默默地站在那裏望一會，過後就彷彿很平

「這些天都是這樣子。」

「爲什麼呢？」
「一隻狗也惹不到她。」

「自從她的花花死了以後，她就常是追發發利打！」

「她的花花死了我還不知道！」

「不知道也好，省得不高興，就是年初一她大哭一場那一天——」

「那太不公平了，一隻貓死了她哭得死去活來，一隻狗活着她又把它打得死去活來！」

「唉，這些幹什麼，天下不公平的事多着呢！」

正在這時候，老王氣喘吁吁地走進來，靜婉比誰都着急地又把牠揮出去：

「去，去！站在門外，有什麼話快說！」

「我是來找大小姐的。」

靜宜聽到就轉過身去問着：

「你找我有什麼事？」

「有一位客人來着您，還有一個名片給您。」

靜宜走到門口接過那張名片一看，原來那上面寫着中國字，是靜着：（Joseph D

10:45 A.M. A.P.D.」她着不出來什麼就閉着嘴，只叫說：「Joseph D

「是中國人還是外國人？」

「自然是中國人，好像還來過似的——」

她想了想，過後視線稍稍悟到了似的，心裏想着：「大概是他回來了。」她就和老王說

「你把客人讓到客廳裏，就說我跟着就下來。」

「是，大小姐！」

她的心起始有些跳動，她覺得這有點不應該可是再也平復不下去。她一時間不知道該把哥兒放到那裏纔好，終於她把孩子交給阿梅，自己就急急匆匆回房裏去，守住門派去請茶！」

她掠了掠頭髮，又洗了臉，把那失去顏色的嘴唇，又塗了一點口紅，跟着她就覺得太鮮艷了，又用手絹擦下去，她換了一件衣服，心裏有點急，她想坐下去靜一靜。可是她的心不住輕輕地跳着，她自己不住地暗自說着。

「這又算是怎麼回事，犯得上這麼急麼？我又不是沒有主意，再說我也這麼大了，心該定得下來，怎麼還發了可怎麼成？」

人已經很快的衝到她的面前，用力地握着她的手了。

那個人顯得滿身都是活力，可是她那麼衰弱，好容易地把自己的手從那有她的手掌中縮出來坐下去，從那硬住了的喉嚨，她只說出這幾個字來：

「你，你回來了。」

「不錯。我回來了——。」

可是他們的談話，就此停住了，她只是埋着頭坐在那裏，連看也不敢看，連自己也很奇怪爲什麼思想和行動都走了後退的路，儘管這樣想着可是她自己覺得臉上一陣陣的發熱，而且她的心跳動，連自己都聽得很清楚。

梁道明好像一時間也沒有話好說，他只是把腳在嘴裏的烟斗用力吸着。吐出來強烈的烟氣飄在空中，使靜宜忍不住咳嗽起來了。他很抱歉似地一面放下烟斗一面說。

「Thee your Pardon, 我真不應該——。」

她仰起臉來，她的眼睛裏包着滾出來的淚水勉強地露出笑容，望到他那裏模糊的高大的影子，她趕緊用手絹擦着眼睛，他那清楚的輪廓纔在她的面前顯出來，嚼着這個饅頭，梁道

明道明道：

「你看着我變了沒有？」

「你……」她吐出這一個字，又仔細地把他打量一番，然後纔說：「你沒有變，你的身體好像更好了。」

其實她的心理沒有一句話沒有說出來，那就是她不喜歡他那個夾在鼻子上的眼鏡。

「我的心也一點沒有變！」

爲了表示他的忠誠，他用手掌拍着胸膛的左上方，使它發出適度的聲音。

靜宜不大願意聽這些話，她就趕緊用話岔開：

「你什麼時候回國？」

「三天前到S埠，我就趕着來了，靜宜你好像——」

她沒有說話，只是低着頭玩弄着桌布的角，不知道什麼時候，他又新到她的肩膀了。

她感覺到他那呼吸的熱氣吹進她的髮裏，使她的頭皮有一點癢，她更不敢抬頭了，也不

說話。

一直到他那兩隻手扶在她的肩上，她那瘦弱的身軀就開始可憐的抖動。

她知道他的臉有一點冷，她茫然地向前望，前面沒有人，她的心一點一滴地也滾滾，顛

離自己一個人的話，她真的要哭了。

獨自靜坐，靜宜，你想想看，這麼多年的心不變，怎麼，怎麼，我就打不動你呢？

她沒有回答，她吐不出一個字來，她的心簡直是秋風裏的一片落葉，她心裏想，她只是搖著頭轉心裏想，他要是我的對面有多麼好，那我就可以給他跪下去和他說：「你饒了我吧！」

「Do give me the last Chance! 你給我這個最後的機會吧，你知道我多麼愛你，
麼需要你！」

她還是沒有說一句話，只是堅決的搖著她的頭，終於在她的肩上，那一雙大手掌的重壓撤下去了，她的心也鬆鬆了些，她不敢望他，她只知道他緩緩地移動他的脚步，一句話也不再說了，默默地又和她握一次手，他把那夾在鼻子上的眼鏡取下去放在衣袋裏，低下頭去，用手絹擦著鼻尖，她想說一句什麼話的，可是她忍住了，她望著他的背影緩緩地移動着，走出客廳，走出屋門，一直緩緩地走出大門。他再也不會回頭，她的眼淚不斷地撲簌簌地落下去，轉一轉身，幾乎跌下去，正巧靜玲回來，一把抱住她，很關心地問着：

「大姊，你這是怎麼回事？」

她說不出來，可是她的眼淚兀自不斷地淌下來。

這幾天她一直是在愁苦中過着日子，她的心極不安寧，她不怕自己的憂傷，時時使她更難過的是爲了她的緣故使另外一個人也陷在憂傷之中，還許久她的感情總像一池靜水，她想不到這水會淹沒一個靈魂，想得愈切的時節甚至於她都後悔她的拒絕了。

一天的下午，靜玲從學校回來，她得意地跑上來向她叫着：

「大姊，大姊，么舅有信來了！」

「是麼？從什麼地方來的？」

靜宜這時候還獨自躺在牀上，一聽見靜玲的話趕緊從牀上坐起來。

「從××來的。」

「噢，他原來到××去了，我真想不到。」

「走，我們給媽去聽吧，媽不知怎麼高興呢！」靜玲說着，就拉了靜宜的手走出
去，繞走出房門她就像記起一件大事似地說：「我還忘記了，大姊也有一封信。」

「怎麼我也有一封信？」

「不是信，是一個請帖，你看。」

走前說說就說把一個淺淺色的信封遞給她，「媽媽就看到那個印好的住址和人名，她那慈絲的心立刻就像一朵花似的開放了，她這信也不看就把那信封裝到衣袋裏。」

「大姊你怎麼還看也不看？你不去喫喜酒麼？」

「我知道了，我不去吃還願喜酒，走吧，我們快點到媽的房裏去。」

當他們進了母親的房，恰巧父親也坐在那裏，他嫌他父親信來，就很高興地催着她跑出來，跪跪就跪着。

「——我以為這一路我該走得順利，沒有想到路上出了事，統攔這許多天，可是尙堪慶幸的是當着這封信到你們手裏的時候我已纔來安地到了。x·x而且已經過了三天既快不樂又自由的日子。」

從x·x出來一連那連那六派子就x·x時在海上路上不平靜，這一下就把我這個死路人給困到那裏了。——你怎麼還來想這，是呆了二十多天，這得罪是想像不出來的。」

我簡直是二十個可疑的人物，在一家小旅店裏天天要受那些警備隊的盤查，以前我改名換姓住在那裏，後來我實在忍不住了，就找到一個在司令部裏服務同學，他把說

揮到司令部住，我纔免去那份麻煩。(中略)……

離開XXXX區是極困難的事，所有當地的駐軍都要向北撤，我就是隨着他們軍隊走的。我個很同情他們，他們多半是亡省的人，他們一心一意要打回家去。

走到XX的時候，他們都下來了，我和他們中間的一小部分又繼續的朝北進。

漸漸地一切都不同了。世界對我的老的少的都挺起來像一個人似地活着。說是一個人也許還不恰當，他們都像一個戰士那樣。他們事事都認真，事事都努力，充滿了青春的氣血。一切社會上的醜惡都不存在了，人們簡直是在理想中生活。那些強和善的笑臉，和那些極熱烈的手來迎接我。直把我送到XX。

這里花開密人的臉上就萬人相愛的温情使我也覺得年青了，嚴嚴隨時起伏，像海的波濤。我那時寧靜的快感在它的衝擊下復蘇了。這里隨處都有鋼鐵和木柵圍主義的戰爭，這個戰爭遲早就要爆發了，你們誰要來麼？我張着兩臂等待你們。不是，不是我一個，是這里的千千萬萬的人……」

入星期日的早晨是一個好天，趕着那滿天的燦爛朝霞，他們那一大羣人就從學校出發。許多人都沒有起來，整個學校還死沉沉地睡着，早上的太陽把他們錯綜的長影投在地上，露水閃着星星般的光。每人把分得的麵包裝在自己的行囊裏，就一面歌唱着「西行曲」

拿起爆炸的手榴彈。

對準敵人放火的法西斯。

起來，起來。

西班牙的人民。

爲了你們祖國的自由和解放，

快加入爲和平而戰的陣線

起來起來

同寶國的走狗們

作決死的鬥爭

「這耳聞，怕是已化成灰土了。一個人，一個有用的人，社會就是這樣子！」
「剛剛好像還有一點感傷似地說。」

「空虛感，有什麼用？」

「我不是嘆息，我有我的憤恨，看吧，將來總有一天我要使它不再存在！」

「我們大家努力吧！」

聆玲說過之後，用手絹擦着額上滲出來的汗珠。雖然天不熱，可是這一路已經使許多人出汗了。有人提籃停下來休息一下，可是大家一致反對，他們就毫不間斷地朝前走。

走進半路橋的時候，忽然在後面響起來大汽車的吼聲，他們這些人站在路邊。轉眼間就有十幾輛大車飛快地馳過去，那上面也裝滿了人，在車窗裏填滿了紅綠的顏色和響亮的笑語。

揚起來的灰塵，使他們每個人不得不用手絹捂着口鼻。越鬧越低地說：

「還是他們。」

「他們比我們走得快，可到得早。」

向大鏡不服氣似地說着。

「那有什麼關係，這點短長我們大可不爭，他們有錢，他們有學力，那還有什麼可說的。」

「我不過說說就是了，要是我一個人的話我倒要撒開腿和他們賽賽！」

「那也白搭——」還是靜玲說，「難道你還趕得上汽車，我倒不信！」

「我不信我國人可以試試，趕得上趕不上一個問題，可是我能努力去趕。我就豁一口氣趕到××國，你信不信？」

「算了罷，還有什麼爭的必與，寶清精神等下再用不好麼？」

「唉——還有什麼用處？」

開大鐘又頗感興趣地問着。

「沒有什麼用處，你又在想打架麼？」

「我不想，別人不打我，我是不打人的。」

正談着的時候，寶清玲着實地給了他一舉，可是他只笑笑，還咕噥着：

「你打我不算……」

你們看，××國已看得見了。

走開去，別顧了他的手指望過去，看到插在雲山中間的那座鋪碧輝煌的亭閣，它只露出一點或是一條，可是在陽光的照耀之下，它閃着不可直視的光芒。

「好容易我們就要到了嗎？」

誰這麼然三白氣似地說。

「路是無盡的，一生一世也走不到一個頭！」

誰又這麼說。

「先生，我只說眼前的這點事實，我可沒有和你談論大道理。」

「大道理也好，小道理也好，我們就快要到又一個了。」

每個人的精神都振作起一些來，雄壯的歌聲順着他們的行列走，搖動了樹梢，搖動了人的心，做夢是唱着這些的：

「起來，不願做奴隸的人們，

把我們的血肉，

築成我們新的長城，

中華民族到了最危急的時候，

每個人們被這發出最後的吼聲。

響亮起來

我們萬眾一心，

冒着敵人的砲火

前進，冒着敵人的砲火

前進，前進。

當着他們走到××園的門前，就望到一大羣人都站在園門的廣場上。

「這是怎麼回事？」

「誰知道，走過去看看吧。」

應和着他們走過去的歌聲，那些人也唱起來。趙剛就很高興地說：

「是我們自己的人，他們都是別的學校的。」

「那爲什麼他們不進去呢？」

「總有個說頭，你看，你看，半山上的園門好像在關着。」

「可是你看園裏的小山上，不都是人麼？他們怎麼進去的。」

「等一下自然會明白。」

纔說完這句話，宋明光就氣喘喘地跑過來，趙剛拉住他問：

「怎麼回事？」

「他們不許我們進去，你說可氣不可氣？」

「憑什麼不許進去？」

「就說遊客已滿，不能再進去了——」

「我想也許是那批坐汽車趕先的那批傢伙塞搗鬼！」

「那也說不定——」

「我們打進去吧？」

向大鐘掙起衣袖來叫聲：

「打也打不出結果來，還許壞了事。」

「我們不可以買票進去麼？」

「他們說不是票的問題，是容量的問題，許多遊客也給關在門外了。」

「什麼問題不問題的，只要衝進去，就什麼問題都沒有了！」

「那也是真的，我們衝吧？」

靜玲附合着向大鐘的意見，可是宋明光却說：

「再稍稍等一下，看有什麼辦法，真要是沒有辦法，我們也只好那麼辦。」

他說過後又走開了，忽然又有幾輛小汽車開來了，趙剛就說：

「你愛她就是楊子喬——」

「那是秦玉我看見過她，」

「不確是她，我上過她的課，」

「不用說，沈曉琴一定來了，」

「你看那個像駱駝似地彎着腰的不就是他嗎？」

「怎麼會有這麼多人？」

「誰知道他們，大約是及時行樂吧。不是他們從前組織過雅會麼？」

「呸，現在還他媽的雅會，哪沒有人心；」

「這算管那些閒事幹什麼，他們是不是也和我們一樣喫閉門羹。他們要是進得去，那我們也能進去了。」

纔說到這裏的時候，人羣猛地動起來了！他們抬頭一看，那兩扇打開的門再也關不上，股強大的人流（這洪流決非普通雜流，乃急流所成！）直朝裏面湧進去。

「就是這樣子，說好的沒有用，這也就成了——」

誰的嘴還在這樣咕噥着。走進門，纔看到門後還有兩排拿着木棒的童子軍，這樣子是來

防守的。

「真怪，還派童子軍來守門，——」

「不是派來的，方纔汽車裝來的。」

「噢又是他們的專！」

向大鐘說過這句話，竟用力地看着那些童子軍的臉，他們多半還是十幾歲的孩子，臉上

露着情態真明其妙的神情，他們的隊長顯然不在那裏。

「唉，你看那圓臉那小子，——」

向大鐘便發現什麼大秘密似地指着迎面半山亭裏的一個背影，趨圍趕緊攔住他！

「就是他也好，可千萬不能再動蕩的，怕惹出更大的事情！」

「有什麼事情，我偏不信？」

向大鐘不服氣似地說：

「你不記得上次惹出來的事？」

「我就不明白，凡是這種狗倒受正當的保護。」

「不要發揮吧，我們是來遊玩的。」

靜玲這一句話把向大鐘的臉給閉上了，却撇起來，同時還用那鼓得像牛一樣的眼睛，狠命地朝上面盯了一眼。

當他們幾個人走着的時候，方亦青就說：

「我常常不大願意到故宮故園去玩，那份淒涼的景像使我受不了，從前的那份華麗沒有了，滿地人高的草，破瓦斷欄使人不堪！」

「那倒不一定，你看那邊的××閣就嶄新，好像繕造起來似的。」

「那真怪，上個月我來還不是那樣子，那我倒要去看看！」

果然，當他們走近了，更看到那副堂皇的氣象，金紅碧綠，把它裝成一個纔完成的建築那模樣。

在門邊他們看到一塊小木牌，上面寫明這是由美人 *George N. Case* 捐獎金一千圓重修，特留芳名以資紀念。

「這真奇有此理，中國的歷史建築，為什麼要外國人化錢修理！」
方亦青氣憤地說。

「這倒不是，中國人的也不該接受，尤其是這種不明不白的外國人，也許他就是一個私

這真大，也許是一個流氓，在外國也許還犯得有案，跑到中國冒險來了，一朝成功便把他
的臭名字掛在這些名勝的地方，——」

「算了吧，不要管這些事情，這些名勝也不過是那麽回事，整座園子還不是恥辱的紀念
？當初只爲一個人的游宴享樂，就把該辦海軍的錢來造這些了，從此中國就走上惡運——」

「也許當初還是要皇上看看海是什麼樣子，你看躺在前面的××湖在從前人的眼裏，大
約海也不過這麽大。」

「你看中國的艦隊在那邊了？」

黃靜玲故意地這麼說着，她原來指的是在水面上浮着的幾隻大遊艇。

「來，我們比比眼睛看，那是些什麼人？」

「我們來，我先說不像學生——也有女人——還有老頭子——他們在吃茶呢——啊啊，

他們奏起音樂來了！」

「你說了這麼半天也沒有看出是誰來，我倒看出來了，——」

「你隨說，我看不出來，你會看得出來，我就不信！」

「你看，那邊有一隻船在打牌，」

「那也真怪，跑到這裏來賭錢，真是個污點！」

「他們本身就不是個污點，一定是些大肚子商人，也跑到這裏來湊趣，——」

「不要說那些，趙剛說他看得出來船裏是誰，我倒要他說說看！」

「你看，那不是我們的文學大師楊子喬，他那個禿頭我早看出來了，」

「噢，不錯，不錯，他倒不在裏面吃苦茶了。那些人不必說了，都是一些風雅之士，趕

着這個好的天氣來賞春了！」

「唉，這些人，他們簡直忘了這個時代！」

「不，不是時代丟下他們，你不看他們還是鑽到陳舊的中間自滿自足麼？」

「聽說他們最近又提倡和平城了，他們只希望和平不管用什麼代價換取，只要和平，他們只要那無恥的和平！」

正當黃玲玲發揮她那激憤的言論的時候，忽然有一個穿淺綠西裝的男人，用他們不大聽得懂的話向他們說：

「對不住，請儘讓一讓，我呢要來拉格達拍照。」

看到他手裏的照像機還有一個已經在XX閣前面擺好了姿式的細腰女子，他們就知道他

的用意，要開他的鏡頭。他們倒不談什麼了，反倒用好奇的眼睛望着他們。

黃靜玲低低地向李明光語：

「這大概是從S掉來游樣的。」

「不錯，男人女人都像，那個男人的身材像女人，女人倒真像一條蛇。」

這時候那個女人又用嬌滴滴的聲音說。

「今朝格天氣真好，風也唔吧——時暖俚那能軋慢呢？」

「頂好儂弗鬆動，也弗要講閒話，格格就快來，頂好儂站開一耐，格隻牌子交爾弗好看

！
「外國人格牌子有格弗好看，格樣子拍出來纔留到真正格紀念。」

「我弗歡喜——」

那個男人不滿意地搖着頭，跟緊就從衣袋裏取出小梳子輕輕地梳着。

他們的爭執還沒有完，那邊忽然起來了歌聲，頓時山上山下都在和應。他們也唱起來，

這兩個男女呆住了，在水上游樂的人也把腦袋從船裏伸出來惶惑不安的向四面張望，不知道還是些什麼事。可是他們那充滿了活力的青年的聲音，使這XX國都在微微地抖着：

編者王兵學隨筆

翻起來救世。

不分男女性。

合力齊前驅。

我們不要忘了救國的使命。

我們是中國的主人。

中國的主人。

莫依戀你那破碎的家鄉。

莫珍惜你那空虛的夢想。

按起你的槍傷。

挺起你的胸膛。

爭回我們民族的自由解放。

環形的烽火
燃遍了四方！」

氣候由溫和走向燠熱，五月又來到了人間，日子滑過一陣，漸漸又被鬱悶罩住。好像一切都有了辦法，人們靜心地等待着，終於又感覺到一切都沒有辦法了。那又是無盡期的等待，使那些沸騰着熱血的人頓時失去了忍耐，看看天還是藍得那麼美麗，人也全活得那麼安嫻，——甚至於安嫻得使人厭惡。有的人焦急着，急忙起來管着這官城最後的一瞬，有的人那麼平穩，不但要這個城就這樣下去，還要它保有永遠的和平，可是那些青年人，幾次按捺下去胸中澎湃的熱血，終於爲了表示他們的毅力和決心準備擴大紀念五月四日。

「那真應該，這幾個月我們的工作太鬆了。」

黃靜玲一聽到趙剛的通知，就由衷地發出她的贊同。

「我也覺得這樣，去年冬天我以爲戰爭就要來了，沒想到過了這麼幾個月平淡的日子，緊張的情緒拉長了；弄得人不知怎麼做纔好，我現在都不敢說我們的對敵抗戰什麼時候纔開始！」 趙靜「呵！呵！」

「談笑的時候這字要來的。」

還是向大鐘說。賈靜玲立刻就說，

「你說的是廢話，那不等於沒有說一樣？不過五四那天開會，爲什麼一定要在××大學

」？

「我不知道，他們就這樣通知我，我也不知道是誰決定的。」

「你不記得那個李××麼，每次他都不同情學生運動，他不就是××大學的教授？」

「他還是主任呢！那他從前是有作用的，我想在一致爲國的號召之下，他們也不能有什麼異議吧！」

「你倒能容恕這些人，我就不成。我以為這些人都有一種令根性，難得改好的，最危險的是這些人物，今年幼氣未定，明、幼氣未定，凡是大學的意向所趨的，他總不贊成，更有那倒行的××，他總反對學生運動，總反對學生的學生組織，完全是在他們的操縱之下。」

「到那時，爲了我們什麼也不怕，我們真們也不忍心有什麼陰謀，你說是不是？」

「賈靜玲只是笑着說那裏，既不回答，也不用點頭或是搖頭來表示她的意見，她始終還是不相信那一班人。」

五月四日到了，各學校的學生都到××大學，會場裏擠滿了人，台上也全是人。

「你看主席台上怎麼有這麼多人？」

「誰知道有幾個，根本就不學是學生，你看那個又矮又小像病鬼的就是繭××，××女學教授。」

「噢就是他，……」

「你看他身邊站著的那個又高又肥的人就是李××，那個傢伙顯不是東西！」

「那爲什麼要他們也在主席台上呢？」

「現在倒底那幾個是主席還弄不清楚呢，你不看到現在還不宜佈開會，一定有什麼爭執

「難說得很，說不定會出事，全場都這樣鬧嚷嚷，只要有一個人挑動就會出事情。」

「忽然歌聲起來了，有一半人在唱，『保衛中華』。」

「可是當着這支歌唱過之後，又有一半人在唱『保衛馬德里』。」

主席台上的糾紛還沒有一個結果，當着歌聲停止了，叫囂和騷動，就使全場的秩序更不，有人在喊着口號，兩邊各自叫着不同的口號。

「真怪今天童子軍來參加的可不少！」

「那一律是××大學附中的童子軍，他們本來要維持秩序的，怎麼敢了！——」

「那誰知道，——」

「管他那些幹個什麼，別惹上我，要是惹上，我先把他們那些木棒踹斷再說。」

這是向大鐘忍不住地說。

「我們不能存這份心，我們一向反對內戰，都是學生，怎麼還能自己人和自己人打，那木——」

還沒有等趙剛的話說完，忽然四面起了喊殺的聲音，那些童子軍已經狠命地揮起木棒來了，向大鐘揮伸出手去，不知道誰給了他一拳，可是當他轉過臉去的時候，打他的人已經不見了。

台上的人扭着滾到下面，下邊的人也分開堆在打滾。那些××大學體育系的學生們，像牯牛一樣地往人羣中衝着。

那個矮小的陶××，自己躲在一張椅子的後面，指揮那些打的人喊叫和喧嘩，像那間倉場幾乎要撞破了。

「我……我……」

他的一千個兄弟們都血淋淋的，一面拉着靜玲，靜玲的腿脛上挨了一拳，背腫起來，連人帶木架都倒下來。

「好，今天可上了當！我怎麼聽話都聽不消？」

「你們跟着我走，他騙的，今天他們打不死我，我就打死他們！」

這是向大鐘大吼，他的一身不知挨了多少木棒和拳頭，可是他的右手也握着半截木棒，他發着力地揮動，走在前面，趙剛和靜玲跟着他。

可是當他走到門外的時候，纔發現他們並沒有出來，他就又揮着木棒打進去。

又打到裏面，纔看到他們兩個被三五个童子軍包住了。那時候許多人已經陸續地逃出來，一面的人少了，所以那一面可以用更多的人來應付。

向大鐘什麼也不顧地鑽進去，他用他的短棒打飛了兩根長棒，過後就空手奪下一根木棒來，死命地拉着靜玲的手向外跑，當他們跑到外面去，他們都感覺到一點涼意，他們想不到陽光還是那麼好，樹葉還是那麼綠的，向大鐘就和他們說：

「你們快跟我回去吧，我還要進去！」

「你還進去幹什麼，走。我們一塊回去罷。」

趙團緊緊拉住向大鐘，他們一齊走出了××大學的門，走在路上的時節，趙團說：

「我真想不到，——」

「我可想到了，可是我想不到我的眼變成這樣子。腫脹還不說，連人都看不清楚了。」

向大鐘鼓着嘴吧靜靜地走着，一下像忽然記起來似地說：

「你們聽見陶××那小子說沒有？他一面指揮那些人打，一面還得意地叫『什麼人民陣
線』打就散了，只用棍子一打，就散了！」要不是聽得遠，我早把那個猴崽子給抓下來。」

「你看這種民族的敗類還早一定要做漢奸的！」

二十四

「你看你這又是怎麼回事，總是出岔子，——」

當着靜玲回到家裏的時候，父親還在院子裏看見她就說：

「我自己不小心的。」

她很不自然的扯了一個謊。

「快去找你大姊，看撥路什麼纔好，怎麼這麼巧，你大哥也摔壞眼睛，你也是這樣！」

「噢大哥也把眼睛摔壞了，我還不知道，——」

「你從那裏能知道呢，快點進去吧。」

她趕緊跑進去，她倒一頭鑽到靜純的房裏，他還仰天躺在那裏，可是眼睛上全敷着繃帶

聽見她的脚步，他就問着：

「誰？——」

「大哥是我，是靜玲。」

「噢是你，你也回來了。」

他茫然地伸出兩隻手，她就趕到進前握住。

「大哥的眼睛怎麼回事？」

「讓他們一下把眼鏡打壞了，碎玻璃刺傷眼睛，——」

「呵，那不很嚴重麼？」

「也沒有什麼關係，我到醫院去過了，他們說一個星期就可以好。」

「我也是眼睛打壞了，我沒有戴眼鏡，只讓他們給打成一個烏眼睛。」

「好，我們倒都受了眼睛上的傷！」

從那細得很緊的繩帶下露過出一個極勉强的笑容。

「那怕因為我們是一家人」，靜玲也笑着說，「可說當時，我並不知道大哥走了，我沒有看見你。」

「我看見你來着，我不便招呼你，一打起來的時候，我可就看不到你了。」

「你們學校的人多麼？」

「這次不少，還不都是由於環境刺激的？許多人都覺悟了，認爲再也不能辭生夢死的過日子，所以就都起來了。」

「這倒想不到，你們的學校一向是學術至上的。」

「那你還不知道近來的情形呢，一向破破爛爛的校舍，今年忽然大興土木起來了，要造宿舍；要造圖書館，還要造大禮堂。」

「這是爲什麼？」

「誰知道他們安的什麼心？管庶務的人自然高興造房子，那裏面總有好處，可是明明地不是給日本人造麼？有人反對，可是一點用也沒有，這些天正在加工趕造。」

「我想起來了，你們的校長最近主張把這裏化成和平城，所以爲附和他的意見，他就大造其房子，一面貫徹他的主張，一面也算是安定人心。」

「安定什麼人心？就因爲他這種倒行逆施的舉動許多學生都把眼睛睜開來了，他們不再只做一個書虫，他們又投到青年人的羣裏。」

「那麼說，這一次你們學校參加的還不少。」

「不少，不少，頂少也去了三分之一，這就不是很難得的了，事情原來就是這樣，空的道理不一定講得通，具體的事實可以給他們很好的教訓，從前我們學校的學生，最相信我們的校長沒有了，就是因爲他張口文化閉口和平纔使這些青年人覺悟過來，我——我也是其中的

「個！」

「我們都是青年人，原來應該站在一條線上，好大哥，你好好休息一下，等我們的眼睛好起來，再仔細談，這兩天你一定悶得很，我可以每天替你讀報，告訴你重要的消息好不好？」

她把手抽出來就去投靜宜，可是靜宜不在房裏，她想得出她在母親房裏，可是她不願意去，也就躺在床上。

她並不感覺到疼痛，她的心裏充滿了喜悅，那是因為靜純也站到他們這邊來了。這真是她想不到的事，她深知他那固執的脾氣，一經進來，他是死也不回頭的。

第二天早晨她在報紙上看到那個李××的專論，他一口咬定這次事件有政治背景，而且還像有那麼回事的指出主謀人，那幾個人，當然在思想上都有一定的傾向。

「這可真是見鬼——」靜玲氣憤地跑到靜純那裏說，你看到沒有，那個李××的文章？

還沒有等到他回答她自己就又說：

「我忘了，我念給你聽。」

離過後就把那籍念了一遍，辭絕也忍不住說：

「他還是用的血口噴人的老套子，你想誰跟他去對質，只有任他一個人隨意說，結果把事實都歪曲了。社會上的人不知道真情，反倒受了他的障蔽。」

「我再告訴你，昨天打死了一個人，大部分人都受傷了。學聯已稟向法院興辦訴訟，與XX是被告，我倒寧看看這場官司。」

「你放心，他不會出席，他有人保護，我們可沒有，我們的熱血還被他們當成一番監獄，你說我們得多冤枉？」

「一向也是如此，不過將來總是我们的世界。」

「我們的世界？」

「不錯。是我们的世界，那時候大家都生活得好，不再這般悲慘，……」

「那邊不知道要哪一天呢，總得在和日本人的戰爭之衝吧；在我們這個隸人之下，一切的理想都不能實現，所以我們必須先打倒這個敵人。」

「正當他們說着的時候，忽然地聽見一個極輕微的聲音叫着：

「靜玲，靜玲，——」

「大概是靜婉在叫你，你去吧。」

靜玲走出去，正看見靜婉偷看她的房門，她就很驚訝地說：

「怎麼三姊，你都能站起來了。」

「可不是，這兩天我的肺好得多了，我覺得出來了，——」

可是看到她那副樣子，她就趕緊扶着她說：

「你還是坐下或是躺下吧！——」

「好好，我還要坐到窗口下，——其實我的肺每天都在進步，我自個知道，到十月十日就可以完全復原，那時候我就和好人一樣。」

「你怎麼能知道？」

靜玲疑惑地問着。

「久病成良醫，自己總知道自己的身體。我將來說不定真要去學醫，要不學看護也好。」

你的眼睛是怎麼一回事？」

「掉的。」

「你怎麼還不告訴我真話？早有人跟我說大哥和你都把眼睛打壞了。」

「你既然已經知道，何必還故意問我？」

「我試試你——說起來這也是我焦急的一個原因，我就想能快點好，好了之後，我也好和徐麗在一起，我的生命不該白白浪費掉。」

「好，我歡迎你——不過你還是得先好好養病。」

二十五

春天是早已逝去了，初夏的熾熱，被從南方吹來的薰風加增了力量變成不可耐的炎暑，鳴蟬在林葉間乾枯地叫着，更使人覺得悶燥。

學校放假了，日子過得更沒有趣味。母親原來還打算到紫云山的，却被父親給打消了，他的意見是：

「今年比不得往年了，時局誰不定有什麼變化，家裏的人口又少，發生點什麼事可就太不方便了。」

「也好，也好，免得心懸兩地。」

母親也這樣說，她的身體顯得好起來些，不過她的心還總是那麼脆弱，過一下她又說：

「我們還是回到南方去罷，一來是葉落歸根，二來也省得提心吊膽過日子。」

「香肥，女界還有機會再說，時局的變化也不會怎樣大難，難說真的還有一天拿××城當戰場，或不然，我不信，中國人沒有那份決心，日本人也不敢！」

辭掉不服氣的瑣說，她正從外面回來，她的臉上，滴滿了汗。

「快去，快去先洗個臉，回來有什麼話再說。」

母親催促着她，可是她只用手掌把臉一抹，就坐下來，抓起衣襟來扇着風。

「大清早，你到什麼地方去了？」

「我去送同學入伍。」

「入什麼伍？」

「幹部訓練團，專預備把學生訓練成軍官。」

「還真有學生去？」

「可不是，我們班上一個姓向的同學就去了，他們在××訓練。」

「那還算好，總比空曠實際點——。」

「我們的號稱也並不空。」

「去罷去吧，我看你糊塗，先去洗把臉，有什麼話回來再說不好麼？」

母親不耐煩地說，她在和薛玲又和她的父親爭論，會惹起什麼不快活的事。

薛玲這次果真聽從她的話站起來出去了，可是當她走出去之後，父親又微笑着低低地說：

「靜玲還算一個好孩子，耐苦耐勞的，——」

「那你爲什麼要認爲她？」

「自己的兒女哪能不管教？其實，我是不放心她，怕她出什麼事——」

「那就不讓她上學也好，」

「做事不能因噎廢食，那一下她們更要說我頑固了，將來是他們年輕人的世界。」他說着眨眨眼把溜下來的眼鏡扶一下，「人不可拗天，天是什麼，說句應時的話，天就是時代。」母親對於這些話沒有什麼興趣，她莫名其妙地望着，正在這時候靜宜抱着書兒進來，她就很高興地跑開兩臂把孩子接過去，父親揚揚眉，自己也捧着水盥髮下去了。

「怎麼這些天他們都沒有信來呢？」

母親忽然想起來問着。

「么舅有信來這，他說正在受訓，不久就要出發——還說不定會回來我們這裏來。」

「茵姑呢？——」

「她有信來，她還說暑假沒有事要靜玲到S埠去玩一趟，靜玲和我商量過我把她留住了。」

「呵，兩個呢！可別走開了，這份冷落我真受不了，我但盼有一天大家都回來，團圓歡聚，……」

想說的話，心裏一酸，他嘆口氣，把抱在懷裏的孩子輕輕一吻，跟着她就想睡了。

「……」

「我不知道，他……」

「唉，他怎麼能呢？我真替他發愁，好像他也不打算要壞房子了，可是說孩子也會走了，

照這樣下去，也不是事啊！」

「慢點也好，這份……月少一個人，也少一份累贅，還保不定將來變成什麼樣？」

「外邊有什麼風聲？」

母親被這一句話驚醒了，趕緊問着。

「沒有，再說不過怎麼一說就是了。」

……

地說：

「我可真……」

可是第二天九點鐘的時候，天正下着濛濛雨，在迷茫中賣報的孩子扯破了喉嚨似地一邊跑一邊喊叫。

「號外……號外……」

「誰看蘆溝橋中日大戰的號外，」

「看兩軍開火的號外，四大枚！」

靜玲趕着叫老王去買一張進來，她的心開了一朵大花，匆匆地看了看那幾個大字，就跳上樓去，把那個號外交給父親，正在聽音的母親，忽然那收音機換了節目，那個報告員說：

「……今晨六時許日軍向城內開炮轟擊，步兵亦節節進逼，我軍爲自衛計，奮起抵抗。

現兩軍正在戰鬥中……」

母親的臉又吓得變了色，她不知所措地問着黃儉之，可是他仍然很鎮靜很沉穩地說：

「不要緊，不要緊，打不了幾天就要停止，你放心好了。」

靜玲又匆匆地跑開，阿梅正遇上她，就說：

「五小姐下邊有客人來看您。」

「有人來看我——」她一邊說一邊已經飛快地跑到樓下去，一看見站在門口的那個人

，她就叫出來：「趙剛，原來是你，」

「你知道了吧，——」

「怎麼不知道，這，這，——」

她說不下去了，他們緊緊地握着手，她們的「西奔」一點也掩不住心底泛上來的喜悅。

「你不要到前線去？」

「我去，我去，去殺死幾個敵人！」

「不是去打仗，是慰勞。」

「好，那我也去，什麼時候去？」

「我們正在籌備，大約後天清早去，你不方便什麼事也不用管，只是後天清早六點鐘站

在秋長街口，我們有大汽車來接你，」

「說定可不要忘啊！」

「怎麼會忘，就是怕你家裏不給你去！」

「不要緊，我可以撒一個謊，幾天回來？」

「早去早歸。」

「那更妙，一點關礙也沒有，『隨風吹的柳絮，總也捨不得』」

隨風不知道，（這人）心裏想笑，（他）只感嘆了三天三夜的睡門，（他）還是長眠不醒。

『隨風』笑着起來了，他也沒有再親親去轉轉，就走出大門，（他）一溜不回的交鋒，（他）還

姓的『隨風』，（他）守門的，（他）只聽一響，（他）心裏想笑，（他）只感嘆了三天三夜的睡門，（他）還是長眠不醒。

『永世所無』守門的，（他）面帶愁容，（他）拜拜走，（他）守門的，（他）只聽一響，（他）心裏想笑，（他）只感嘆了三天三夜的睡門，（他）還是長眠不醒。

『不』守門的，（他）拜拜了一陣，（他）拜拜走，（他）守門的，（他）只聽一響，（他）心裏想笑，（他）只感嘆了三天三夜的睡門，（他）還是長眠不醒。

『守門的』守門的，（他）拜拜了一陣，（他）拜拜走，（他）守門的，（他）只聽一響，（他）心裏想笑，（他）只感嘆了三天三夜的睡門，（他）還是長眠不醒。

『守門的』守門的，（他）拜拜了一陣，（他）拜拜走，（他）守門的，（他）只聽一響，（他）心裏想笑，（他）只感嘆了三天三夜的睡門，（他）還是長眠不醒。

『守門的』守門的，（他）拜拜了一陣，（他）拜拜走，（他）守門的，（他）只聽一響，（他）心裏想笑，（他）只感嘆了三天三夜的睡門，（他）還是長眠不醒。

『守門的』守門的，（他）拜拜了一陣，（他）拜拜走，（他）守門的，（他）只聽一響，（他）心裏想笑，（他）只感嘆了三天三夜的睡門，（他）還是長眠不醒。

『守門的』守門的，（他）拜拜了一陣，（他）拜拜走，（他）守門的，（他）只聽一響，（他）心裏想笑，（他）只感嘆了三天三夜的睡門，（他）還是長眠不醒。

『守門的』守門的，（他）拜拜了一陣，（他）拜拜走，（他）守門的，（他）只聽一響，（他）心裏想笑，（他）只感嘆了三天三夜的睡門，（他）還是長眠不醒。

二十六

這一天畢竟來了，親愛的茵姊，我的手簡直都在打抖，我的心充滿了喜悅，時不時地我自己都發笑了，我可以說，這是我最高興的時候了。

可是我們也忍受了急雨前的那份鬱悶——那幾乎要悶死人，一切都在走和平的路，有知識和沒有知識的人都抱着同樣的見解，那真使我們失望，以為兩年來的奮鬥都化歸烏有，可是我們咬住牙，不說也不放鬆，終於爭來了這一天，唉，我們簡直是笑開了。

我們在戰事發生後的第二天組織耐勞團出發蘆溝橋，我也去了的，（這件事父親可一直都不知道，我扯了一個謊），我想你一定沒有去過蘆溝橋，是不是，那是一條相當長的石橋，永定河就在它的下面翻滾着。我們去的時候正看到那挾了黃色沙石的水流嗚嗚地流下去，據說有的時候，它乾涸得只剩一個龜裂的河床，在那裏我們看到守衛的士兵，可是我還能看到那沒有被沙袋遮住的一對對橋柱上石雕的大小獅子，據說每門對有一種不同的姿態，我們的兵也正像那些英勇的獅子守在那裏，他們已經過了三天三夜的戰鬥，可是還是他們守在那裏，一直到現在還只有他們這一團人和日本人作戰（我們說）。

「弟兄們，你們辛苦了！」

他們就用那樸實的語言回答：

「先生們，這算不得冷，跟鬼子打當炮灰也沒有話說，就是他媽的天少，忙不過來，費不與都挺得住，覺不睡可不成，可是這兩隻眼還得瞪得大大的一個不小心——先生蹲下去？」

那時候他猛地把我一推，我就倒在地上，我們同去的人也都跌在地上，「大車轆轆轆大」軋軋」地打過來，嚇嚇地從空氣裏穿過去。

等着槍聲靜下去的時候，我們又站起來，唉，這可糟了，我們每個人弄了一身爛黃泥，再怎麼樣，我們也提不起興趣來。每個人帶着一副哭喪臉，可是那個兵笑着和我們說：

「先生，甭了昨晚上的那場大雨，要不然俺們也估不了這座橋，我也砍不了六個鬼子頭！」

「怎麼你們昨天晚上還打了勝仗？」

「可不是，在先的時候俺們只有一營人駐守，後來又調了兩營來變成三團，可是上邊那命令卻人不開槍，我們也不許開槍，——」

「怎麼會有這樣的命令？」

「誰不說呢！那不是先要俺們先挨打纔能還手麼？」

「從七點的早六點起，俺們就守在那個小縣城裏，一點施展也沒有，整整挨了鬼子三天。鬼子可真有他媽的一套，先用大炮轟，再上步兵衝鋒，他們就是不會喊殺，怪不得沒有那股殺氣。頂討厭的還是他媽的鬼子飛機，一天到晚在頭上旋，有時丟炸彈，有時又用機關槍掃射——可真怪，你先生今天來，禍命大，飛機一架也沒有來，就是飛機來了，也不用怕，炸彈有眼，你要是怕，心想得開，它也炸不上。」

「那時候他就大真地笑着，當時我們真想聽他的戰鬥故事，可是我們又不願做他，只得等他自己的敘述。」

「可巧那晚上下了一場大雨，上頭下了命令，要俺們去撲鬼子營，這一下可是他媽的真開心，送着吃飽了，喝足了，背上大刀帶着手榴彈，那股氣就不說多麼瀟灑，雨極是纏綿，我們一個個收拾到利利落落的，我們有一營弟兄去完成這個任務，我們光着腳，人不知鬼不覺地就到了鬼子們的跟前了。手榴彈一丟開法，簡直把他們險些都炸了，沒有炸的也抱着槍轉頭就跑，稀爛的道，穿皮鞋只打滑淋淋，俺們就輪着大刀來從後邊趕着去，有的拿長筒槍，有的帶着一隻手的，還有只剩下半只腦袋的，有的逃不開命，一轉身，兩手一舉就在我眼前變了半截。他媽的那一陣人都變成瘋子了，就是俺老子在面前也躲不得，照樣還是一刀砍

下去，這一下矮了的半截又倒下去了，——他們就是這樣又佔領了這座橋。」

那時候我們簡直不知道說什麼好，看見他那發光的紅臉和他那隨時不懈的精神我們都不敢說，送你一條毛巾，送你一盒香烟，或是送你一箇罐頭了，那值得了什麼？他們怎麼會稀罕那些東西，我們只能當着他們的面獻出我們那一顆熱誠的心和不斷的沸騰的血，要他知道這些人真的是永遠站在他們一起。

當着我們走到別的地方去的時候，他又很誠懇地說：

「先生，到後邊好好宣傳宣傳，俺們不要什麼獎的用的，只要多派弟兄來和我們一同作戰。要我們能休息一下，緩緩精神，到摸營的時候就可以多砍幾個鬼子的腦袋！」

這要我們怎麼樣回答呢？這要是我們的能力以外，可是我們又不能拒絕，免得傷了他們的心，我們只得暗暗地含糊應着。

那位團長，我們也看到了，還是他到前線來視察的時候，他只有二十多歲，身材很魁梧，一張赤紅臉，可是他的嗓子却是啞啞的，（後來我們纔知道就是在這三天之內，他失去了聲音）他拍拍士兵們的肩，張開嘴像說點什麼，可是他的聲音只在他的喉嚨裏轉，他不斷的點着頭，臉上也時時掛了微笑。

當我們和他拜見的時候，我們爲表示最高的尊敬，向他致敬，他也向我們還禮，可是他那像一座小山的漢子，在眼睛裏竟轉着淚珠了，我真的看見了，一點也不假，當時我也覺得我的眼濕潤了。

過後我們就隨他走向司令部，他再三表示守土是軍人的責任，願在國民的督促之下，爲國盡努力。

茵蔯，這纔是我們的軍官，這纔是我們的士兵，後來我纔知道喜峯口光榮的戰役，就是他創造出來的。

那天晚上，我們又回到×城，雖然相離只有八十里，什麼都不耐了，這裏的人照樣的安靜生活着，一點也不緊張，完全是太平年代一樣，難道說這就算得了沉着或是算得了鎮靜嗎？忙的只是我們這些學生，我們又要大規模發起募款勞運動，發動全市大中小學生，一致參加，還有在街上奔跑的就是那些賣號外的孩子們，我纔回到城里就買了一張，想不到在那上面寫着日本武官，向我當道要求停戰，這是真的麼，我不相信，我想我們的當道決不會接受這個要求的，最後，那些英勇的弟兄們他們不會再退後一步，不論是由於敵人的進攻或是由於長官的命令，這一點我想我的猜想該不會錯……」

二十七

第二天清早，她早就坐在大門那裏等候那個送報的人，在第一版上很明顯地印出來雙方休戰的約定。

「真豈有此理——」

她說了這一句，却不願意再看下去了，正在露台上站立的靜宜叫着她：

「靜玲，有什麼消息？」

「沒有——」她毫無興趣地搖着頭，「仗又不打了！」

「那也好，省得——」

「有什麼好，日本人還不是用緩兵之計，等講來大兵，再來大打一場！」

「你不要在下邊說了，拿到上邊來看不好麼？」

這提醒了她，她就拿着報紙走上樓去，把報紙遞給迎過來的靜宜。可是這時候，靜宜也

在房裏輕輕叫着：

「大姊，大姊有什麼消息唸給我聽聽。」

她們就一齊走進靜鏡的房裏，靜鏡也穿着拖鞋走進來了。靜宜就讀着。

「自今日起，雙方正式休戰——」

「怎麼？」

「呵！——」

每個人吐出不同的驚訝語調，好像都覺得是意想之外的。

「大姊，快讀出來吧，到底怎麼會休戰的？」

靜鏡不耐煩地說。

「還是由日本武官要求，說是失墜的兵士已經尋獲，所以各處均願和平解決，還有幾項條件：——」

「又是什麼條件？」

靜純厭惡地問着。

「第一：雙方即將停止一切作戰行動；二，雙方軍隊各回原防，三，雙方約束軍隊此後不許發生類似事件；四，濟南橋一帶之防務由×××軍將對日敵甚深之×××師調開，另以其他部隊駐守。一共是四項，——」

「那裏怎麼去了？」

「還不是接受停戰，如此而已。」

鄧玲氣憤地說着，接着大家就沉默起來了，只有靜宜還很用心似地看着那張報紙，別人卻緊緊地閉着嘴巴，正在這境況下，黃綠之就鑽進來，靜宜把報紙送給他，自己先悄悄地走開了。

「你看，你看，早就不是我之所料，結果還不是停戰而已！」

父親不知道是惋惜還是得意，他不斷地用右手掌拍着自己的膝頭。

「好了，好了，這還有什麼說的，我早就看透了。」

「爸爸，您看不透？」

鄧玲不忿地說，她的兩眼裏都氣得潮潮的，淚水順着她的臉不知道該怎麼流。

「我怎麼看不透，我早就知道這個仗打不成，你看，這不就完了麼，還不算我看透了？」

「您也許能看得透那莽夫的建國天狗心，您看不透的是那些真正和日本人打仗的人。」

「那難說您看得透他們？」

「這學句她低低地說出來，這已經被每個人都覺得驚訝了，她跟靜宜並肩也。」

「做壽，你說，你什麼時候看得到這機會？」

「就是昨天，我隨着慰勞團到前線去過，——」

「好！好！你怎麼也不事先和我好好商量一下？你差你差！小鬼大，這太這，這怎麼成？」

「爸爸，請您原諒我譚子沐，您不知道這陣陣的砲有多麼難聽，前線的士氣再好也沒有了，他們還在下雨天那晚上，打了一回勝仗，消滅了幾百個日本兵，可是如今又要休戰了。」

「不沐戰，怎麼就轉任日本大軍呢？」

「休戰不也是白搭，明擺着是自來快，詭計在他們手裏，定在等候關東軍，開到了之後，自然跑去攻勢，為什麼我們不能乘勢一鼓而下，先打毀了他們的巢穴，使他們沒有立足之地，

即使他們大軍來了，也要費一番功，可是現在倒休戰了，等着別處安心地派兵過關，——」

「你兩人倒不在這上面注意？」

「我還有聲，怎麼就會只有中國人在打呢？×××軍到哪兒去了？全中國的軍隊到哪兒去了？難道到了今天還有二分妥協的金頭？只要烽火一舉，全國各地一齊下手，總要打出個

樣子來的。」

「誰不說，我們這些老百姓都看得到，怎麼他們那些負國家之責的人看不到？」

「不是看不到，有另外一種想法，」

「什麼想法？」

「那就很難說，這種事實又有點惹起我的悲觀來了，我真不知道中國要走上什麼樣的命運！」

這是靜純的話，他說過了，就站起來，又走向他自己的房裏去。聽得見他砰地一聲把門帶上了。

「這真像夏天的一場雨沒有下痛快似的，天又悶燥起來。」

「可不是，就是這樣連心裏都覺得悶在屋裏面上面去，原是厭厭的悶着，也覺得：靜純這樣說着，她的眉頭又皺起來了。」

「我還騎呢，我的大小姐，我的翩翩歌子！」

阿梅說過之後，又回到母親的房裏去，這時候父親拾到魏若棠辦地上來。

「也許我們也在調兵了。」

「看吧！看吧！這件事總不能就這樣算了，——」

「那就只有我們奧蘭的哥哥路易斯坐轎出頭去討討，又這樣學肖維菲瑟了。」

每個人都沒說話，父親也只好耷着他的眼睛坐下來，他的心也極不安寧，到最後他才說：

「我們全家也得有個維爾才成。」

三個人都咯咯地傻然笑着，可是誰也沒有想到那上面去，就是想着的時候，也覺得：

「——那可要準備什麼呀？」

二十八

連串的炮，把人們從睡夢中驚醒，他震應了十天來和平的幻夢。首先是隆隆聲將地轟着！

「哎呀，不好了，日本人攻XX來了！」

阿梅強健地跑出去，正遇見靜宜也不知所措地從自己的房裏出來。

「大小姐，大小姐，這是怎麼一回事呀！」

阿梅帶着哭音說。

「不要怕，還遠得很——你聽聽，這聲音是從哪方來的？」

「不要怕，不要怕，我自有辦法，——」

黃儉之這時也走進來，說着的時候，聲音也有些不自然；炮聲還兀自響着，不會停息。

「聲尖銳，使每個人的心都抖了一下，那個青姑從頂樓簡直是滾下來了！」

「可了不得了，可了不得了，我看見炮彈飛，差點，差點打上我！」

「不要胡說，又不是晚間，你看得見什麼？——」父親怒冲冲地阻止地，過後又平了點

氣和她說：「好，你搬到樓下去住吧，省得在上邊受氣。」

「我可不搬，我可不搬，我誰誰都上不去！」

她縮在一傍，大聲地咕噥着。

「隨你的便吧，你可不能這樣大驚小怪，弄得人心惶惶，別到這下他發瘋之後，不負我輩的壽

宜：「靜玲和靜純呢？」

「他們一清早就出去了！」

「這些日子還朝外跑什麼？」

「他們好像是募捐去，靜玲也許是到婦女慰勞會去縫點什麼。——」她說着這兩句，又

懇求似地說：「爸爸，他們也都不小了，任他們去吧，他們又都是爲國努力。」

黃臉之不說什麼，他跨到母親的房裏去，靜宜就走到靜純的房裏。

「大姊，大姊，這到底是怎麼回事呢？——」

靜純簡直是哭起來了，她的臉吓得一點血色都沒有，一聽見炮聲，就用兩隻手蒙起臉。

掩。

「不要怕，三妹，沒有什麼事，一會兒大哥他們回來就知道了，——」

她走到她的床邊，輕輕地拍着她的肩膀，藉覺出來她的身子微微發抖，就用手緊緊地攏着她；可是她並沒有能使她鎮靜下來，她自己的身子也好像抖起來了。

炮聲還是不斷地響着。

「姊姊，萬一日本人打進來，你行行好，我是跑不掉的，你先把我的打死的再走，不要讓我落在那股禽獸們的手裏！」

她的淚留下來，她把手緊緊攥住靜宜的手。

「你怎麼想這麼多，沒有那回事，根本日本人也不會打X X，就說真有那麼一天，我也不能丟下你不管，要死，我們也得死在一塊兒！」

靜宜說着的時候，不知不覺地也流淚了，可是她強自忍耐着，裝成很鎮靜的和她說：

「你還是好好躺躺吧，看他們回來說些什麼，我想爸爸總也有個打算，——」

她把她安下去，想抽出手站起來，可是她簡直一點也不放鬆，還是靜玲氣喘着跑回來，她聽着她說：

「不要緊，還遠着呢，在X X一帶，就是上次打仗的地方，不過這次他們運來大炮飛機就是了，還用不着怕，看樣子這戰爭還是打不長！」

她忿忿地，滿臉上不知是汗珠還是淚珠，她把大褂的衣襟圍臉上一抹，就露出她那一對蓄着光的眼睛，她不會哭的，她的眼睛裏正燒着憤怒的火焰。

「好了，三妹，你不用怕了，五妹的話比什麼都可靠，——定，我們一齊到媽的房裏去一趟，爸爸在那裏，方才他還問起你來。——」

「他會說我又跑出去吧？」

「不，爸爸不會說你了，不過他得辨記你，好，我們回頭再看你來。」

當她們走進母親的房裏，就看見母親仍自哭着，看見她們進來，黃儉之就說：

「你看，靜玲回來了，她一定得着真實的消息，——」

「我不信她，她時常哄我，」

「媽，這次我才不哄您，他們還是在那邊打，不會打下去的，我們這邊人還在講和平呢

不會打得長的。」

正在這時候，老王送進一張號外來，靜玲就接着說：

「媽，號外來了，您不信要爸爸唸給您聽，」

黃儉之果然就唸着：

「……敵人不要一切條款，又以大部向我猛攻，我軍亦奮起抵抗，戰事激烈，但和平尚
未絕望，準備於不日停戰之原則下，求得諒解，免致生靈塗炭……」

「他媽……」

黃儉之都氣急了，頓出半句三半句來沒有出口的粗話來，想到在自己的女兒面前，趕緊
又吞住了。

「我真不明白，向日本人要求這話，正如同向盜賊要求慈悲一樣。這可是怎麼說的！」

「我不說麼，這戰爭打不起來，我們這裏是在要求和平呢，人家在十天內，表面是和平，內裏可一點也不放鬆，又是火車又是輪船，運軍隊帶軍火，都運了來，可是我們呢，真是要求做項鐵錘的和平。」

薛玲說這話又，咽了一口唾沫，又接着說：「您還不知道呢，爲了表示真心的和平，街
上的沙袋都取掉了，工事也在拆除，……可惜當初那些熱心工作的老百姓呵！」

「我真不明，他們這樣背天而行可怎麼了！」

「爸爸，天是什麼？」

「天還不就是民意？國家原以民爲本，雖說他們真要把這些奸百姓，全送給日本人？」

我佛佛燒一炷平安香，你們聽，炮聲小下去，我一直在默誦佛號，才感動了神佛，這靈木竟能不信！

二十九

「請珍，盧溝橋的事件，是一個大變遷，可是那好像一個閃電過去了，天上還是一片陰霾！」

「我想得到你們這些天過的是什麼日子，我這裏也是如此。應了第一聲炮火的號召，民衆們都起來了；成立了許多分會，有的人還是摒擋一切，預備爲國從軍；可是過後就消沉了。我們整個的國策還沒有定，還在徬徨之中，其實還有什麼可遲疑的呢，乘我們的敵人還沒有預備好，我們應該立刻動手，不是全存，就是全亡，難道這一次又要蹈一二八上海抗戰的覆轍麼？」

嫩江抗戰的英雄是馬××，現在盧溝橋抗戰的英雄是吉××，S埠人這種崇拜英雄的淺見，也不是好事，其實那些無名英雄更值得我們崇敬，可是現在我們崇敬却無從，我們的憤恨倒有了着落。我不明白北方的民衆怎麼不能有所表示，至少也得殺幾個漢奸，給我們的敵人看看，要他們知道中國人真正的民意！一直到現在，我們熱血的兵士拿頭顱和敵人拚，却聽那些無恥的偽依和敵人週旋，這真是天下的一個大矛盾！我的心煩得很，我簡直寫不下去

了，我急迫地等著你的回信，希望從那裏能看到好消息，關於大局的，還有我們那礦廠的

接到靜茵的信的時候，靜玲的心裏正有一腔發洩不出的憤慨，她立刻就提起筆來寫：

「當我在這裏寫信的時候，炮聲和轟炸聲不停地在我耳邊響着，有時在夜靜時分又隱風，偶而這聽得見機關槍的聲響。可是我一點也不怕，許多人都不怕了，並不是麻木，實在是慣了。」

我們的煩燥，全不是筆墨所能寫得出的，前兩天當着一切障礙物拆除之後，簡直看不出這是戰時景象。照樣買賣，照樣活動，可是人的心可在痛苦之中；可是那些弟兄們就不問，他們沒有從國家得到些什麼，却無條件地把自己的性命交付給國家。是的，在這些人的鐵血的意志之下，我們才不會亡國，在他們的忠勇之下，我們才能趕走我們的敵人。

就說這一兩天的事吧，日本兵大隊開到鐵路線上的一個小站，在那裏原來有我們軍隊的營房，當時我們軍隊的指揮官立刻向上峯請示，你猜我們的長官怎麼說？要那些有血有肉的小伙子無論如何，不准觸犯

這也許是長官的受部下的心吧，可是那些漢子們受不了這些明明知道日本兵已經把營房包

住，明知道軍令不可抵抗，他們一齊朝那個指揮官跪下去了乞求地說：

「請您先砍鬼子的腦袋，過後再請您砍我們的腦袋吧！」

就是這樣子，他們衝出去了，這自然有一番爭戰，他們也許砍到了不少日本兵的腦袋，可是日本人的飛機大炮，就把那個小站給轟平了，自然他們也很少逃得出活命，不過我相信他們死的時候，也是笑着的。

可是那些違官賞人的心，就難以推測了，就是昨天還有一件事，有四十餘載重汽車從蘆溝橋附近的××村運來大批的日本兵，衝到我們的××門，當時就攻城，我們的守軍並沒有完全聽從長官的命令，一面把城外的打退了，就是衝到城裏來的也全加以包圍，變成俘虜，正在這時候，自有那些「中人」又來調停，認為雙方全是誤會，把那些懸中之懸又都放了，可是不久炮聲又響起來，那些被釋放的俘囚又來攻城了。

唉，說起來就是這樣子，你看一個人怎麼忍受呢？而且近來鬼子的飛機不斷地在頭上旋，這使我們的精神受到多麼大的威脅呢？我又想起來汪××的話，他們彷彿很有決心在說：「人與地俱成灰燼，使外人一無所得！」可是為什麼不派兵來？為什麼不立刻全國動員？為什麼不立刻對日宣戰？凡屬積極的事都不做，却消極地要我們和這城市化成灰燼？是無論如

何是不能使我們心服，也不能使我們甘心的。

那些在高位的人們，自從事變發生以來即努力和平，一共有二十天的樣子，到底那條和平之路不會走通，從日本飛機上還飛下來這樣的傳單：「脫離兇狠的××軍，斷絕他們後方，是華北老百姓們一致的希望，并且最低限度的義務。」

這樣，那些被人打了迎面巴掌的長官也不得不表明自己的態度了，他發表那通電報，把自從七月七日以來的事故加以說明，於是在這最後他才聲明要盡力防禦爲了我們的國家，這也許是一個好轉機；可是已經到了這種地步，我想他也無能爲力了。

民眾卻是很可愛的，只要他說話，人民就供獻自己的財力。第一件：撤去的沙袋又得裝起來了，一時沒有那麼許多沙土，就把垃圾裝在麻袋來，士兵換裝或警裝，他們安然地站在那裏，而民們安然地和他們談笑，好像老朋友一樣，我想如果宋××有那個決心人與城真的只好俱亡了：一同去奔赴死的人，自然很容易成爲好朋友，是不是？

不過，我想他們不會有那麼堅決。

民眾却真是可愛的，他們守在許多路口，等候換防回來的弟兄們，暑藥，西瓜，我們許多學生們在唱歌，有時候替他們打水洗臉。他們的臉上和他們的身上，全是泥土；當我們幫

忙他們的時候，他們怪不好意思地躲着，終於很老實地笑了，漸漸地他們就說起來：

「唉，俺們哪裏還想得到會回得來？一連人只剩下三個，鬼子的炮火真兇，飛機文時時來下蛋，把地都打翻了，何況人？我們誰都看不見誰，就是一片黃塵，我們只聽見自己弟兄的呼號，唉，我們就是差飛機大炮，一點也挨不上鬼子的邊。只要碰得上，他媽的，要不一刀砍兩個都是不好碰。」

他的話不錯，他們真是不容易生還，打死的不用說，輕傷的爬回來就差不多了。重傷的就躺在那裏，日晒雨淋，虫咬狗嚼，餓死渴死，或是把血流盡死了，我這就想起來，我們那些學醫的人，難道他們只能躲在診療室裏大天過着舒服的日子麼？

我呢，我真着急，我想用力，可不知道該用到哪裏好了。親愛的黃姊，讓我們在戰鬥中相見吧！」

第二天早晨，飛機的聲音把人們從睡夢中喚醒，靜玲高興地跳起來，心裏想着：

「好了，我們的飛機到了！」

她趕緊披上衣服跑到外邊去看，在佈滿陰雲的天空上，正是兩架旭日徽的飛機在低空飛翔，她厭惡地朝地上吐了一口口水。

當她再抬起頭來，正看到那飛機的後邊冒出一股白烟，她的心裏正在想，他們來放毒了。那白烟却漸漸地成無數的小白點，飄飄地向地面上落下來。恰巧有一張落在牆角那裏，她就跑過去揀起來看到那原來是一張署名「華北救國會」的傳單，在那上面，照例又應酬他們那一貫的挑撥離間，又是說日本完全沒有侵略領土的野心，又說政府冷淡了華北，又說××軍完全沒有戰鬥力，又說華北人民應該趕緊起來自治。

她看倦了，氣憤地把它撕成更小的碎片紛紛落到地上，正在掃院子的老王，過來拾起那幾紙片就搭訕着和她說：

「五小姐您看這時局要落到怎麼一個份上？」

這問詞雖然很簡單，也很難答復，她不知道要怎麼回答他才好，她不忍心騙他那麼老做虧欠。

「不要緊吧，不是昨天有了通電，那就得好好打一陣了。」

「可說萬一這裏守不住怎麼辦？」

「那那，我想不會，——」

「我也這麼想，昨天門口拉車的老胡說，咱們的兵可真成，日本兵看見就處不動，像老鼠見了貓似地，咱們的老總就要他們朝東跪下，一刀削下了五個腦袋！——」

「有那麼快的刀？」

「可不是說麼，我說『我不信，』他就說『哪個兒子撒謊，磨剪子的老江親自和我說的』老江還和他說那些把刀都是他開的口。」

「那怪不得，不是他的手藝好，就是他的嘴好，——」

雨落起來了，炮聲又響起來，很像喫力地鑽過那緊密的雨腳，機關槍聲却也很靈巧地透過來，它好像一點阻礙也沒有。

她走到屋子裏，覺得出玻璃窗都震得打抖，老王也跟在她的後邊走進來。

「五小姐，您聽這是哪方的聲音？我耳朵背，就聽見隆隆隆隆的。」

「我，我也聽不出，多得很，有遠有近。——」

「那就怪了，我怎麼還覺得地動呢？」

「那怕是炮彈和炸彈震的——」

「五小姐，咱們不逃難麼！」

老玉又低低地湊到她近前說。

「逃到哪裏去？都鎖住了，一步也走不開，——不過也不要緊。」

「那就好，那就好，鬼子沒有人性，別又像那年八國聯軍進北京，那可真是活該百姓遭

殃！」

靜玲說過後，她又走上樓去，這時候，人們差不多都起來了，母親正在鬱鬱似地說。

「唉，這麼大的禍，打仗的兵們怎麼受，真是收人的年月。」

到中午，一片號外聲把雨聲都攪亂了，孩子們不顧雨水會淋進去，張着大嘴在叫。

「聽號外呵！——瞧××軍克服××的號外，——」

跟着老王就拿着那張號外進來了，人們都聚到母親的房裏，聽大了眼睛只爲看那幾個字寫

字畫的標題——紙的新聞。

「好了好了，這一下子日本人丟了根據地，××就平安了！」

麗玲興奮地叫着，母親接着就念了一聲佛號。

「阿彌陀佛，那就好了。」

「媽，您打開收音機，聽聽裏邊說些什麼。」

「真是我這一向都不打開它，我都怕聽，唉，難得有這麼好的消息。」

母親一面旋着一面說，從空中真就傳出來這樣的聲音：

「本台謹訊，××及××已經克復，」

「您聽，××也克復了！」

「這下子日本人更沒有辦法，他們只得退兵了，退不及還得被中國兵消滅，」

父親聽着他那聲調，他不想什麼，只是微笑着，麗玲早已跑着把這個好消息告訴

在床上的母親去了。

正在這時候，遠處地來着靜玲，他是特意來告訴她日本人已經打過××，那邊正是軍官

訓練團的駐在地。

「那兩大鐘怎麼發了？」

「我不知道，我就知道那邊打的很厲害，方才的爆炸聲音，好像就在那方。」

「不是說我們各處都打了勝仗的麼？」

「那誰知道，我也有點摸不清，走，你跟我到街上去看看好不好？」

「我怕我爸爸不答應。」

「你去問問，我在這里等你。」

「好，我去問問看！」

她去了一下之後，又帶着笑臉回來了，後邊還跟着靜純。

「你記得吧，這是我大哥，——這是我的同學趙剛。」

「我好停在哪里見過，」

「走，我們去吧。」

他們三個走進到街上，雨還在下，可是他們的心是熾熱的，每聽見炮聲就好像在行似地個着耳朵試探它的方向。

街上的人也在笑着，開了許多日子門的店舖，這時又把幌子掛出來，樹旁蘇和救護隊

聽了這話，那軍官仍自往空中翱翔着。

人們才不忙，雖然沒有高射炮却用那空拳向着天空做勢。

在××大營，遇見兩個空手的兵，他們的一身都是泥水，露玲就很興奮地迎上去說：

「同志，你們從那裏回來的，」

「××，——」

「呵，××，有個姓同的你認識不認識？」

「你先生是說軍官團的吧？」

「不錯，就是軍官團的，——」

「那我不知道，我們是增援的部隊，」

「你們打得怎麼樣？」

他先搖了搖頭，然後才說：

「不成，上去就打散了，連珠的機關槍打得個密實，幹什麼都來不及。」

「他們軍官團呢？」

「那不知道，怕不會有好結果。」

薄薄的心裏一沉，想：這一下向大錢可完了。

除了私人的關懷之外，也想到整個的戰局，就說傍的都不是事實，儘管看着那些感激的市民們，他們也打不起一點精神來，雨還是下着，他們乘着雨回來，趙剛又回到學校去，蓋分開的時候趙剛說：

「有什麼消息常通着點，要是向大鐘的信息更得告訴我，不管好壞！」

靜玲點着頭，最後和他說：

「學校住着不方便，可以住到我的家裏來。」

到晚間，隨着深沉的夜色，槍炮的聲音也寂靜下去了。整個的城都像死了一樣；到第二天早晨，當大地甦醒過來的時節，這個城還死沉沉的睡着，沒有人聲，沒有市聲，更沒有槍聲，天板着那死沉沉的臉向下望着，人們也仰着那沒有表情的臉望着天。

靜玲早晨又跑起來等號外的時候，老王就悄悄地和她說：

「五小姐，可不好了，XXX軍全退了。」

「沒有那回事！誰跟你說的？」

「掃街的人情早來說的，他說是漢奸賣了國了，宋XXX連夜跑了，XXX寫的全體附敵

「我不信，我偏不信！」

靜玲動動地搖着頭。

「您不信就到這街口去看看，一眼就明白，可是您別走遠，看一眼就回來，否則這個責任我可擔不起。」

「好，我去看看就回來。」

她偷偷地溜到街口，伸出頭去望着。街上簡直沒有行人，摘下了帽徽的警察指揮工務局的卡車拆除工事。——正好把那些沙包填平了坦克車的陷坑。沒有兵了，可是破爛的軍帽和軍服，擗倒有的是，每一家都還關着門，這個城彷彿從此就鎖住長眠似的。

她看過這一眼就走回來，正趕上那個報差送報來，在極重要的地位上印着這幾個字的大標題：

「時局急轉直下，宋××長離×赴保，×××代理委員長職務……」
那麼倔強的孩子，也忍不住嘴一撇，眼淚盈眶着鼻翼的兩條紋路淌下來。

三十一

「××簡直變成一個死城了！——」

靜玲就這樣起始她的信，她又忍不住流淚了，這三天的日子像過了三年，一分一秒都是提心吊阻地過去，一切的希望也都沒有影子。

「——你知道我是頂不愛哭的了，現在我倒變成終日以淚洗面了，你相信麼，我寫着這封信的時候，我一面還在流淚呢！」

「這幾天，死一般的日子够使人的精神和身體受折騰的了，我們是一城的死囚，既不能進，又不能退，只在這裏等候敵人的宰割，我們將有什麼樣的命運，如今我一點也猜不到。」

「我從來沒有受過這種刺激，也許我更不能應付環境了，我竟變成好哭的孫子，是我爲着在這個城裏的千千萬萬居民哭，我爲我們的國家哭，可是更使我想起來就難過的，還是那些爲國而戰的士兵。」

現時的××，完全落在無人治理的情況下，說也怪，還是那麼非存條的，這就是我們這些苦命的人，他何只是一個馴順的羔羊，靜臥在那裏在等候那個拿着尖刀的屠夫。

可憐那些傷兵們，他們掛了彩，回來好不容易鑽進這個城門樓子，就看到這個景物全非的局面，他們破口大罵，可是還不得不趕緊脫下那套制服把槍丟在路邊，換上便衣，從此就在街頭過着乞討的生活。難道尊敬這些衛國衛民的勇士們？難道會高高地把他們舉在頭上，從此他們的命運不過，走着那些行路人的脚底而已。

當×××軍撤退了的那一天傍晚，忽然又聽到一陣沉重的槍炮聲，當時大家都還以為敵們的人打回來了，失去的歡快又爬到我們的臉上，到後來我們才知那是反正過來的保安隊，以為到××來可以和×××軍會合，誰想到來到了城根，倒冷不防受了日本兵的一陣攻擊，檔們就帶着俘虜朝西下去了。

關於這件事，我想你那裏一定也有着詳細的記載吧？有人還說到人道的問題，可是，試舉一想，我們的敵人什麼時候和我們講過人道？而且這幾年來身受的苦痛把他們的靈魂都壓扁了，一朝得着復仇的機會，他們自己也不能做自己的主宰了。至於說到婦孺，我們的孩子和女人，不知道有多少直接間接地死在日本人的手裏了。

可是當他們完成了這工作，撲向自己人這一面，想不到却受了日本人的無情的射擊；那情緒是可以猜想得到的，該怎樣一個向着母親懷裏撲去的一個孩子不提防却撲了一個空！

在城裏亂刺不斷地奔流着。沐猴稱冠的新貴用那不知羞恥的嘴這樣說着：「兄弟這二年來革命就是爲打倒政府，不爲別的，說我是漢奸，我就是漢奸，說我是賣國賊，我就是賣國賊！」他要警察收繳軍械過後，又連同警察的土槍一并送給日本人，這些天警察們又用那極平短不長的哭喪棒了。

那個跑到××的宋××發表書面談話：「本人近來因火氣上升，耳鳴咳嗽，不認與大家面談……」還有一個蔣官也說自己在吐血，這倒真應了「清夫」這兩個字的評語。

日本兵雖然還沒有進來，他們的司令官的佈告早已張貼出來了，我知道他們遲早還是要進城的，——

那些負責治安之責的警察們已經在準備了「家家傳價，與大家把礙眼的東西收一下，說是怕日本兵進城會挨戶檢查。」

親愛的蘋姊，我就是不相信，××就這樣落在蔣人的手裏了。

她才寫完這封信，忽然有一個生人推開門進來了，她極其驚訝的站起來，那個人立刻把眼上的墨晶眼鏡摘下去，她才看出來是李大岳。

「舅舅，你怎麼來了？」

姆英麗跑到他的跟前，抓住他的手，很關切地又說：

「你在這裏很危險，萬一被他們抓去，——」

「就是因爲這裏太危險，我才來的。」

他微笑着回答，他的精神倒很好，皮膚黑了點，顯得比從前更健康。

「舅舅，你什麼時候來的？」

「我來到，末去這門就先來看你，——」

「你還想在這裏常住下去麼？」

「不，當然不，三兩天我就要走，我打算帶走一批學生。」

「你帶到什麼地方去？」

「不，就是西郊的××山上，——」

「到那裏做什麼？」

「準備教我游擊，」

「舅舅，我也去好不好？」

「你聽得看你的父親的意見怎麼樣。」

「想還沒有看見我爸爸吧？」

「我方才不是告訴過你了麼，我才進來。」

「噢，我忘記了，你告訴我，你這半年多的日子怎麼過的？」

「我不用告訴你，如果你跟我走，早晚你就會經歷的，那時候你自己告訴我你自己吧！」

正在這時候，老王又進來和她說：

「五小姐，外邊有一個穿破爛的要見您。」

「好，好，我先到上邊去看看。」

李大岳說着先出去了，靜玲却有點莫名其妙，她反問老王一句：

「你讓他進來沒有？」

「您這是怎麼說的，這樣的年月我會隨便讓人進來，我自自然然個在外邊等，我連飯都沒

有看過他，我是隔着門縫看的。」

「那麼我也先隔着門縫看看是什麼人再說。」

「那也好，那也好！」

她趕到大門那裏，找到門縫一看，她立刻就把門打開了，高興地罵道：

「同大爺，想不到是你，快點進來。」

她和他拉手，原來他的魁梧的身材，顯得瘦下去了，他不但穿的破，臉上也全是污泥。

「你還是怎麼回事？」

「我討飯回來的，——我就是一個叫化子。」

「前些天，我們還鬥一個弟兄，他說他是××來的，跟我像個和他連錢子也不碰錢子，不過他可知道你們的損失很大。」

「不用提了，三十人只滾出來三四百個，這一個可真够我受的。」

「回頭再談，快進去吧，你也得先洗洗臉，換換衣服，我想我大哥的你穿得着——」

「我不要長衣服，我就穿短的好了。」

「也真巧，我的么裏也才來。」

「啊，他也回來了？」

「可不是，不過他三兩天還走。」

「我跟他去，反正我這一條命是白檢的了，我還總得好好和鬼子拚！」

「好，好，我回頭再談，我告訴他們給你預備水，我到上邊給你拿衣服去。」

音韻才走上樓去，父親就叫住她：

「靜玲，你來，我有話跟你說。」

聽了她的話，就走到母親的房裏，原來除開靜玲，大家都在那房裏。

「你和你公裏說過要去打游擊，是不是？」

靜玲沒有說話，只是點點頭。

母親又囑咐不住地說：

「怎麼了？玲兒，你怎麼也要離開媽媽？」

可是母親的話，卻被父親攔住，他就說：

「她走開也是正理；青年人，將來總要出事情，還不如早走開爲妙，不過，我不贊成。」

去打游擊。」

「爸爲什麼？」

「因爲你是一個女孩子。」

「因為我爲什麼沒有辦法去游擊？」

「我要和我辯論，我就這麼辦。」

「即使我是一個男孩子呢？」

「那我決不原諒你。」

「那麼，爸爸，我倒願意跟公舅去。」

這是靜純接過去低沈地說。

「怎麼你也要走？」

「母親要將兩隻傷寒的太陽睛閃。」

「雖然我是要走，我還是站在公舅的陣，再要當也沒有了！」

黃傑之沒有話說，他又不問了。

「你有那決心去麼？」

「我有。」

「好，那辦法就是，你們都走了也好，省得我多損一份心，現在這我也摸不清日本人的動向了。」

「他們都要走呀？那我們……」

湯碗說着哭起來了，黃儉之彷彿看開了些的，解勸着她：

「在這混亂局面之下，他們走，倒是一條活路。」

「那我們呢，我們就在這裏等死嗎？」

「我們不要緊，這兩天出來的這都是舊人，就是有個什麼風吹草動，處境也還有個關照。靜婉跟着他么舅，沒有錯，一年半載就可以回來，玲姑見到商姑兒，那還去吧？兩夜關照，商姑兒也就餓幹，難爲她這麼幾年。」

說到這裏的時候，他的眼睛裏也閃着淚光，可是他嘆了頓，把這話轉成極輕極淡，說：

「爸爸不是不明白世事的人，到時候總得放開你們，這份口國被與河在吳淞處，我們都留在家裏幹什麼？從此你們一個個都是國家的孩子了。」

大家靜坐，靜宜也低下頭去垂淚，不知暮的育兒去，要與方人在笑。就陸地……

「好，我們再不談，不用讓先生訴我一輩，給你們準備，那一陣方便，你們第一陣走。」

「唉，我可怎麼走，我到現在還不能站起來，我是一定要死在這裏了。」

「不會，三姊，你不能這麼想，路不只一條，我這一走也說不定怎麼樣。你看現在還沒
有通車，通了車又不知道是怎麼一份情形？聽說××也被日本兵封鎖了，如果不能通過，那
又怎麼能上輪船，反正我們青年人有一個高遠的目標，誰知道能不能達到？只要盡了自己的
力，也就是了。」

「你看，我運力也不能盡。」

「兩三個月後你能好了，那時候我們說不定在江南見面，手拉手向前跑！」好三姊
，你休息一下，我還得到下邊去。」

「公舅回來了！」

「是，另外還有我的一個同學，——」

說到這裏，她心中一想：「糟了，還沒有給他到大哥那裏要衣服！」她就趕緊離開靜婉
的房，走到靜婉那裏去。青兒正爬在他的膝頭上，他的面前就是青芬的相片。看見她進去，
他就把臉轉過來。

「大哥，你給我幾件舊衣服好不好？」

「是偷竊？」

「不，我的那個同學，他才從××跑回來，那身衣服簡直不能穿了。」

「他在那裏？」

「就在我們樓中，我留他住在這裏，他也準備和久舅去打游藝。」

「好，學學，我會回給他拿下去吧。」

「再候回廳，他已經等了好半天。」

為她說完就又走開去，正碰在靜其走過來，就和她說：

「哦，正碰你來，去，爸爸說一切都不再緊張，怕萬一那警用人生歹心害了你們不好，連

累了家地不好，把，靈兒他們也讓他們說，要注意，千萬可注意！」

「是，我知道，我就要到下邊去，——」

又碰她一邊聽着，一邊走去，她生怕大爺又留住她說些什麼，她自己知道她的心已經像一片
在秋風中飄絮的葉子了。

當着她走到樓下，從那沒有關緊的門正聽見向大爺洪亮的聲音，她輕輕地拉開門，又
把門關好，就來到李大爺正坐在那裏靜心地聽着，她也檢一個座位坐下去，向大爺光着上

，正在櫃子裏翻，滿嘴着滋味星地說着：

「幹！那可怪了，打了四小時，誰都找不到誰了，他媽的鬼子也看不見我們，我們也看不見他們，就是蹲在高梁地裏亂放槍。我們的工事築不住鬼子的幾炮就給打爛了，要不是跑得快早給給埋在窪窪裏……我們那個維隊長，還找不到家。他還吹鑼合拍，這可把我氣急了。」

「我自己一邊跑一邊罵：『這鬼崽子，這陣還吹哨，怕日本人找不着呵！』……等我跑到他跟前，頂着他的屁股就是一腳。……他一跳，就把他媽的那個寶貝哨給丟了，他回過頭來一看是我，他就咆哮起來：『向大爺，你冒犯官長！』……我沒有好話說，我只是破口大罵：『你還吹雜哨，日本人正找不着我們，——』我提醒了他一半，可是他還覺得滿有理的，指着他身邊的一架廢機關槍，向我說：『我不叫人怎麼辦，這架機關槍，……我的氣』

「來，就把那架槍抱起來，這裏還是罵：『這他媽的算個鳥！你拿子彈，我們兩個拿。』……我們兩個才走了幾步；鬼子的機關槍就朝這邊掃過來了。我們趕緊換了一個方向，跑幾步，臥到那田埂子裏。……那時候我真想再揍他兩拳，因為這都是他招來的禍，可是我一看他，他的臉發白，帽子都紅了。……我當他沒有極，給吓壞了，我小聲地說：『不要怕，隊長，等過這陣咱們再跑，我們找一個合適的地方得好好跟他們幹一氣！』又說，你的帽子上

那裏來的血？」……他一聽見我的話，自己一摸，臉就更白了，叫着：「我掛彩了……」
差一下子，我可麻煩了，子彈又得我背上不算，還鎗上他這麼一個大漢子要我架着走，……
有時候我可真急了，他又走不動蹲在那裏，我就想：「算了吧，他媽的，反正也逃不出去了，我先騰幾個再說。」我就一個人把住那個機關鎗幹了一陣，倒是我們那個隊長比我拼命，他說：「不要打了，引來鬼子的機關鎗，我們兩個怕不成兩個大馬蜂窠？」這我可沒有聽他的，可是鬼子也沒有發現我們，鬼子的飛機還不斷地在頭上轉……我可真不明白怎麼滾出來的，我想九成九是完了，日本人還不包得嚴……我們的隊長也又淌汗又流淚說他完了……那可巧我們摸到一個老百姓的家，只有一個老頭子蹲在白菜窩裏，我把那個隊長拉下去，我呢，我就披上他給我的那一身襖褂，順着他指給我的路連夜跑，跑了一夜今天清早趕到X門，我就變成難民混進城來了。」

向大鐘說完了，用手把他的臉一抹，吐出一口白沫來。李大岳靜心地聽着過了一會，就與他同：

「你們的X教育長怎麼犧牲的？」

「那真可惜，我雖沒有看見，告訴我的人可親眼看見的，平常他就是跟我們一羣募士兵

的服裝，出事的那一天，也不知道怎麼一陣心血來潮，他把衣服換了，又是高筒皮鞋，又是帶揮刀，還騎了一匹又高又大的馬，那還用說，勳比誰都高了一六頭，被日本兵發現，就是一擰機關槍，他連一聲也沒喊出來，就連人帶馬栽到高梁地裏去了，真可惜，他很有有一番人又好，全圍的人沒有不對他好的。」

「那個趙××呢？」

「他本來不在我們那裏，他在×縣打了一個勝仗，聽說我們這裏出事了，他就趕着到這兒來。他來得很急，我想他一定知道我們那兒沒有見過險勢的，他在路上就被鬼子的飛機追上了，緊跟着投彈，先就把他嚇得昏了，可是他也不含糊，照樣騎着汽車開來，後來又接連中人和鬼子打了一場，把鬼子中隊的軍人！誰像×××，竟跑到日本軍官面前，說他『不來』？」

「不要這般說，也許……要別的關係，我是一個軍人，我總不相信軍人也會像政客那樣『滑』。」

「向大鐘」眼看見謝玲就和她說：

「怎麼你給我借的衣服呢？」

「呀，我大哥一下就送來。」

「我還等着衣服要出去。」

「你到哪裏去？」

「我去看趙剛，——」

「喫過中飯再去吧，還得早點回來，保不定哪一陣就要戒嚴。」

「我知道，要是戒嚴之後我還沒有回來，那我不是讓他們給關進去，就是留在趙剛那裏。」

「好，我也知道了。」

三十三

李大岳他們走的時候，沒有一個人知道，只是早晨起來的時候不再見了，靜純和向大德也不見了，靜玲還知道，趙爾方亦曾也隨他們走的。

可見到靜玲要離開的時候，她幾乎被一家人的眼淚給絆住了，母親雖然她忌避行人要上路時家人的眼淚，可是這一次她連自己也擱不住了，她不斷地抹着眼淚，她的嘴裏一直重複着：

「唉，我的孩子，咱們哪一年纔能再見呵！」

善姑簡直尖着嗓子號叫，父親用手絹擦乾了眼淚譴責她說：

「你這是怎麼回事呀，萬一被外邊人聽見怎麼算？」

「哭，還有假的麼？——」善姑把臉一沉就收住了淚，「生離死別本來是難受的，又是這樣的年月，誰知道路上遇得上什麼呀！」

「你這是怎麼說話？」

父親聽不慣，就不高興地和她說。

「好，我不會說話，我就是回我的書上去，我知道我不合別人的眼，可惜金子沒有眼睛，要不早就打死我，順了別人的心。」

苦惱過後一躲一躲地跑上傳去了，到始終沒有說話，父親表示很滿意向她說。

「多混會就是這樣子，多看多聽多學，不要在人面前逞強……」

靜宜只是一邊流淚一邊爲她整理衣物，她仔仔細細檢了一次，又要她自己看過一次，生怕有什麼不妥，靜宜又看了一遍，在一個衣袋裏她找出一張捐款收條，她就說：

「真話，要是被日本人搜出來，可有麻煩，那他們一定會存在抗：份子。」

「我想他們也不會查得這麼細……」

「可別這麼說，你一定得小心，出了事一家人可怎麼辦？」

「路上你小心就是了，萬一出了一點事，你就提條××條××的趕朋友，我想爲了我的兒女，我也只得和那個喪心的漢子實一實了。」

「我記得，爸爸，我知道小心的。」

可是當她去親親她告別的時候，她又緊緊抓住她的手，她是邊哭邊說：

「好妹妹，你就是這樣離開我了麼？你就是這樣離開了我麼！」

那玲越顯越笑着，她不知道說什麼才好，她只得勸她好好養病，過後不久大家都會相見了。

「我的情形可不同，一來是我的病，二來是丁××的情形；也許她是無恙的，可是我早已癱到池上了！」

「三姨：你爲什麼要說這些話；你應該要強健起來！」

「是，我知道；如果我不死的話，我會和他們走同樣的路！」

「好，我等着你；我等着你，——」

靜玲就這樣，離開了流着淚的一家人。當着她在車上的時候，她自己真哭起來了，她還想像從前似地抓起衣襟來擦，低頭看着那華貴的衣料她又忍不住把兩隻手背在眼睛上抹着。她的心有一下倏地落在她那可愛的法國圍的上頭，自己卻覺得有一點不好意思，她就趕緊忘了它。

那正是大清早，星星還掛在天邊，街是靜悄悄的，只有車夫的脚步和跟他上站的老王的咳嗽。遠遠聽到車站了，它也是靜靜地躺在那裏，可是當她走到近前，才看見它是被旅客和行李給擠住了。

把行李擺在站口張望，左右看那個約好了的李明方是否已經到了，她想也許她會看不出她來，那是父親的主意，不許她平日的裝扮，要她打扮成一個十足的闊小姐，甚至於她的頭髮也捲起來，一縷一縷地打着圈兒。

正當她看着的時候，去買票的老王氣喘喘地來到她的近前，哭喪着脸說

「五小姐，我等了半天也沒有擠進去，人多差哪，像銅牆鐵壁一般！」

「好，你看着行李我自己去買。」

她從老王的手裏把錢接過來，就跑到票房的前邊，她簡直看不見窗口，無聲壓的會是人。

「糟了，」她心裏想，「今天要走不成了！」

正當她不知道該怎麼辦才好的時候，一個工人模樣的人輕輕地和她說：

「小姐要票麼？」

「要，要」

「要幾張？」

「一張，一張就成。」

「我這有一票給您呢。」

他將一張票送到她的手裏，那是頭等票，她就將一張十元的鈔票給了牠，他又輕輕這着謝走了。

她走到站口，揮着手，把老王呼過來。老王就將一隻衣箱放在肩上，一隻提在手裏，與塞還在咕噥着：

「還是五小姐成，有辦法，我連票房也沒有看見！」

車路裏，列車無言地馳着，凡是買到車票的人都用極匆忙的腳步，趕着上了車，老王把牠送上車去，箱子放好，才必恭必敬地站在那裏說：

「五小姐，您還有什麼話吩咐沒有？」

「沒有，沒有，回去告訴老爺太太和大小姐，就說一切都好讓他們放心。」

「您什麼時候回來？」

「我——」她接不下去了，順手從錢袋裏取出兩塊錢送給他，「這是給你的，留着買烟抽。」

「我哪能要五小姐的錢！我只盼您快點回來，好再侍候你幾年！日子長了，我，我可就顧不上了！」

「別說這個話，把錢拿去，等我回來有錢了再多多賞你。」

「好，那，那我就好了。」

老生伸出他那粗糙的顫抖的手，把錢接過去之後，給她鞠一個大躬。可是當他抬起頭來再看她的時候，他那兩隻火眼變成水汪汪的了。

她不論什麼，把情感和言語都噎在喉嚨那里，她望着他那綉綉移動着的背影蠕蠕地朝車站的出口行去。一直到她什麼也望不見的時候，她才坐到座位上。這一陣她才感覺到被家人丟開了那惡毒哀，她低下頭。

汽笛低沉地叫着，車開始蠕動起來，她把臉貼向車窗，望着那晨曦籠罩着的大好的城頭，在那面一方日章的旗子無恥地招展着。

三十四

迅速行駛的列車把一切都丟在後面：城池，房屋，樹木，小河，掩在車箱裏的靜謐，把車輪碾打着鐵軌的有規律的聲音，都幻成不屈伏的叫喊。眼前的景物飛一般地倒騰下去。

她忽然記起了李明方，她就站起來想到前邊的車箱去看。才站在過道那裏，就聽到前頭一節車箱裏裝滿了的箱子一樣，無論如何也下不去腳。她又頹然地坐到座站上，茫然地想着：

「這可怎麼辦呢？她又該看來，到××住到什麼地方去？再說要是遇到盤查我也不能說是他的影跡了，我也不能說是到她的家——」

當她被這些煩亂的問題所擾的時候，車轟然地進了站。月台上約木牌寫着××門三個大字，在道裏她看見那兇眉惡眼的日本兵偵崗，端着上了刺刀的槍。稍遠的地方有一架機關槍，也是朝着這個方向。在車邊，有兩個軍官模樣的人，顧着列車把他那長着雜亂的鬍子的臉朝每一個窗口張望一下。過了許多的時候，這列車才繼續行駛。

沒有幾十分鐘，又停住了，那是××。車上的人低低地說，誰能橫過這裏不處，她就

把眼睛極目地望出去，可是她看到的只是那無邊的土地，她的眼得不着一個角落。而且在這裏她也看不到那咆哮的永定河。

在X×列車停了更久的時候，從另外鐵軌上飛馳駛過去的都是那些裝滿了日本兵和軍火的車，在這裏，曾經有過激烈的戰鬥，在報上說起來是早已化爲平地，她所看到的雖然不是溜平的地面却也找不到一個完整的屋子。半截牆和一堆瓦礫，還有燒焦了的樑柱，狗在那上面嗅着，隨即失望地走開了。

在樹林前面的草地上。成羣的戰馬在嚼着草，它有時也像得意似地仰起頭來嘶鳴，在樹林傍的小河裏日本兵赤裸着身子在游泳，他們那粗獷的笑聲把林中的鳥鷺得在空中盤旋。

她的心像被絞着似地疼痛，她盼望車能即刻開駛，可是因爲這個車站上的員工已經不見了，執行管理的是日本兵，所以他儘是把那些兵車放行，却把他們這列車給停在這裏。

她只得裝成睡着了的樣子把眼睛閉起來，一直到車又開始駛行，她才又睜開了眼睛。

原來只需要一小時半的行車時刻，如今却用了十一小時，當着火車快要到X×的時候，已經是暮色四沉了。

車漸漸慢下來，也經過一番激戰的X×市區，眼睛只看到廢墟，夕陽裏染血的旗子在

灰燼的蒼茫中飄飛，短促的不與人喜的號音在空中激蕩着。

「到××了！」

人聲在空中激蕩着。

「到××了！」

有人這麼說着，各自都有了一番戒心，早就知道這是從××出來的人們一道難關。每個人都像深思似地想潛。

車終於停下來了，人們又從那一長行的列車裏涌出來，寫在那照着淡綠色燈光的月台上。她隨着人們走下來，一個腳夫拿了她的行篋才在走動時節，突然覺出來有一個手輕輕地拍拍她，她的心一沉，回過頭去，才像一塊石頭落了地。

「李明方，原來是你，我還當你不會來了呢。」

「你坐在那裏，我就沒有看見！」

「我也沒有看見你，我還想到找你，可是連看都看不過去，不用說走了。」

「我買的二等，可是擠在三等裏，好不容易，真難爲這一路！」

李明方長長吐了一口氣。

「一路上都三就心，我想你沒有來可怎麼辦！我坐的是頭等，單的那票。」

「連車票也有賣飛的，真想不到，一塊錢就買去住幾天吧。」

「看吧，我還要趕路。」

這時，她們已經隨了人的流走近柵門了。在柵門的外邊，有兩排日本兵，在那後邊還有幾個便衣的日本人和中國人。他們用那冒着兇險的眼瞜在每個人的臉上掃着，隨時有不顧他們眼的，就給拉到行列外面去。李賜方看了黃靜玲一眼，她們兩個就像姊妹般地走着。走在她們前頭的是一個商人模樣的旅客，不知道那個日本人怎麼看上了他，一把抓住他，他的臉立刻就吓得雪白，那張嘴簡直說不出一句話來。

「我，我，我，……」

她們全被這情景抓住了，停住脚步呆呆地看着，可是一張手把黃靜玲一拉，同時還有那粗暴的聲音在叫：

「看什麼，還不快點走！」

她們吃了一跳，走過去才回頭看，原來就是那個幫助日本人才檢查的中國人，他乘着那個日本人和那個乘客打麻煩的時候，用他的手不斷地推着拉着：

「走走，快點走，他媽的，再不快點老子要打人。」

他三舉起拳頭來，並沒有落下去，那裏面穿風的趕着趕福蘭的羊羣，迅速地鑽出來。

她們站在那裏看了一下，才滿懷感觸地移動她們的腳步，她們的心裏不斷地說着：

「中國不會亡，中國還不會亡！」

走出車站，天已經黑下來了。兩傍的街屋也是一片瓦礫，黑漆漆地鋪在那裏，只有那十分亮的街燈，照着那條冷靜的街。

黃靜玲蹣跚地隨着李明方走。她自己這方向右辨不出，可是她知道李明方一定很熟習因為她的家在這裏。

還沒有走多遠，就到了一座大橋頭，在河的那邊燈火，照得輝煌地照着；可是這邊却是死一般的黑暗。在橋頭，穿制服的巡捕大聲叫着。

「快走呵，快走呵，就要拉橋了！」

於是那些可憐的羔羊，又爭先恐後地鑽過去，過了橋，那些沒有地方可去的人就把行李擱在路邊，身子坐上去；可是她們被巡捕攔住，不能過橋。

人照樣地走着，巡捕是心裏高興，巡捕是心裏高興，巡捕是心裏高興，巡捕是心裏高興。巡捕

用木棒沒頭沒腦地打着車夫，汽車和電車擦着在街上奔跑，把那個交通巡捕忙得只是流汗；可是當他舉起手勢來還一點也不含糊。

「這就是租界！」

三十五

黃儉之想幾天都成夜睡不著，天一亮，他就爬起來了，穿好衣服，一個人背着手在院子裏轉。

全城都還是寂靜的，他的這座屋子也是寂靜的，一想到諾大的一座樓，只住了五個半人，他就不得不搖著頭：

「完了，完了，一個個都散了，還有什麼運氣，想不到老了的時候倒要做亡國的人民！」他轉了一圈又是一圈，時時望著那深掩着的窗門，和那變得發了變的黑色，他的心全被不愉快給壓住了。

當他正走到大門那裏，忽然有拍門的聲音，跟着從門縫裏送進一封電報來，老王把電報送給他，就回到門房把收條打了圖章又送出去。

「好了，好了，淨玲到了××！」

他簡直是說給自己聽，接著又說：

「還可真是好團圓！」

「您說，您這五小姐平安到了麼？」

「還沒有到，不過，她原……」

他一聲不響，一蹙蹙地走進去，他告訴那幾個消息告訴那些還在睡的人，大家果然都很高

興，母親又愉快地說：

「我早說對了罷，只要知道小五到了天津，我們全家持一天齋。」

「好，好，聽聽你吧，在這個艱苦的年月，我們還求些什麼？還不是求個平安？我就知道今天日子好，才起來喜鵲迎面叫了三聲，我猜就要有喜信，果然不出我所料，這個大喜信來了。」

「可以歸納，從走了以後也沒有消息！」

母親很親切地說着。

「他怕什麼，他是一個男子漢，再說又有大岳，一點事也不會有，——去，去，阿梅，告訴下邊，今天真好，怕晚了他們又都預備好了。」

正在這時候，忽然老五進來說。

「老爺，孫大老爺來拜您——」

涉談文館在不言說率與發金不費談手，與是然或卷上疑小錢才一據。謀與一按登重慶及的金字。

「請坐。請坐。——」

黃儉之說着自己先就下位坐下。

「儉翁我們幾年不見，你的氣色例很好，哈哈，哈哈！」

孫仁甫首先說，他還是那麼好用哈哈來結束他的話。

「噢，我就是過慣了這閒散的日子，好像無憂無慮似的，還說不上什麼氣色好，老見近來個很忙，真是能者多勞。」

「有什麼法子呢！趕上這個年月，又是自己的桑梓之地，何忍那些老百姓流離失所？這也是無可奈何聊盡棉力，服務鄉里，哈哈，哈哈！」

「您還拯民水火の苦心，真不可埋沒。」

「可不是麼，還有那麼麼混帳東西罵我是老漢奸，說我是漢奸，我就是漢奸，是非自有公論，何可爭一日之長短，儉翁，您說是不是？」

還沒有等黃儉之回答，他接着又說下去：

「這次造府拜訪，也是誠心誠意，請密出山共維大局，將來事畢之後，再歸隱山林，您說好不好，哈哈哈哈哈。」

這幾句話像一盆冷水從頭上澆下來，他打了一個寒戰，可是他又不裝成很鎮靜的樣子說：

「您這一番盛意我非常感激，只是賤內身體不佳，家事缺人照料，恐怕沒有法子抽身，這一點，這一點還請您原諒。」

「我，我倒沒有什麼，哈哈哈哈哈——」他把眼向斜處一瞟「沙田大佐也是這個意思，我權在三十六小時之內，您下一個決定吧，我們過天再詳談。」

他說着站起來，那個沙田大佐，也站起來，黃俊之的兩條腿氣得發抖，可是他只好勉強地把他們送到門外，看到那八個又短又粗的日本兵。

客人走了，他簡直是爬上了樓的。他氣急了，到了母親房裏，臉變成青白，母親很關心地問着：

「做之，有什麼事？」

可是他即還裝回客：

「走」

「什麼事呀，做之！」

「我黃儂者是兩臣，是漢奸；那你們成別想，別的是假事，這一戰我三弄得着。你們來逼我，我走，我不受你們的氣，哼，咱們看誰拗得過誰！」

「誰敢是恁恁一腔氣呀？」

「我不願意，你打斷咱們明天走！」

「走，滾麼多東西，你走！」

「不成，這裏不能住下去，你用的帶在身邊，其餘的就存在這裏好了。將來我們的軍回來的時候，我再回來。」

「明天走，天明，你怎麼麼辦啊？這真成了暗天的霹靂了，你簡直是要我的命！」

可是他並沒有留宿他的房裏，他把要走的消息告訴每個人，要他們趕緊準備，可是那個書姑又要跟他反對。

「要走的就走，我可不走，我有什麼怕的。」

「象不走，要你留在這裏丟臉！」

「我也丟不上你的臉，我丟我死去的丈夫的臉。」

「呸！別說這種話，趕緊得弄好，明天一路走！」

「要等我得跟他一坩！」

她說著，就指着那個人高的照相鏡框。

「你要瘋啊，誰爲你積那麼一個大東西？還不可以把照相取下來，捲好報紙包起，鏡框將來再配也就是了。」

「那，那只好委曲他了！」

青姑好像還是不十分甯願似地應着，可是黃儉之沒有那麼多的功夫和婚說話，他又匆忙地跑到樓下。他四處看了看，覺得存留不完的事情要辦，他反個什那也不想做了。把水烟袋捧起，好像很悠閒似地抽着。他心裏也很雜亂，簡直抽不出一個頭緒來，他想着：走，走，拿什麼走，走到哪裏去？」

「去天津也可以，那邊誰，還可以找得到寄住的親友，可是怎麼走呢？包汽車，怕沒有人肯去，坐火車日本除送給的人還不下卡子？跑，哪裏跑？好，那可怎麼辦？想不到，想不到我黃儉之有那麼一天！」

他說：

末了這幾句話他叫出來了，這正好使推開門進來的老王慌住，他笑得滿臉堆褶紋，口吃

「老爺、老爺，我們的四小姐回來了？」

「誰，你說是誰？」

他好像不相信自己的耳朵。

「四小姐，就是結了婚的四小姐。」

「去，去，我不見她，說我不在家！」

「老爺，她已經上樓了，在太太的屋裏說話呢！」

「怎麼？」——他陡地跳起來，他的眼睛不斷地眨動，把水煙袋朝桌上一放，大聲地吼着：「誰叫你請她進來的？誰叫你請她上樓的？你這個混帳東西，我的家，難道我做不了主！」

當他正在跳着的時候，靜珠和靜宜已經站到他的面前了，靜珠低低地說：

「爸爸，您這一向好！」

她站在那裏呆住了，錢寶齋臉關緊了嘴，一句話也不說，他那一隻眼仍是不停地眨動。

「爸爸，您不要氣了，我，我來向您認錯了。」

靜珠說着，流下兩行淚！

「我沒有那份禍命，我沾不得那麼好的親戚！」

「爸爸，您不要說了，事情到了這個地步，您總得高高手讓過她去，到底她也是您的女兒啊！」

這是靜宜在說着。靜珠這時候羞傷得仰不起頭來，她把臉伏在靜宜的肩上。父親好像也站不住了，他的嘴角有一點抽動；從他眼角那裏滾下兩顆大淚珠，他咬咬牙，又忍住，還是那麼強硬地說着：

「坐吧，坐吧，——」他揮着手，同時把自己安頓在一張圈手椅裏，「不用說他們是要你來勸駕。」

「不，不，爸爸他們也沒有和我說；我也不做那樣的事，我來是想盡點力，給您一個方便——」

「你有什麼方便給我？」

「我早就知道您要走的，我打算派我的車把您送到××！」

「你的車還不然是那個漢好的車，我，我不坐！」

「爸爸，您聽我的話，就要利用那點關係才可以把您平安地送到××，還是做女兒的一點真心，此外我也知道我不能討您的歡心，您還是好好想想看。」

他果真坐在那裏想了，想過後才消去臉上的怒容回答她：

「好，就照你那麼辦，明天清早五點鐘開來，我明天就要走的。」

三十六

嗚呼的響把她就同自由的口岸，在藍得可愛的海面上，白色的海鷗任意地飛着，憑欄倚視的靜玲心中時時這樣想：

「我就是那個自由自在的鳥，飛向遙遠的地方。——」

這真是一個寂寞的旅程，當着船才開的時候，她一個人只是睡在床上過了二十四小時，她就能自如走出來，站到外邊望着海和天聯起來的邊沿。好容易逃出了敵人的魔手，那些青年人在船面上又起始歌唱着，而且每個人都很快地就做了朋友。

她還清晰地記得，當着輪船從河開到海口的時候那些橫暴的日本兵怎樣跳上來翻箱倒篋，可是在他們的前面早有他們手下做孽的中國人，奉命大叫。

「檢查來了，檢查來了，快請把箱子都打開！」

在這大聲之外，他還悄悄地說：

「礙眼的東西趕緊丟掉，扔到河裏去，——」

她看到那不死的人心，她又堅強地反駁着：

「中國不會亡，中國不會亡！」

被船劈開的海水翻滾着，泛着雪白的花，向後移去，留在後面的是一條白色的長痕還有浮在水面的污穢的雜物。

她忽然想起了家，到X X的時候，對於X城的消息就不十分清楚了，可是現在她走向更遠的地方，不知怎樣她忽然記起了兩句：

「離愁却如春草，更行更遠還生。」

眼前可沒有春草，無邊的海充滿了視野，她想在世界上海大約是最純潔的了，終於海還有它的盡頭，眼看着碧綠的水漸漸轉黃了，輪船已經進了江口。

那羣青年早將繩索在船欄桿那裏，向遙遠望着了，同時，還不斷地用手指點着。

「我看見岸了，我看見岸了！」

那個說的人邊說邊跳，他的胸中裏已充滿了喜悅，可是人們順着他的手指望去，那不遠是一條黑線而已。

但是那條線漸漸地粗起來了，於是看得出那是土地，在土地的上頭是樹林。

船鼓着輪機前進，每個人都嫌它慢，可是水手却在說X X口就要到了。

「XX口？」——有的人慌驚喜地叫着，「不是一二八的時候X將軍守的麼？」

「可不是，就在那邊——」

這時船好像轉了一個方向，那個人的手就指點着那一帶深密的叢林，人們都伸着頭望過去，想看到那座炮台或是伸出來的炮口；但是什麼也望不見，只在同一個方向的江面上，看到幾隻停泊的軍艦，那一半以上是飄着太陽旗。

「真討厭，又是它們！」

人憤恨地咒着，一個專波水手，從吸着煙捲的嘴邊說出來：

「東洋小鬼邪氣壞，伊老早來S埠開仔交關個兵船，怕沒幾日就要打起來了。」

「打起來怎麼辦？」

「格有啥，中國兵也交關，打就打好來！」

這時候走進更狹些的江面去了，這邊是工廠，那邊是堆棧，多是外國人的產業，江面上也停了不少隻外國兵艦和商船，靜玲的心裏，就暗自想着：

「怪不得別人說S埠不是中國的一角，就看這些像是屬於外國的，在這種情形之下怎麼辦？」

她急向前行進，她愈看得清楚，那高大的樓房，接連不斷的大碼頭！最後她真看到那摩天樓了，下邊的電車和汽車，像小玩具似地的行駛着，這時她突然覺得有一點怕了，她就穩穩上認識的在S埠有家的那位X小姐說。

「萬一我的姊姊不來接我，千萬勞你的駕把我送到她的住處。」

「沒有關係，你不用客氣，這裏我熟得很，我一定把你送到。」

她明知這靜茵不會來接她，一聽到這些話她懸着的心才放下去。

船好像不在移動了，水靜靜地從船邊溜過去，滿江都是船；有的船小得像「半花生殼在水上飄着；車馬行人都看得清清楚楚。

「就要到了，我們還是坐到房裏去吧，你不看那些脚夫已經從小船攀上到大船上來了麼？他們快要搶行李的，許多沒有來過的生客要喫他們的虧。」

還是那個X小姐說。

她看過去，果然有許多人像猴子一樣地攀到船面上，他們已經開始在搶別人的行李了。

一個老婦人驚惶，趕上去拉，又被那個窮兇極惡的脚夫給了一拳，那個孩子也哭起來。

她呆呆地在那裏出神，很想去幫他們的忙；可是X小姐和她說：

「我們趕緊去照顧自己的東西吧，萬一被他們搶去也麻煩。」

她的胸中充滿了不平，也只好快快也去了，她再回頭一看，搶面上全起了這樣的糾紛。

鬧聲定了，更大的嘈雜，使她的頭腦更發脹。這時一個穿制服的脚夫上來了，她們就把

行李全交給他，由他又找來了一個人。

她們隨着他們走下去，經過了海關的檢查，立刻就把行李送上路傍停着的一輛汽車，把力錢付過，那輛車就開了。

「你的姊妹是住在X X X路，X X X里吧？」

「你的記性倒好，我還得看看——」說着她從懷裏掏出一個小記事冊來，看過後，就點點頭：「不錯，是的。」

X小姐就吩咐那個汽車夫去把車開到那個地方。

正是下午四五點鐘，天陰陰的，街上塞滿了汽車，像成串的羊羣，一頭一頭地走着，可是走得那麼慢，使她的心裏不煩。

「怎麼汽車走得這樣慢？」

「終於忍不住說了。」

「你不知道這時間是正下公事房，所以車子特別多，過這一段就好了。」

「這是什麼路。」

「這就是大馬路。」

「噢，大馬路，——」

她心裏就起來五月三十日的事，她把頭從車窗那裏望向地面，她看不到陳血的斑痕，就是說那帳多少銀子的紅木路面也看不見，那只是一片黑色的柏油，有的搭了正像那在太陽下揮揮車輛的辛勤的印度巡捕的臉色。

舊傷補是人擠着，吵着不斷的話語，不停的脚步，還怕這條街不夠熱鬧，許多商店門前的播香機張開大嘴在叫着。

這第一個印象給她的就不好，她好像被人壓擠着不能自在地吐一口氣，而且那麼多陌生的語言都像很兇地朝她說。

「你喜歡 S 埠麼？」

偏在這時候 X 女士這樣問她。

「我，我還說不出。」

她微微笑着，這時汽車停止了，X小姐就說。

「你到了。」

她顯得有一點慌急，拉開車門走下去，自己把兩件箱子也拿下去，正待要拿錢付車費，X小姐就笑着和她說。

「不用了，我們就交個朋友吧，想着到我家裏去玩。」

那個車立刻就開走了，轉一個灣再也看不見，她心裏想着，「她的家我還忘記問，她的家在什麼地方？」

她吃力地提起那口箱，放在那條星的前面。可是許多招牌早已把那兒名遮住了。看見里口的一家紙煙店，她忽然停頓地問：

「勞您駕，這是X里嗎？」

一個戴鏡的店夥連頭也不抬地從鼻子裏哼了一聲，算是他的回答。

「您知道這星里面有一家姓黃的黃小姐？」

「陰騙黃小姐，個許多人，陰人轉得清爽，儂自己到裏箱去尋好哉！」

她聽不懂那許多話，只知道他有點不願，她也就不再問了，慌忙縮手走進去。

她記得是二十號，可是迎着里口的門牌就是三十五號，走進去的時候，原來才看到裏邊

有幾條平行的小路。

她好奇地，沿着二十號門牌的黑漆大門，就高興地拍着。沒有回聲也沒有入聲，她再仔細看，才看到門上的麻絲和鐵網，她又用力地在那生了綠銹的網門環上敲着，這時好像從

天空上落下的聲音。

「尋人嗎？」

「有位黃小姐在這裏麼？」

「走後門去，走後門去，——」

那不是回答，是對她的吩咐。無可奈何地她又提起來兩隻顯得更沉重的箱子繞過了一條小巷，她一家家地數着知道那是二十號了，就朝裏邊一個正在燒飯的女僕問：

「請問這是二十號麼？」

「啊是，我哪一個？」

「我找我的姊姊黃小姐，我是尋人來這裏的。」

「送你進來吧，——」那個女僕很平靜地說着，把門爲她拉開，她就又提着那兩個箱子走進去。她的心不由得停住她聽，她想她就要和分別幾年的姊姊見面了。」

「她住在二樓亭子間，就是這上邊。」

那個女僕還是毫無表情地指着屋頂說。

「你是她的用人麼？」

「我不是，我幫她的房東的。」

「她怎麼了？」

「我不知道，你到二樓上去看吧。」

「好，謝謝你。」

她趕着上樓去，離開那個陰暗潮濕還發着一股臭氣的廚房。

「亭子間，好美麗的——個名字，天熱住也正好，冬天可受不了。」

她上面遲緩地跨着樓梯一面想着。樓梯也很暗，她很仔細地一步步走着，一直到把樓梯都跨完了，迎面却站了一個十三四歲的女孩。她喘着，滿臉都是汗，那個女孩好奇地問她：

「你找那一個？」

「我住在亭子間的黃小姐。」

「黃先生她在二樓，我領你去。」

「好，好。」

她又走下來，原來那個亭子間是樓下和二樓之間的一間矮小的房子。

「她不在家，她的狗鎖着。」

「你知道她到什麼地方去了麼？」

「我不知道，也許她去吃飯——」

「那麼我在這裏等她吧？」

她說着把帽子放在地上，掏出手絹來擦過汗就扇起來。

「你是她的朋友麼？」

「不，我是她的妹妹。」

「哦，你是黃先生的妹妹？我是她的學生，我給你拿把扇子來。」

那個女孩臉着又跳到樓上去了；她拿來一把蒲扇，還有一杯冷開水。

「真謝謝你呀！拜拜……」

她酸溜溜地一口就喝完了，那把大扇子又給了她清涼的風。

「要不你到我家裏坐坐吧。」

「不，不，這裏就很好。」

「那我要止法吃飯了，吃過飯再來看你。」

「請你把那把扇子帶回去，我不要了。」

她安靜地坐在那裏，看着那個「亭子間」，不由得想起來家裏的那座寬敞的樓房，隨着

就想靜靜這幾年，一定過了很苦的日子。

這時一個黑影從樓梯上來了，又她睜大了眼睛望着，就立刻跳起來叫：

「二姊，——」

那個黑影跳上兩步跑過來：

「妙五，怎麼只你一個人怎麼會來的，」

靜茵一聽止來就把她摟住，聲音奇大，她們都再跑幾步，靜茵只是喃喃着：

「我真想不到！我真想不到！……」

「等一下，貓才緣起起來似這說：」

「把門打開，我們坐到裏面去。」

靜茵站起來打開門，她就看到那間房子，真可以算做「斗室」了，一張床，一付桌椅，

此外就是一個寶架和一個洗臉盆，此外什麼也沒有了，什麼再也放不下。

「二姊，你一直就在這裏大的房子？」

靜茵笑着點點頭，就用洗臉盆替她倒一盆冷水來和她說：

「你先洗臉吧。」

「你真大了，要不是你叫我，我怕不敢認你，這些天我正惦記家裏，不知道有華沒有？尤其是你，我怕日本人會搶你們，怎麼，你倒有胆子跑出來？」

「不跑出來怎麼辦，他們不會放過青年人的，連大哥也走了，——」

「大哥到什麼地方？」

「他開公身去打游擊。」

「這我可真想不到，他去打游擊，我連做夢也做不到！大姐呢？」

「大姐還是那樣子，她的身量，我看更不如從前了，今年那個梁道明回國來看她一次，好像在做最後的請求，大姐回拒了，三天之後，他就和另外一個女子結婚了，這些男子的心還我捉不透！」

「你也犯不上用那麼多的精神去猜，告訴我，家裏的人還好吧？」

「都好，都好，爸爸還說呢，路要是通了他也要回到南方來。」

「車方^對南方怕也要有餓殍了，」

「那就好，我們應該發動^{發動}，」^{發動}「姊姊告訴我，這些最近情形怎麼樣？」

「這些情形長^長，我們還是先吃飯去吧。」

「就在這裏吃不好麼？」

「家裏就沒有飯吃，——」靜茵苦笑着：「我每頓飯都到外邊去吃。」

「怪不得樓上那個小姑娘說你，也許到外邊去吃飯了，你真辛苦，每頓飯都要跑出去。」

「我是吃過了，我陪你去吃吧。」

說過後，她們就又把門鎖起來，手拉手走到樓下去了。

二十八

「我們真是着實地苦悶了！大陣，自從七七事變發生以後，我們都準備迎接全民抗戰的到來，沒有想到，還是紋絲不動，好像不是打在自己的肉上似的！連接兵也沒有！」

「你們只是苦悶，我們可是焦急了，想去幹也幹不了，耳聞眼見是敵人的大炮和飛機，我們還相信義和團時代的大刀片，到了，不成功，潰散了，有守土之責的人乘機一溜完事，把大好河山和千萬老百姓都白白地交給敵人，你說這種事可氣不可氣？」

「過去的事也不必說，現在可好了！」

「好些什麼？」

「這裏也要和日本打起來，也還是日本人來尋釁，不然，我們決不會動手，」靜茵說到這裏頓了頓，又接着說：「據報紙上說，昨天有日本海軍到飛機場，他們坐的是機器腳踏車，衛兵阻攔，他們把衛兵打死了，中國保安隊把他們也打死了，——」

「打得好，打得痛快！」

「看今天的晚報說，今天兩邊會商了一天，情形很嚴重，住在北區的居民，已經在搬家

了。

「怪不得我們今天經過大馬路的時候，有那麼多的汽車！——」
靜珍自作聰明地這樣說着，可是靜茵笑臉說：

「那不是，天天都是那樣子，逃難人不大經過那條路。」

「我就不相信，爲什麼要消極的逃，而不積極的打！」

「是要打的，——一定要打的，——」

「既然要打，爲什麼不揮一下手？幾次的教訓還不夠麼？先把日本鬼子揮出去再說，單等別人準備好了，才來動手，那不是要多吃虧！」

「我也這麼想，可是他們還是交涉會商，好像一輩子也弄不完這一套，——我問你，你累不累？」

「我不累，下船之後好像還坐在船裏似的，這一陣完全好了。」

「那我們到外邊去看看，我可以領你去看看S埠的夜。」

說着她們村邊踱步起來，走出了飯館，已經是夜了，強烈的燈光照着，仰起頭來也看不見一顆星星。

「二姨，我從來不怕的，可是到這裏我有時覺得可怕，——」

「有我你什麼也不必怕，——其實住熟了也就好了。好，你等等我，我到那邊去打一個電話，我不能出席婦女救國會的幹事會，這兩天我們的工作正忙。」

當着靜茵去打電話的時候，靜玲一個人站在街頭，說起來這真是一條僻靜的街，並沒有許多草，人也很少，也很悠閒，燈光把法國梧桐的肥大的葉子很清晰地照到地上，可是在那邊，一個醉的外國水兵走來了，朝她一撲，她閃過去，那個兵就像一條死狗似地墮到馬路邊再不起來。

這一驚，吓了她一身汗，她不願意再獨自站在那裏，她就去找靜茵。可巧她正打完電話她們就一齊朝北走過去。

那條橫街是一條頗為寬大的路，許多輛卡車洋車和腳踏車在街道中間流着。在堆得很高的物件的上頭，還坐着垂頭喪氣的人，一輛轎子去了，又是一輛，好像永遠也沒有完似的。

你看，這就是特別現象了，從來沒有人在夜間搬家，這都是因為風聲緊，許多人都搬到租界裏，這一兩天，旅館都掛出客滿的牌子，房子也都漲了價，而且沒有人介紹，簡直找不到。

「聽說租界就是樂土麼？」

「我也沒有說呵，不過大家總覺得真要是戰事起來，租界一時可以不受影響。」

「將來怎麼樣？」

「那就很難說了，難道我們還會擁護租界的存在？不過現在，它倒是有一點作用。你看，汽車來了，我們可以坐一輛，看看大致的情形。」

那輛高大的兩層汽車，就在她們站的地方停下來，她們上了一條狹窄的鋼梯，就到了上層，一直走到最前面坐下來。

「我還從來沒有坐過，這個看得清楚，怎麼，等一會它還把我們送回來麼？」

「只要你不下去，當然它還原路回來，你看，你看，街上有多少騷亂的人，那些帶着行李的，到晚上找不到住處，就只好睡在街邊了！」

靜玲朝前望去的時候，好像在空中的紅燈綠燈就一直向他的懷裏撲來了，她好像在閃躲着似的，靜茵就用一隻手攏了她的身子，低低地說：

「不要緊，不會出事。」

可是街上有那麼多人奔來奔去的，從他的眼睛看起來，好像軋在汽車的下面了，可是那

輛車儘管還是毫不顧忌地橫衝直撞過來。

「我看得真眼暈！」

「那麼我們回去吧，

沒有關係，我倒不怕，就是有點擔心，到了S埠，我真成了「個癩下人」了！」

看着她們坐的那輛車從原路回來的時候，馬路上還是不斷地拖着搬家的車子。

「你看，我想今天一夜怕都有人搬家，有許多人搬家真可笑，真是「草一木也都是好的

，——」

「媽，要搬起家來怕就是這樣子，怪不得這麼幾年總想回來，也沒有回來得成。」

這時，她們又走在路上了，在那偏僻的路邊，已經有人睡在那裏，所以她們走着的時候

，必須很小心。

靜玲忽然想起來問：

「二姊，你離開家的這幾年裏，你不想家麼？」

「我有時候也想起來的，不過我一想到更大的更重要的國，我就把家忘了。怎麼你想家

「我倒不是想，它一直在我腦子裏幌，好像我現在是做夢，一覺醒來還是睡在家裏的床上。你說那時候我是歡喜呢還是不歡喜呢？」

「我又不是你，你怎麼要我猜你的心？我知道你是才離家，自然有點不慣，——」

「說起來我是一直在家裏長大的，連學校的宿舍都沒有住過，——」

「人是愈磨鍊愈有，咬住牙根沒有過不去的事，這就是我在外邊奮鬥幾年的經驗，你看

我腦子沒有？」

「你比從前黑瘦了點，可是顯得比從前更有毅力，我呢？」

「你長大了，身體和精神都很健全了，唉，我有個這樣的妹妹，真值得驕傲！

她們走回里口的時候，靜茵又掏出銅板來買了一支洋蠟，露玲就問着：

「買它幹什麼？」

「你不知道我們的房東十一點鐘就關總電門，沒有它，我們只得摸黑了。」

事情的發展已到了頂端，再也沒有轉圜的地步，在北區，日本的軍隊偷襲了，接着就奪的中國地界，有幾日幾夜陸軍不斷開來的正規軍防守。

「如果你不怕，我還可以領你到北區走一轉回來。」

還是靜茵對靜玲說，靜玲就霍地站起來，回答着：

「我什麼都不怕，要是能去我們就去看，」

「昨天還有人去看，不知道今天又怎麼樣？你要是有那興致，咱們就去吧。」

她們各自掠了掠頭髮，把衣袋裏的物件，仔細看了一次，就一同走出去，這一次，她們帶上了一個向東向北的電車。

人并不怎麼多，被這幾天不好的情形攪動得人心更不安了，有許多人索性就躲在家裏不出來。

電車轉向北走的時候，乘客就更稀少了。過了橋，到了北四川路，一輛車裏不過有四五個人。

路邊的店舖早已關上門，有的還在搶運貨品。有些人還在邊路上走着，不過他們的臉上多半帶了驚慌的神色，好像試探着前進似的。

有一批人不知道爲什麼轉過身來就跑，後邊的人也轉過身跑了，電車也匆匆地回國頭開，不停地磨着銅鈴。

「什麼事呀？什麼事呀？」

她們閉着，可是沒有人回答，只是那個賣票的無精打采地說：

「他們壓着東洋兵追下來了。」

「那你們不朝北開了！」

「還開什麼，回廠去了。」

「請你要它停一下吧，我們要下去，」

那個賣票的扯一下小鈴，電車就停住了，她們就走下去。

跑着的人早已停住了脚步，站在路邊向北望，她們兩個却挺了身子朝北走。

有許多人看見她們這樣走着，也遠遠地隨着她們。當她們走到××路的時候，一個巡捕攔住她們。

「我們的家還在那邊，我們必須得去看一次。」

「那你們去吧，可快點回來，不知道哪一陣就要出事。」

那個巡捕的好心倒打動了她們，尤其是他那北方口音，更使靜玲高興。

「我最喜歡聽北方話，我不歡喜南方人的話。」

「我們可也是南方人啊！」靜茵提醒她。

「不是你說，我還忘了，」靜玲笑了笑。

過了那段橫路，可以說一個中國人也看不到了。日本兵在街上走着，在路角防備的浪人們卻像盜賊似地把槍械橫在身上，指手畫腳地不知說些什麼，她們走過去的時候，所有的眼睛都隨着她們，就連兩三個在街上走着的外國巡捕，也把好奇的眼光射在她們的身上。

她們不管不顧地朝北走，人是愈來愈少了，幾條無主的狗在街傍徜徉着，它們都餓的看得出一根根的肋骨，夾着個尾巴在路邊嗅着。

走到一個地方，靜茵就指着一扇樓窗告訴她：

「這就是我從前住的屋子，——」

「是不是你說看得見日本兵的那一間？」

「就是。我自從到上海就在在這裏，最後才換到我現在住的地方。可是我還愛我這鬧處子，好像它對我更適宜些。」

靜茵懸懸地望齊那月窟，一直看到遠處走過來的一小隊日本兵，靜玲才拉着她：

「二姊，走吧，他們不知道我們看什麼，怕過來找麻煩的。」

她們又轉到一條街上，這條街原來開滿了日本商店，現在都關了，趙易帶女無可奈何地坐在自己的門口揮着扇子。

「做日本商人也真苦，我相信他們一定不喜歡打仗。」

「不過商人多是自私自利，此外什麼也談不到，中國商人何嘗不如此？生怕個人蒙受損失，根本想不到國家民族的利益。這些人實實在在都需要教育，再教育！」

「教育得太少，反倒更糊里糊塗了。」

這時她們走到鐵路上分界的地方，帶手榴彈背着大刀の保安隊大聲地向她們叫：

「幹什麼的？」

「老百姓」

「回去，這裏不能通過！」

「不能通過，難道你叫我到日本兵的防區？」

這是靜玲的話，一時可難住了他們，他們用眼睛死力地看，代替手的搜檢，覺得沒有什麼，其中的一個才溫和些說：

「快點走吧，向西拐灣一直朝南——」

她們聽從他們的話，就急匆匆地跨過鐵路，走在那荒涼的市街上，那邊一個人也沒有，在一片不平的廣場上，還看見「一二八」燒燬的遺跡：

「這一次我們可能復仇了！」

「么舅在「一二八」打掉兩個手指，這次他也能討回這筆債來，還得加上利息，大約得要敵人的「隻手！」

「其實趕來做炮灰的還不是他們可憐的老百姓？有野心的政客，殘暴的軍人都還躲得遠遠的，可是這種悲劇只要那些無辜的人扮演。」

靜茵嘆息地說着，她們已經轉上那條南北的大路，她們站在路口上朝北望着，忽然樓上伸出一個全副武裝戴了鋼盔的士兵朝她們揮着手，她們只得急急忙忙地朝南走了。

「一二八的時候，這一帶全打平了，都是後來修起來，可是這一次——」

「那怕什麼，沒有毀滅，就沒有建設，但願舊的一切都毀去，新的再生出來！」

炮們再朝前走着，看到兩傍的衙屋像是很冷靜的，可是裏邊早已住進了兵，大小路口都是堆積起來的障礙物，在那後邊已經有士兵在把守。

「我想不到我們的兵也這樣好看，你看，他們真英武，臉多麼紅，身體又結實，——」
「北方沒有兵麼？」

「那不同，沒有這麼好看，雖然忠厚，可是顯得有點笨，——」

「可是在這裏，幾年都沒有兵的影子，那是根據淞滬停戰協定，我還是頭一次在這裏看見我們的兵。」

「這麼好的兵，幾年來無緣無故地不知犧牲多少了！」

靜玲啊啞似地發着，這時她們已經走近了車站那一帶，靜頭就指點着和她說：

「那邊就是車站，你不看見麼，那座新建起來的大樓，準備在那上邊架大炮，一直可以探到司令部你看那邊，原來的籬笆都推倒了，不是有許多兵在趕築工事，還有安機關槍的麼？聽說我們也有預備，這一次我們是打定了，也很有把握！」

靜玲的眼忙碌地看着，她的心裏也充滿了喜悅，她又想哭了，她看見過那些挨了打的兵

，還沒有看見過想打段人的，她呆呆地看著那幾年臂的兵脫去了上衣忙碌着一臉的汗，可是他們時時笑，她真想跑過去和他們說點什麼，她不知道說什麼好，她只是緊緊拉着靜茵的手，不斷地說：

「這下可好了，這下可好了，……」

在鐵柵欄的那邊，正有許多市民把臉擠在鐵柵中間望過來，他們眼睛裏面同樣燃燒着喜悅的光，他們也在重複着同樣的話，他們的後邊，車輛和人雲擁擠着，守着柵門的印度巡捕用他那大而細的嗓音叫着：

「快進來呀，要關柵門了！」

被這聲音驚動的靜茵，趕緊拉了靜玲的手走着，她們走到柵門那裏，那個印度巡捕趨起大桶指來低低地向她們說。

「中國兵，刮刮叫；東洋人要吃不消！」

那巡捕臉得意地笑着，好像忘記了他自身的苦痛，她們擠進來，還回過頭去，貪婪地又好好望一睜。

四十

「怎麼還不打呀，怎麼還不打呀，我都急得慌！」

又過了一天平靜的日子，得玲竟不耐煩地說，才只兩天她就對那個亭子間發生極大的厭惡，她誓願一天到晚在路上走着，不願意把目已關到那囚室裏，這正是下午，炙人的陽光狠盡烈地照着地面。

「下午四點還有一個會，你和我同去好不好。」

「我不去，我不去，昨天一個會把我開够了，成天儘說那些空話有什麼用。我幫了埠的人連開會也是趕時髦！」

「不要那麼說五妹，社會真的關係當然不如學校裏單純，——那麼四點鐘我一個人去條裡家裏好好睡一覺，晚上沒有事，我們一同去看戲吧。」

「我不愛聽戲。」

「不是舊戲是話劇，今天表演一個新劇本『原野』我想一定很好。」

「好吧，那我去開開眼。」

到晚上果然她們就去看，走在街上，看到不穿制服的人，在街口，還有堆派的崗粒，多半是外國人，也有中國人靜玲就不解地問：

「怎麼中國人去當外國兵？」

「那不是兵，那是萬國義勇隊。」

「他們是幫我們打仗嗎？」

「不，只管維持租界的秩序。」

走到戲院，燈光冷清清地照着，靜茵就說：

「也許今天晚上停演，不然的話一定人很多。」

「我們到裏邊去看吧。」

裏邊也沒有幾個人，不過售票處的小窗是開着。

一張沒有興致的臉正坐在那裏。

走進去，還沒有一半觀眾，每個人也都顯出那裏不安；可是他們還是看着那鮑被撥演的戲他們再坐下來聽着那節緊張的對話，到落下去的時候靜玲就說：

「我不耐煩聽這些人的惡況，現在是一個國家要印一個國家禁演時辰。」

「不要那麼……每個作看真有個一番苦心，該說的他不能說，他們的苦痛比我們的更深更尖銳。」

「也許我的心太不消停。」

「那我們再看一幕再走吧！」

說着的時候另一幕已經開始了。可是才演了一點，幕布又落下來，有人拍出一塊木牌，

上面寫着：

「凡屬義勇隊員，即刻歸隊報到。」

「這是怎麼回事？」

「情形一定更緊了，走，我們走吧。」

她們也隨了許多退出的乘客出去，外邊也還是很寂靜的，她們攙着耳朵朝北歸聽，也聽不出一點聲息，可是街上的人很少，連夜間叫喊的跳舞場也安靜下去了。

「走，我們到那邊去看看。」

她們就向北走，脚步的聲音，很淅淅有向雨來的肩上還放着行李。

「怎麼打起風了？」

她們攔住那個人問着，可是那個人搖搖頭走了。

路是愈走愈黑了，風吹着衣襟，向前飄着，快要走到交鼻的鐵柵欄那裏，就見粗暴的巡

叱：

「不要走過來！」

她們停住脚步，看到燈光下懶散的巡捕，向邊上一看，原來在房簷下正蹲着不少人在望着，他們的眼睛在黑暗中發亮，向着同一個方向閃着，她們也照樣躲過去。

通過那強烈的燈光，北方是一片黑，看不見什麼，天和地是同樣的顏色，但是依稀記憶她們知道那裏有房屋有街道，有新造起來的工事，還有那些沸騰着熱血的兵士。

那些人都是靜心地在那裏等候，只過一些時，靜玲就又覺得不耐煩了，和靜茵說。

「我們走吧。」

「好，這可算是一段長路！」

「我不怕，你知道後來我們時常到××園遊玩。我們都是走來走去。」

到她們回到家裏，已經過了午夜，一切都還是那麼寂靜，正當她們閉門的時候，住在樓上的那個小女孩跑下來交給靜茵一封信，她就說：

「謝謝你，你還沒有睡覺。」

「我特意等你們，不是郵差送來的，我想一定有要緊事，又怕放在門上丟了，我就坐在樓梯上等。」

那個女孩子跑上去，把一個甜蜜的笑臉隱在黑暗中，靜玲就問着。

「是誰的信？」

靜茵把機搥好；就着燭光看出來；

「噢，原來是靜珠的！」

「我不要再看了，撕了它，她不是我們的姊妹！」

靜玲很氣憤地說。

「她這麼費事托人帶來一定有什麼事，我先看看吧。」

她拆開信，就着燭光讀下去。

「親愛的姊妹，我不知道該怎樣給你們寫信才好，這兩天我以為我自己也死了，可是我沒有死，只有我們沒有死，我的心在抖，我的眼淚在不斷地流，——」

靜玲是不要看的靜玲這時也把頭湊過來看下去。

「就是在靜玲走了以後全家也都預備到××去，這是不得已的事，因為有人逼着爸爸要他出來和日本人合作，他就一氣走了。」

「爲了方便，我就用我的汽車去送他們到××，我知道全家人都上了車，連齊兒也在內，當着那輛車開到××河的渡口，好像車夫下去交涉過渡，那輛車不知道怎麼一來就自己溜下去，我——不敢想，當時的情景我只告訴你們那輛車一直就沉到河底去了！——」

「哎呀！——」

靜玲只叫了這兩個字，就半張着口。呆在那裏：靜茵也看不下去了，手索索地抖着，眼前是一陣黑，又一陣白，她們像失去了知覺似地兀自定着，靜玲忽然就到靜茵的耳邊悄悄地说。

「三姊，這是真事麼？」

靜茵並沒有回答她，她好像沒有看見，却又機械地讓着出來。

「我不明白天爲什麼安排好要你們最喜歡的姊妹來報告你們這最不幸的消息，把憤恨全丟到我的身上。來吧我們都是極悲哀的人，我們都是無家的人了，可是，它却給我極大的鼓勵，使我知道了：我的管，和愛，不要理我，也不要問我，這個不肖的兒女，對於家，對

於門，能做些什麼？」

她是一字一頓地把這封信讀完了，她們却覺得那麼空，又那麼實，燈光搖曳着，突然悲傷的崩潰了一般地急流出來：一個哭出來驚人的慘傷，那一個也瘋狂般地在床上大哭起來了。

「媽媽呀，——爸爸——」

「我的大姊，我的三姊——」

誰也不能安慰誰，誰也不能解勸誰，同樣的陷在悲傷的泥潭裏，她們同存一顆在打滾的心。她們拉着自己的頭髮，要解自己的衣襟，終於那兩個無告的哀傷的靈魂，緊緊地擁抱在一起了。

「我死也想不到，我死也想不到呵！」

「妹妹你不是常說的麼，國家比家還重要——」

「是呀，我知道，他們才和我離開呀！他們的話一直在我的身邊響着，他們的臉也在我的面前，姊姊，姊姊，你想我怎麼能不哭呀！」

「我也受不了，你看大姊就在我的眼前。」

「哪裏，你指給我看！」

靜玲猛地站起來，朝黑暗的房屋看着，可是那什麼也沒有。

「姊姊姊姊，我們到外婆家走吧，這裏要悶死我了，裏面要悶死我了。」

靜玲邊哭邊說着。

靜茵一面聽着一面從床上爬起來，當她纔站起來的時節，幾乎虛弱地摔下去。她們很疲憊地就扶持着走下樓去了，走出里巷的門，安靜的街路，默着她們那不穩的脚，他們哭着走着，過了一條街又是一條街……

當疲乏使她們不能支持的時候，就在路邊坐下來，路邊有更多無家的人在酣睡，他們的嘆息和他們的反側正應着他們的低微的廢泣。

於是她們又站起來走着，清冷的夜風把他們的眼淚吹乾，可是從心底又流出來，他們就是走着，哭着走着，她們就是這樣地走盡了那漫漫的長夜。

不覺不覺地她們已臨站到橋頭上了，她們相偕着站在那里，河水潺潺地從他們脚下流去，夜雖然將盡了，天地還是安靜的，她們默默地站在橋頭向北遙望，望着那不可見的家鄉，

邊的一下雨下的火光的閃爍照着她們那腫漲的眼瞼。

「天要亮了把？」

「不，那是火光，你聽，你聽，槍聲起來了。」

「呵，真的，槍在響着。」

天又是一亮，像燒紅了似的，接着又是轟的一聲。

「大砲響了，還有，還有，機關鎗也在叫——」

多少人應和着這聲音都從睡夢中起來，趕到這橋上來瞭望，更緊密的槍炮炸開了他們鬱結的心腸，他們不斷地叫着。

「真的打起來了，我們的國家在爲我們復仇了！我們該笑，不是麼，家沒有了，我們有國，我們都是國家的兒女！」

晨風試去殘留在她們臉上的淚痕，陽光從海的下面射出它的第一條光線，她們那爲極悲哀和極快樂的情緒所激蕩着的身子，漸漸不再抖了，她們緊緊地抱着，想在迷茫中看到那失去的笑臉，當她們回過頭來的時候，那許多張興奮充滿了喜悅光輝的笑臉，更使她們硬朗起來了，她們又轉過頭去，就那樣靜望着被槍炮震翻了的天空。

一九四一八月十日五店子

我怎樣寫前夕的？（代跋）

體正是午尾，十二月的寒雨無盡止地落着，把暗夜披上了一層白霧——那不是光亮，那是霧氣和水氣的混雜質。我感到寒冷，站起來，寥落地撥下火炭上死滅般的陳灰，纔看到那燃燒的紅的杠炭；想到它還不會熄滅，心中很快地就感染到一份溫暖。是的，還有熱，還有一點光，使我的思路不致無憑地又馳回萬里外的那座孤樓上，那正是大熱天，中午的太陽昂在空中炙烤着，我一身都溼透了，把筆向桌上一丟，便跑到××那裏去，好像喘不過一口氣來似地和她說着：

「我完了，我完了，……………」

「什麼完了？」

「我的長篇，我的……………」

不等我再說下去，牠早已伸出她那柔韌的手，握着我那滿是汗水的手，由衷地笑着：

「我恭賀你，我恭賀你！……………」

「我在臉上的汗珠紛紛地落下，因為我也笑了，她就趕緊送給我一張毛巾，使我能好好擦拭一下，免得總是那麼溼潤。她是我們一個姊妹般的可敬愛的朋友，她盡了解我，知道我並不驕大自傲，她所恭贊的並不是它的空言的偉大，而是三年間不斷的辛苦的工作。」

「是的！如今我完了，我像孩子般地高興。我躺到我的床上——不可耐的炎熱很快地就把我的背貼到竹蓆上，我又站起來，在房裏踱步；我又走到樓下去，走出門，我感到這樣鬆快，甚至於對那田邊的小野花我也要告訴它我的情感。除開自己私心的一點喜悅之外，那個結尾也使我高興，——那不是結尾，那是一個開始，——就是對我們的敵人最堅抗戰的開始。那時候，我記得，我是和書中的人物一樣，真是不知道怎麼辦，像脫去了一件污穢的外衣，一到滾水中自由地游泳着那樣高興。」

於是我就開始了，那正是敵人用威猛的火力 and 我們的軍隊在上海作戰的時候。天空被連射炮轟飛機攪得昏亂了，地面被炸彈和排炮震得戰抖着，而人們的心卻在無比的狂熱之中。生死都不足慮，只要我們能打下去呵！天的陰晴和月的圓缺都繫着人們的憂樂，更從那高低清濁的炮聲中推測着敵我的情勢。只有戰爭，只有戰爭，除了。所以到了上海近郊撤退的時候，就只看到一個個深垂的頭，和哭喪的臉。但是那八百人又把人們的心鏡上一層金，多少

人像朝聖般地鵝立在對河的街上，揚言雙腳地向北望去，顧在灰暗的天空中該不只是一面旗幟，那是若干人的不死的希望呵！終於那一夜來了，響亮的鋼炮打碎了沈寂的夜，像打在每個人的頭上。人們都驚惶地從溫暖的牀上爬起來，在那裏震碎了的黑夜的縫隙中鑽着。向北望，那也是一片黑，什麼都看不到，那炮聲却一下也不肯停歇，好像要把天地打翻個身似的。雖然不知道發生了什麼事，不祥的預感却比夜更濃黑塗抹在人的心上，就那樣坐着等待天明，炸碎了的夜一塊一塊地擲到另外一個世界中去，新的早晨又來了！隨了第一線的陽光，響着孤零零的賣糖孩子的叫聲——纔知道那金光銷暗了，最後的一支希望沉到地下去了。我會經幾次在大炮和炸彈的震響之下擲筆而逝，失去再寫下去的力量；這一次我憤怒地站起來了，把原稿散亂地丟到地上，我想爲什麼還拿這無用的筆消磨我的精力呢：我厭惡它了，我厭惡我自己，我再也沒有那份安靜來描述那死沈沈的家，我知道那時候若是有一支火種，我一定會毫不猶豫地把它燒掉，留給我今日的追悔。當時我雖然沒有把它燬去，我却冷淡了它。因爲我也在事情中要做離開的準備了。一直到我離開那個城的時候，使我纔像一個舊友似地記起它，把它帶在身邊，在我那簡單的行篋中佔了個地位。

於是它便隨我來度着艱苦的日子了，在廣州，敵人只是來轟炸，每天都覺得生死茫茫

，我還是不停地寫着。到後來又不得不走了，在廣西的僻靜的小縣分裏，不得不停下來，過着無趣的日子，我也不會忘記它。到了重慶，我的生活方式有了極大的變更，我開始做一種對自己無益對別人也沒有好處的事，我像一些偽善者一樣站在講台上，最初弄得我手忙腳亂，到後來，我安定下來了，就在那發燙的講壇下，在那粗糙的紙上寫着——我不是寫着，是生活在他們的中間，他們的苦樂我全體驗。所以到結尾，時人們都笑了的時候，最後我也就笑了。

我不是沒有悲傷過的，那沉鬱無聲的空氣壓得我喘不出口氣，當那無數的妻子過了一節無數的時日後不得不丟開她那嚮生育的嬰兒而死去，我也着實不愉快了幾天。當朋友關心地問到我的時候，我仍然很傷心地回答着：

「青芬死了！」

「怎麼死的？」

「爲了生豬，孩子生下來，母親卻死了……」

但是等到友人知道我所說的不過是小說中的人物，便笑着勸說我一番走開了。可是生豬的悲劇，不是一直在人世間廣演着麼？我還是哭過的，當我寫到那個垂死的妻子（青芬）最後

他自己說：「這本華的書，只以這五種罪狀告，實為自以爲了不識的人自語。告罪那自私自私的丈夫（純粹）：一、不要說人家不瞭解你，你也應該先了解別人……」在這種目的話語中，恰道出他一生的痛苦。而多少人，爲了不能了解，就墮落着人生的酸澀，爲自己或爲他人的不愉快的飲呢？我還記得清楚，當着我所寫的那個被路到前人的手裏，那個說理極其不滿的意見，也應着良心的呼喚，帶着殘缺的家戶，因爲要走的早已都走了。想隨他這書裏，總願他這書能臥的安寧，像一儂，自由的去地，帶着我，像不懂得入苦惱不的國家民族，總願他這書能臥的安寧，像一儂，自由的去地，帶着我，像不懂得。這五種罪狀，是有怎樣的情緒，這五種罪狀，是有怎樣的哀呼，那輛車依然不能停止，那只是一轉眼的時間，全轉了，就落到水中去了。在入世的時候，只有那不斷的水泡吧？

人們說我的處理太殘忍了，但是殘忍的是現實。當我寫到這裏的時候，我的眼睛也是淚濛濛的。這一點，我是用來紀念我的，一個友人的全家，他們就是這樣犧牲的。而在我的小說中，凡是想走的早已走了，草裏面只是那個多病的母親，逼時了的父親，還有那個愛慕的書

苦痛中世還確是好的，有些就會變成飛揚浮燥，滑稽的人類了。由於妻子的死亡，他好像遭
情些什麼；再由更大的衝動，他居然也在淪陷後隨着他那個當軍官的舅舅投身到戰鬥中去
；但是不久他就又要厭倦了，那麼他的個人主義又要抬頭，如同許多會議分子一樣，有時候
不但不能幫助鬥爭，反而成爲一個可厭的障礙。這就是因爲他的熱情流轉下去了，他的熱情
又輝煌起來了，他的眼光又放到廣大的將來：——於是 he 想到勝利後的一切，死了自然是輕
寬枉的，就是這樣子下去也是無成，會被人恥笑的。於是他的「一切私慾又昇起來了，他猶豫
，懷疑，悲觀，自大——胆小，怯懦，成爲一個極無用的人。（甚至於是一個有害於份子。
可是這一切，也要在那前「大戰爭」中總能表現得明白。

可是我——想到那些陰險的大房子里，我就由不自主地打了一個冷戰。我還記得我母親的臉
：（她已經死去八年了）——只是我一個人，身子又危弱，怎麼能鎮得住這所大房子呵！早晚
我就要被它壓下去的！小說中的那個母親，雖然不是被那沉鬱的環境壓死，她也一直不會
健康過。她是不喜歡那個家，可是她又丟不開它，她不知道怎樣去愛，也不知怎樣去恨；但
是她剛強的個性，還會在和丈夫相見的時候流露出來，既然是自己的兄弟，那麼她就得說一
是一，說二是二的。可是想到是李家最後的一個親人，她也是不得不軟下去，到底人還是愛

活活支配的。

那個唯一深愛那大房子的黃儉之，不也是跳不出情感的圈子？那所房子是僅親自造起來的，正當他春風得意，蓬蓬勃勃的時候，所以在他的眼中心裏，那纔是一個興奮的表徵，雖然他也明瞭眼前失敗的情形，可是他相信他會好起來的，三年後他還會好起來的。（還是看相的告訴他的）怎麼會好起來，他沒有想過。只希望三年後的一天他覺醒了，天地都改變了，他置了要輪返這等待的時日，所以他纔向醉中討生活，他看不起眼前的一些事，也看不起當道的一些人，可是他自已決沒有積極的好方法。就是他的那個家，雖然他不斷地用嚴厲的手段來治理，可是他的兒女們，依舊各自向着自己的個性發展，沒有受到他的一好影響。一。他不喜歡那個出走的靜茵，他也同樣不喜歡靜珠和小官像來往，他不愛靜純，也不愛那個憂愁的靜婉，他又覺得靜玲太浮囂，總要給他惹出事來的。他也許愛靜宜，——可是那不是愛，是憐憫，他知道那不是一條正路，又不知道該怎麼辦，他這個做父親的人，不知道是該憐女兒還是憐憫自己，他是剛愎的，——所以當着他做一個背叛國家民族的罪人的時候，他還是毅然地丟下一切走了。既不爲名，又不爲利，他是不着催的良心的召喚，——想不到再走上那條悲慘的死路。

若是生死可以由人選擇，我想不會有一個人能看中了我者。因此我也無法瞭解爲什麼應當把有用的生命放到這無謂的生活上？她受過高深的教育，也有一份玲瓏的心胸，所以她什麼都聰明，凡是能走開的她都要他們離去。他們自己却擔起這個陳舊的重負。——可憐的是，她擔不起來，她還早也要活活地壓死。——而這個死亡，對於任何人也沒有一點好處，對自己既無益，對其他的人也不好，那麼她又何苦把自己埋葬在中間呢？那個柔道明，雖然不是一個理想的人物，（他還有一份呆子的狡猾，像一個進過城的鄉下紳士）可是世界本來是巨大的，把自己歇身給任何事物，也比那樣腐爛掉有意義，可是她却固執地守着那無望的生活，只愁慮着他們到外面廣大的天地中去。她自己却心甘願地守住那裏，隨着那所大房子穩坐，腐舊。

天地既然是這樣廣大，靜婉爲什麼還守住她那個人的陰暗無歡的角落？她不是一個現代人，她是中古世紀的一個多愁的夫人，終日憑欄眺望着滾在閣樓外的大海，不知怎麼她的心會死死地牽住了，只是自己珍惜着這點真情，從此就伴守着無邊的暮歌的歲月。別人不知道，就是那個被鍾情的人也是茫然；於是一切喜怒哀樂就任着天的安排了。——甚至於想無緣無故地虛擲自己的生命，——我真憤怒了，我不知道爲什麼在這個時代中還有這樣不準的人類

存在？我恨不得從紙上把她抓起來問：「你，你要哭麼？那麼我索性要你哭個痛快，——那麼，你還要什麼？只要你說得出，我找得到的，我就全給你。說不出什麼了，好，那麼要你此後爽爽朗朗地做一個人！」

還有那個可憐的妻子青芬，她從來也不知道什麼是歡樂，她早就像埋葬在墳墓的中間，她又守着一份絕對的沉默，什麼不說，只是加重自己情感上的擔負。她為什麼要這樣子呢？連同情她的人也不知道該向她說什麼話纔好，只有那個狠滑的菁姑纔能把她引說得哭了，雖然明知她不懷好意。可是來日只要能忍得住，她連一個字也不多說的，這樣她就不是一個對手。不喜歡她的人要她說話，要她爭辯，要她吵鬧；可是她只守住沉默，在沉默中交盡了短促的一生，當她要衷心吐出她的言語的時候，她已經和死亡相傍依了。

就是這些人物使我們不耐煩的，使我幾次想擲筆而趨，不再和他們所混的。可是我還是忍下來了，因為那些走出去的，却還有一番雖然困苦却也輝煌的生活。

那個靜茵，就是在篇首的時候使靜宜在大早急匆匆地遇到公園中相會，她露了短促的十面之後，就要到篇末靜給到S埠找到她的時候纔又出現，在全篇中只是從一些信申得知的碎語，最動聽也許是極極蕭索蕭索的理髮師的生活，纔和一個相愛的人相會了；可是當她聽到社會

裏去，纔知道個人間的私情原來是這樣渺小，更使她翻心的却是廣大的人羣和無邊的社會。因為這樣，所以她的愛人沒有下落了，她不甘心；她的孩子早亡了，她也不難過，——她已經把她的喜憂寄托在更大的目的上，而她也更堅強地生活下去，一直到神聖的抗戰爆發了，她就成爲中國好兒女的一個典型分子。

說到靜玲，也許她有時候會惹你們笑了；可是她纔真是一個值得愛的好孩子。戰前幾年動盪的時代中，正好把她的性格淨化了，沉澱了，凝固了。使她成爲我們時代中可尊敬的好女兒的楷模。不錯，最初她還沒有長成，兩種「幼稚病」她都有。所以她捨不開她的洋娃娃和^{一些玩具}；她也愛那個化妝溜冰中的小白兔；雖然她自己也懂得否定這種不合理的行徑。

單想方面她一點也說不出成績，過分和不落實際的時候居多，自然這也算是一種「幼稚病」，可是，她有一顆天真純潔的心，正如一塊未經雕琢的璞玉，等到把一些雜質去掉，那麼留下的只是那盞臺灣淨的碧玉了。人人都愛她，人人都不忍給她一點損傷——無論在形體上或精神上，可是像這樣可愛的孩子，也不是沒有受過迫害的。她不是個安分守己的孩子，她更不是一個好學生，中學她是被開除了的，雖然擠進了大學的門，大學我想也不歡迎她的吧！但在社會上，人羣中切實的需要她這樣一個人，一個獨將，否則都是腐善其身的君子，或

是這然物外的隱士，那就不知道那烏烟瘴氣的情形要麼繼續到什麼時候？——或是早已讓這套吞到腹中消化了。

可是上一代的人不會諒解他們的，就是有骨肉之親的也顯然地站在對對的地位，甚至以為國家社會到了這步田地都是因為這些青年的不安分。其實是因為國家社會不像樣子，這些青年人纔不安分的，正像一座要遭火災的房子，老鼠就先感地遷出去了。是的，我是爲這一代青年纔努力從事的，我雖然不能站在他們的行伍中，可是我的心，我的脈搏是和他們相應合的。

是以我對於新一代的信心和感情纔用我那無用的筆來描畫一些影跡，使它附麗這不朽的青年輩上而留下一個名字。我不是沒有情感的，我寫這新生的一代，我也就在他們的中間。——不是個人，是一羣，這些爲他人，爲人類獻上自己的血肉的。容或他們的行動有些不足或過分，可是他們的心是善的，純正的，不自私。在這偉大的時代的試金石的測驗下，他們不是死亡，就是戰鬥，——也許有些灰懶的，疲倦的，追隨不上他人的，可是沒有和敵人妥協的，也沒有落水出水的，更不說做敵人的爪牙了。

看看百年來我們的遭愛吧，從歷史上看到的都是血和墨寫出來的恥辱，當我們生下來，

看到的是粉飾的太平，隱在裏面，却是百孔千瘡。我們不徹底的國民性，一直保留着絕對不相調合的對比，始終沒有踏出來一條向前的大道。民國成立了若干年，在北京城還套着那滿清帝王的餘孽，還有那許多自以為是孤臣孽子的遺老遺少們。這些人如今不是趕到東三省去給他們的主子和日本人磕頭，便留在我們的中間做復古運動。（先別說了多少血而流成的共和國，若千年都是在舊軍閥的手中，而對革命者加以不斷的迫害。在外侮日亟的情勢下自己還是混蕩了若干年，從清末就高價的科學思想漸漸走上了扶乩陰經拜神求佛的路……）一直到了「一九一八」，好像有了「一個大激蕩」，知道日本人已經實際行動了，我們一定得保衛國土，同仇敵愾；可是主張却極多，有的想哭訴，有的想祈禱，有的要先安內後攘外的，有的把抵抗訂為十年百年的大計。……目標也不同：有的主張收復天地，有的主張踏平三島，有的要保齊古董古城……但是只相信自己的力量，立刻切實做去，却只是這些青年人。他們是——一些在外邊受了委屈還要受到父母責罵的孩子，更苦的是李大岳，那個軍人，他是想為民族為國家來獻上頭顱的，可是他找不到一條路，好好地養在家裏，如果你看過關在鐵籠中的獅虎，忍受人類的擄掠，那麼你也能多少瞭解一點他了。可是他幾年來只過着這種難過的日子，沒有一條他可以走的路，想用力，想獻上自己的生命也無從的。正如同人類不會把關在囚籠中的

猛獸放四山野一鬆，因為它不會供人的驅使而去發奮它們的同胞。所以在痛苦日子中牠幾乎墮落了，——不，牠是一個有血性的青年軍人，牠不會墮落的，牠能控制自己，會在那落下的山崖把自己抓住，牠也會茫然地加到那青年的羣中，他不知道是爲了什麼，只覺得他有一份無處可用的力氣，他也不敢看那些沒有抵抗力的青年無端地受到他人的殘害，所以他逃去守了門——加入弱者的一羣。可是後來，他卻能領導這些柔弱的書生，武裝自己成爲一支強悍的戰鬥力量，和敵人在祖國的原野上開旋了。

可是在那陰雲彌漫之中，這些青年人遭受到一些什麼呢？他們背負着上一代的責怨，忍辱負傷，武士的指搥和冷眼，有力者的迫害；但是最恨他們的該是我們的鄰人——日本，他們恨不爲這些人死盡殺絕，那麼纔可以保持東亞的和平，纔可以平安地討論共存共榮的問題。至於我一類的痛惡之下，他們的困苦是可想而知的。他們實在是在人生的荆棘的路上走着，血淋淋的血染紅了道路，染紅了他人的那些柯行若者不是提着衣襟蹣跚脚步兩眼看定路面上五前空乾燥的地方下腳，便地只得和他們一路滾着，到了爆發了我們民族的大憤怒，這些滾着血的爬起来，用殘餘的力氣，凝着血淋淋的身子向前人撲去，於是這只是血和火的道路了，這一行隊不可不說，那裏高貴的人們就拖着斗篷前後逃去了，——不是在路邊坐下來怨天尤人，

個人納粹的鑽石；就在一條捷徑，投到敵人的懷中去。我寫到這裏是又欣喜又悲傷，我的心
中充滿了嚴肅的情緒，不自主地站立起來，用含着淚水的眼睛默默地凝望着那些過去的和將來
的，不，永遠活在我們記憶中和心上的勇士們。

是的，誰不愛自己的弟兄呢，誰不愛自己的土地呢，誰不愛自己的民族呢，誰不愛自由
呢？可是也沒有人不愛惜自己的生命。爲了大目的，自然可以犧牲小我；也儘有更多的人
，爲了更小的個人的名利，不顧自己，也不顧國家。寫到這裏，我的心中充滿了激憤，這些
出賣民族的敗類從前正是顯赫一時的角色，慣於說些好聽的話，慣於把他人的血肉染赤自己
的鮮血。有多少就在他們的野心之下犧牲了，現在正還有許多人，也同樣地遭受他們迫害，
甘心做我們民族的，不，人類的敵人。

儘管這樣，也是好的，在抗戰的洗煉中，毒人的嘴臉早已露出來了（也許有些還需要更
多的洗煉），敵人的界限既然清清楚楚，此後也不容再有那些灰暗尾巴的狐狸在施展他們的
醜態技倆了。可惜的是，這些年來，不知多少有爲的人，在他們的陰謀下喪生，大大地削減
了我們民族自衛的功量。

哥哥李羅橋的一聲炮，我們還是挺立起來了。用鮮血洗去橋身的污泥，和那兩條永遠不

相遇的大賽車的深盤，健兒們也代替了插標上那些殘缺的石獅，守住自己的崗位。一簇薄霧，
「的裨學不只是主子的手跡，奴才們吟哦的對象，它成爲一個良好的掩蔽體，遮住這些衛
國的男兒。

「打起來了，打起來了！」人們興奮地叫着，兵士激昂地向前方躍進；可是還有一些脫
客們在不能兩立的憤怒下，把一些應合着這偉大的號召準備犧牲的，從各地趕回來想共
赴國難的弄得呆了，不知道怎麼樣纔好。戰爭並沒有停止，不過只是那一段地帶；外交的狂
暴也沒有停止，在北方，在南方。人們全被興奮包住了，想來向兵衆宣傳的張大了嘴，却
吐不出聲音來；大雷雨前的鬱悶，把人們的心全都淹沒了。誰知道這一次又有什麼結果呢
？這些奔來，幾次的戰爭不都是化成一地方事件了麼？「還要忍耐，還要忍耐，一百年被
輾斃的有刀槍這樣大聲喊叫。可是人間實在是忍不住了，却又叫不出來，茫然地望着，林然
地想着木然地過着日子，沒有什麼話好說，誰也不敢說什麼，龐大的陰影壓着每個人的心。
混了面也只是低下頭去，眉間的小山不知道是抵禦什麼的。誰都怕想事件會陷入了故轍，可
是誰都這樣地想着，衆人們的憂慮和苦悶，該不是我一個人的筆所可以寫出的，那時候不知
誰不可保的是自己，還是一切人。紛亂，無歸，傷沉在水中的一個人，好容易抓到一點什麼

可以引援的，忽然又覺出來所裁判的不過是一支蠟筆。

終於，在上海，炮聲和黎明一齊降臨了。有的是從睡夢中驚醒，有的原來就睜着眼睛守在那裏；爲喜悅而流出的眼淚，在眼睛裏打轉，正像看到一個初生的嬰兒——那是母親大地苦痛和欣快的結晶。

「這可算打起來了，這可算打起來了！」人們興奮地想著，說着；自動地應着這神聖的召喚奔赴各處，獻上自己的金錢，獻上自己的力量，獻上自己的生命，對於全民族和全人類的勝利，什麼都不吝惜的，只要能拿得出就罄其所有，這纔是若干年來的大解放。——從奴役中，從奴役中，從污穢中，從無靈中解放了。

不再有什麼恥辱和有形的或無形的羈絆糾纏在我們個人，我們的國家，我們的民族上面了。使人窒息的沉鬱已經消失了，人們已經自由地無存，自由地爲衆人而死；這樣我結束了我的「前夕」，迎在面前的，使我們更努力從事的是那個「大戰爭」。

新以 南平一九四三年二月四日舊曆除夕

中華民國三十四年二月渝一版

實價僅元陸角五

現 代 巴 金 主 編
前 長 篇 小 說 叢 刊
第 一 部 作 權

著 者 費 以

發 行 人 吳 楚

發 行 所 文 化 生 活 出 版 社

重慶民國路一四五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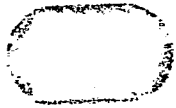
成都陝西街一〇六號

中華民國三十五年二月渝一版

實售國幣伍元

巴 金 主 編
現 代 長 篇 小 說 叢 刊

有 著 權



著 者 靳

發 行 人 吳 文 林

發 行 所 文 化 生 活 出 版 社

重慶民國路一四五號

成都陝西街

漢口湖南街七十八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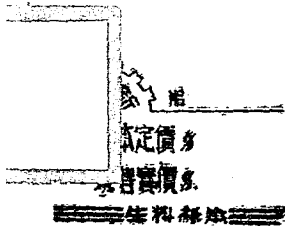
印 刷 者 潤 華 印 書 館

五元
印
書
館

重慶市圖書館雜誌審查處審查證世圖字第二九七六號

82
42522




 定價
 售價
 重慶市圖書館